

## 目錄

# 成全圣徒与神家的建造



第一篇 神今时代的需要

第二篇 神要作人的生命的异象

第三篇 建造召会在于成全圣徒

第四篇 成全圣徒达到长成的人，并服元首权柄

第五篇 召会的治理与话语职事

第六篇 话语职事几点注意事项

第七篇 访问各地召会观感（一）

第八篇 访问各地召会观感（二）

第九篇 关于工作上的异象与负担

第十篇 关于召会建造与海外开展的交通，，

第十一篇 工作上的学习同工灵活调动，  
以应付地方需要及海外开展

第十二篇 我们在主手中的用处

第十三篇 召会传福音的实行

## 第一篇 神今时代的需要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这一系列信息的性质重在交通，而交通的重点，总括来说，乃是在于对属灵的认识。这样的交通，不是为着商议事情，也不是为要办什么训练，乃是让大家一同相会，交通对于这个工作和事奉，彼此有什么感觉。我也有负担，就着召会的建造、灵的追求，以及话语职事的供应，与你们有交通。

按我的愿望和天性，我是倾向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，只在那地作工。事实上，就天性而言，我们无论怎样蒙主拯救，主都没有意思要将我们的天性抹煞。比方保罗写的书信，就是保罗的味道；约翰写的书信，就是约翰的味道。每一位使徒所写的，都是出乎圣灵，也都带着他们本身的味道。虽然“天性”这辞，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天然；但一个在主手里的人，主并没有意思把他的天性完全抹煞。主乃是愿意叫人与祂自己调和。神与人调和后，人的这一部分还是能够分辨，还是存在的。

从学校毕业后，我只在一个单位作过事。其间，同学、朋友都一直建议我另谋高就，却不愿意更动；作了六七年，直到我离开职业出来事奉主为止。我从带职业到事奉主，只在一个地方待过。在事奉中，我每在一个地方作工，就认真地作、持续地作，从不中途离开。

我在中国北方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却只在烟台一处召会作工，并且越作越觉得有该作的，有可作的。直到有一天，神兴起环境，把我带到南方。之后，我便在上海和南京一带作工，也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。若非再次因着环境，可能至今我仍在上海作工。我越作越觉得有可作的，越作越觉得该在那里多作。然而，神就是兴起环境，使我无法继续作下去。

在主的安排下，这些年来我必须一直往各处去，并且至少在两三个地方往返作工

。已过相当长的年日，我从这一地到另外一地，很少是我自己受引导主动前去的。几乎全是主兴起环境，迫使我异动；或者是年长同工们，吩咐我异动。为此，我里面常觉得不满足，因为我一直盼望有较长的时间，只住留在一地，集中所有精神、力量服事，为着建造那里的地方召会，好产生较强的模型。

召会贫穷、软弱的原因，在于缺少职事的供应和带领然而，这些年来，主在环境各方面的安排，使我无法不一直往外去。我曾与负责弟兄们交通，盼望能有较长的时间，留在台北多作一点工，好作出一个模型。因为直到今天，台北市召会各家聚会的情形，离应有的光景还差太远。主要原因是这里缺少职事的供应和带领。因着缺少职事的供应和带领，召会似乎只有一个壳子，内容不够充实。虽然有二十多个分家，但聚会的内容，并没有因此而充实、加强。甚至从某方面说，反而比从前更贫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需要职事的供应。

台北市召会目前实际到会人数总有两千，是个大的召会。然而，召会在这里最大的短缺，就是长老治会的贫穷和软弱。这不能说弟兄们有错，只是大家看起来，好象几天没有吃饭的样子，或者是所吃的没有营养，因此，脸面上总看不见红润的颜色，形动时总是力不从心。这个贫穷、软弱的原因，无可置疑的，就是缺少职事的供应。

我相信老人们、各个家负责以及全时间者，都已竭尽所能。所以，不能说是他们不尽心，乃是这里的确欠缺一些东西。因此，每次回到台北，我里面都受试探，宁可牺牲其他方面的工作，也要留在这里，带着老人们亲手作工。不仅是把配方交给他们，乃是要在旁边教导、指挥，并亲手去作。

这样一个大的地方召会，有其相当大的需要，只是我们在这里服事的弟兄姊妹，技术不够，不足以应付需要。如同我们盖一栋房子，若是技术不精良，就无法盖造一栋坚固、象样的建筑。我们在这里一直劳苦作工，却把召会作得软弱不堪，贫穷不已。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的工作虽没有多少可指责的，但我们的贫穷、软弱，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。

为此，我在主面前多方衡量。已过，因着我不能一直留在这里，就一面看，我不敢说一定是个损失，但总是一个亏缺。然而，从另一面看，因着我常常到海外，就使我有更深、更广、更属灵的观察。若是这些年我一直留在这里，没有到外面，恐怕我的观感不会象今天这么敏锐，这么深广。一个人若长久住留在一个地方，只能看到局部的情形。因着我常常往外去，所以我所看到、感觉到的，比只留在一个地方多得多，也高得多。一面，没有留在这里是一个亏缺；另一面，能够出去，因而在观感上、认识上更深、更高，这又是一种得着，也是相当上算的。所以，我愿意把我所得着的观感交通出来。弟兄姊妹感觉可能与我不尽相同，因为我们所站的角度不一样，但我仍然愿意将我的观感，交通给你们。

我即将出门访问各地，除了澳洲之外，几个大洲差不多都包括在内。我的旅行机票有三十几张，几乎全世界的几个大都市都会去。其中有好些地方，目前仍然没有我们所认识的召会；即便如此，我仍想去看一看。所走访的城市，大部分都是我们召会所在的地方。一九五五年底，史百克弟兄从西方来访，那是我们中间一个划时代的举动。在史弟兄来访前，我们从没有正式和西方的基督徒团体有过交通和来往。倪弟兄虽曾到过西方，但西方的基督徒正式到我们这里来的，几乎是没有什么。史弟兄的来访、交通，给了我们许多观感，也因此引发了我们注意主在今时代的道路和工作的问题。

去年七、八月，史弟兄在伦敦召集所谓的国际会议，那一次史弟兄非常坚持要我去；但后来我的缺席，叫史弟兄相当失望。那一次他们先在伦敦聚会，而后到丹麦，再后到了苏格兰。在苏格兰的聚会，只有二十五到二十九人，那不是全体圣徒的聚集，而是在各地作工之人的聚会。全世界各区都有人去，美国、欧洲大陆、印度等，各地在这条路上有一点认识的，都有同工前去；只有南洋、香港、台湾这些说中文的区域没有人去。这一点当然让史弟兄相当灰心，他巴不得这一区有人去。他知道，就着全地认识这一条路的区域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区。我们没有去参加那个国际会议，自然叫他非常失望。

关于那个聚会，我从一位曾与我同工的弟兄那里，得到相当确实且够多的消息。同时聚会过后，史弟兄也郑重地写了一封信，把他们聚会的过程，以及他在聚会里的感觉，详细地告诉我。从这几方面的来信，和从一位西国同工姊妹那里，大概至少五六方面的消息，间接地让我知道了那个聚会的光景。

那一次，史弟兄带领大家一同追求，要看见主在这个时代所要走的路。史弟兄说，各地不仅召会需要一致，连工作也要一致；并且需要大家有一致的看见，认识主在这一个时代所要走的路，所要作的工是什么。若我们都看见这一个，就不只召会是一致的，连工作也是一致的。史弟兄说话很谨慎，他没有告诉我聚会的结果如何；却清楚地说，“弟兄们中度量大的太少了”。那位曾与我同工的弟兄，在他给我的信里说，在那个聚会中，史弟兄多次提到台湾。史弟兄的意思是盼望有的地方，特别是印度，那里的同工能多注意台湾工作的光景。

那位西国同工姊妹的来信说到，在苏格兰聚会的情形。从她的来信里，我们能读出他们的感觉；他们觉得在贵橡那里，需要一些平衡。她的话说得很重，她说贵橡不能“光给而不受”；不能光给别人，而不从别人接受。没有接受，就没有平衡。然而，我们也不要领会说，我这一次出外是要去平衡；不要这样想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我乃是交通各地的光景。

目前在西方的基督教，除了天主教，大多都是正统派。在正统派里有两大派是相当得势的。一派是以西方基督徒中著名的开西大会为代表，那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聚会。每年到开西大会时，开西地方许多的旅馆都是客满，许多商人也都来到那里。欧美以及南美各地，甚至非洲、澳洲，那些比较热心的基督徒，除了所谓的弟兄们和我们走这条路的人之外，其余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工人，都是极愿意到开西参加聚会；那是相当大的一个聚会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基督教里的讲道人，若是能在开西大会站一次讲台，成为开西的讲员，那就是第一流的；因为那个讲台是不容易站上去的。由此可知，开西大会对西方基督教有何等大的影响力。

另一派是福音的热心派，亦即差会派。他们注重广传福音，只要能同心协力把福音送出去就可以了。至于真理，他们不太去强调。福音热心派又分作两三派，其中主要的一大派，是重在往国外布道，最有名，也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内地会。然而，自从中国大陆政局改变后，内地会在那里便没有工作了，地位当然是差了。已过五六十年，在西方差会当中，内地会在基督徒心中是相当有地位的；不仅是第一流的差会，更是第一个差会。再有，就是远东宣教会，是考门查理所发起，他的妻子是著作荒漠甘泉的考门夫人。再有宣信博士所发起的宣道会，还有浸信会。这些都是第一流的差会，都往国外布道。西方的基督徒对他们都是相当景仰。

福音派中还有一派，着重在本国大传福音。他们不属差会，而属个人。个人的布道奋兴家在美国特别多，起码有十位左右，但最有名的是葛理翰。这些弟兄们非常注意在本国传福音，虽然有时出国至海外，也只是游历一下；他们主要的工作在本国。他们强调，不能光去福音化外邦，结果自己的国家仍是外邦人之地；还得先福音化自己的国人，不能一直把福音传给外邦，而在自己这基督教国家，信主的人却越来越少，不信的人越来越多。

所以他们倡导在自己国家大传福音。他们起来作工的时候，也象差会到国外一样，不在意别的，只注重大家联合起来传福音。他们无论到哪里，首要的条件都是要求众人不分什么会，大家联合起来合作、祷告。第二，便是打发先遣部队去打空气、作广告、登报纸，用各种宣传方式，把宣传的空气打足了，然后有名的讲道人，就带着一班人前来大传福音。关于召会的真理、立场、道路等，他们并不注重，也不太分辨；只是一味地联合起来传福音。这一派在美国相当有势力。

福音派中的第三派是靠医病传福音；事实上，这种医治很少是神医。所有得医治的人，等到事过境迁，大多没有真正得着医治。我在马尼拉时，曾亲自去参加过这样的聚会，我也知道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去求医。然而我能说，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得医治的。所有的神医都不能以感觉为凭，必须按医学上所说的病得医治，才算是。不是感觉发烧，觉得不舒服，让人一按手祷告，觉得舒服，就算是了；这是不足为凭的。

在马尼拉曾有一位弟兄和我们住得很近，他的一位邻舍也是基督徒，去求神医治疗胃病。当那位有名的神医一为他按手，他便得了医治，并且站起来作见证。谁知回家后，胃又痛起来。我们中间或许也有许多人去求过医治，我敢确定这些人只有心理上得医治，而非在器官疾病上得医治。这就是福音派所强调的，有国外差会、国内联合布道会以及借着神医的传福音。西方这两大派，开西聚会派和福音派，是我们按着他们的性质而分的；其实，这两大派的人是相连的。从前开西聚会的主席，就是内地会的主席；可以说，西方的基督教完全是由这些人带领的。到了近二三年，这些人极力反对史弟兄在贵橡的交通。他们把这些反对的话印在册子上，并且反对的空气，几乎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。

我在香港读过一本书，说到史弟兄在贵橡那里讲，要认识身体，不认识身体就是没有进入身体。这本书反驳说，难道得救的人还没有进入身体，只有贵橡那几个看见身体的人，才进入身体么？我们今天在这里听了觉得不受影响，但这在整个基督教里影响十分严重。末了这本书结论说，贵橡所传讲的完全是异端，因为若说一个人得救了，已经有基督的生命，就是基督的肢体了，怎能说还没有进入召会，还没有进入身体。这不是个异端么？西方组织的基督教，对于史弟兄和贵橡的光景，完全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。不管史弟兄的态度多好，史弟兄的说话、讲道，以及工作的形动多谨慎，他们还是完全势不两立。说到东方。原谅我说，我们的弟兄们在这里，的确不太闻问基督教的情形，好象只知道天天埋首作工，带领聚会、讲道、探望，其他的事都不管。我们若出去看看，便会发现整个基督教是定意反对我们的。他们对我们的反对，比对西方贵橡的反对还厉害。领头反对我们的，就是内地会的教士。他们很聪明，外面不说，但内里就是领头反对。

所有内地会的西教士，一到远东来，都是最反对我们的。原因是他们大陆的工场没有了，只好退到靠近中国大陆的海岛上，从日本直到南洋，华侨集居的地方，在华人基督教里作工。他们不再设立自己的会，他们是受差遣到各地帮助已有的团体。不管是浸信会、长老会或是美以美会，只要你请他们去讲道，去作工，他们都愿意，并且他们去作工时，是不拿薪水的；因为他们有内地会供给他们。他们现在的政策和工作方针，与在大陆时不同。这些话是我们对他们的分析，而不是批评。多少年来，在远东这里，我们因着所蒙的光照，采取的态度，和所站的立场，乃是否认组织基督教任何的立场。在他们看，我们是最不合作的一派，也是最闭关的一派。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地方，是内地会不可作的；我们却认为，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可作的。两方是完全对立的。我们无意和他们对立，但他们感觉我们在东亚，在远东所取的态度，对他们的工作方针是个大的妨碍，所以领着人来反对我们。

然而，人无论是反对或讲解一个真理，存心都要正当，态度也要正确，话语更需要得当。因为这在神面前都是严肃的事，将来在神面前都是要受审判的。无论人所辩的真理对与否，人的存心、态度、话语都该对，不能随便谩骂，更不能造出一些虚假而不准确的话。一九三九年，我们出版国度真理的信息时，就有人出书，厉害地反对我们。毁谤我们的人说，“主张进天国的人，讲人得救了还能下‘黑狱’，黑暗的地狱。”要反驳人一个真理，只能用他们所用的名词来驳，不能自己制造名词。我们从来没有用过“黑狱”这辞。

在一篇叫作“我的一点见证”的信息里，作者说他曾被带领到一个地方听某先生讲道；这某先生就是我。他说，某先生在那里讲“接受地方召会信徒婚姻之管制”，还讲圣徒不得胜，会进黑狱。我要问长久听我讲道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什么时候讲过“接受地方召会”，讲过“信徒婚姻的管制”？可以说，那篇信息里满了谎言。因着这几年我们在台湾各地，所取的态度和立场，引起外面绝对的攻击和反对；到一个地步，成了势不两立。我们正确的存心，没有被人领会；我们正确的态度，完全被人误解，以致在远东基督教眼里，我们成了在基督徒中间作梗的。

### **需要透彻认识生命、召会和国度，以应付神今时代的需要**

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各方观察时，可说是百感交集。我回头问自己，以及我所认识的同工，特别是年长的同工们。我们这些人从开头出来服事主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从很清洁的良心说，我们没有一点意思要在基督教里；但我们也很坦然地说，我们没有一点意思要自创一派。我们能很清洁地说，我们没有什么贪求；一言以蔽之，我们只是为着持守良心的清洁，和所看见真理的亮光。外面整个基督教如此对待我们，这叫我们无法不更积极地留心，看待我们在主面前所该注意的事。从这些里头，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，在主面前，看我们往前的路。

说到这里，就和史弟兄他们在苏格兰，那二十几个人聚会的感觉相吻合。他们是在那里好好地一同注意，到底今后主要我们走什么路，作什么工。因着有这些情景、趋势给我们的观感，逼得我们彻底注意我们所该看见的事。我深深觉得，我们这些一同事奉的人，首先要认识生命。生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名词，但我们不能把生命仅仅当作一个名词来听。第二，要认识召会；第三，要认识国度。这三个包括的都相当广泛；其中最广泛的应该是生命，包括生命的认识和生命的经历。再者，关于召会外面的立场和道路，里面的内容和实际，这里外两面也都该好好认识。此外，国度真理的一面和实际的一面，也要有所认识。

如果我们对生命、召会和国度认识得不够，我们这些同工，便不能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。如果我们在这里所作的，不过是基督教一般的传福音、热心、奋兴，我们一点也不够应付这个需要。神在这个时代所要作的，世界是不要的，基督教是不理会的，更正教在反对我们的事上，完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。这不是说，他们一点也没有为神作什么；他们的确努力传福音，但那无法应付神在这个时代的需要。所以这里有一种情势，逼着我们要起来应付神今时代的需要。要应付这一个需要，不是我们对真理有点研究，对福音有点热心就够了。基本上，我们需要对生命、召会、国度这三方面都有相当的认识。

所以，弟兄们在各地工作，不能仅仅有一点福音的热心、真理的研究和认识，然后作一点就够了；这不足以应付今天这个时代，甚至连应付我们的局面都不够。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，有一个局面，一个趋势，是我们难以应付的。若要应付，就得认识三项基本的真理——生命、召会与国度。

关乎召会的内容和见证，我们从前说了许多，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回头去复习，定规会有新的亮光。就如以弗所书的查经，里面有许多话给我们看见，召会的内容和见证。这是在召会里的。在召会外面的，就是立场和道路，这一年来，我们所释放的话语，多半与此有关；这一面也得有认识。

还有关于国度的真理，圣经要道中的“进天国”一题，差不多已经囊括了大部分的内容。虽然里面有一些实际的东西，不过圣经要道还是重在真理的陈明，在真理方面相当清楚。然而，国度的实际是重在属灵权柄的一面，在“进天国”一题里并没有着墨太多。这次我到马尼拉头一次的聚会，说了一点有关国度之于信徒的事，多半重在讲国度的实际。之后，我到香港又释放了几篇关于国度之于召会的信息，这几篇把国度的实际摸得更透。这两组信息，都是对圣经要道“进天国”这一题的补充。

我实在盼望同工弟兄姊妹们，能确实知道我们处的地方、境地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，所该注意、所该作的又是什么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实际地作一点事，以应付我们所处这个环境的需要；说得大一点，才能应付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需要。简而言之，我们不能仅仅在这里有一点福音的热心，研究一点真理，讲一点道给人听，带着人有一点热心、奋兴、事奉就可以了；要知道，这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看见三项重大的事物：生命、召会和国度。今后，我们的眼睛如果明亮，对以上三项认识得透彻，我们的工作便会有另一番风貌，那就能应付一点这时代的需要。我们看见台北各家的聚会，里面所缺乏的就是生命、召会和国度的实际。这不是一点点真理能应付得来的；这需要我们都有点实在的看见。我当然不能逼着弟兄姊妹看见，甚至连帮助弟兄姊妹看见都作不到；我只能这样交通，但愿圣灵作工在弟兄姊妹里头，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渴慕，至终有些人能看见这三项大的异象。

## 第二篇 神要作人的生命的异象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召会和国度的实际都在于生命，召会的内容就是生命，国度的实际也是生命。若只有召会的真理，而没有生命，就无法有召会的见证；若只有国度的真理，而没有生命，也无法有国度的实际。因此，必须有生命，才能有召会的内容、召会的见证；也才能有国度的实际，就是国度的权柄。这并非说真理不重要，我们都得承认一切生命的实际，都需要真理配合；但若只有真理，而没有生命，就仍是空洞的，只是摸着皮毛、外壳；实际的内容乃是生命。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形，就是今天事奉神的人，对于神作我们的生命这件事，好象没有多少认识。虽然我们常常说到生命，也知道神就是生命，生命就是神；并且常说到神作我们的生命，神是我们的生命。然而，我们众人对于这一点的认识，还是相当缺乏。

在二千年召会的历史里，神是我们的生命，祂自己作我们的生命，这样的真理和异象，除了使徒们在开头看见过之外，未曾被好好地释放过。这不是说两千年来，一直没有人认识神作生命；更不是说这两千年来，从来没有人经历、享受神作生命；乃是说这两千年来，并没有特别强调“神是人的生命”、“神要作人的生命”这样的真理和异象。

如同“因信称义”这个真理，在召会开头时，使徒们看见了这异象；但在使徒们过去之后，这个异象好象就隐藏起来。直到路德马丁兴起的时候，路德才起来讲得很多，把因信称义的真理释放出来。这并不是说在路德以前，没有人有因信称义的经历。我们绝对相信，在路德之前，就是在最黑暗的天主教时代，仍有相当多的人在神面前，实实在在是经历了因信称义。他们实在有这个经历，但是“因信称义”的异象和启示，象发明科学原理那样被释放出来，乃是在路德兴起的时候。

如同饮食，我们都知道要吃营养的东西，但是食物里各种营养的维他命，却是到了某个时候，才一一被人发现。所以“因信称义”的事实，老早就有，但“因信称义”的真理，乃是到了路德马丁才被释放出来的；从此，这个真理便在基督教里大放光明。如同今日人人都知道，维他命有好几种，因为这个理论给人找出来了。所以，人因信得救了就能知道，就有把握，就是所谓得救的证实。在写《救知乐》的卡亭乔治之前，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得救了，实在有得救的把握，但“得救的证实”的真理还没有清楚地陈明出来。我们若在那时向许多真实得救的人说，“你知道自己得救了么？”他们可能还不敢说。虽然他们已有得救的把握，但是还没有人讲那个真理。乃是在主后一千八百多年时，才由卡亭乔治把得救的证实讲出来；从那时起，在西方，得救的证实的真理便很明亮。

基督教传来中国时，不知为什么缘故，只有福音被带来，得救的证实的真理却没有被带来。三十年前，主兴起我们这班青年弟兄们时，神就使用倪柝声弟兄，首先恢复得救的证实这件事。这并不是说在倪弟兄之前，在中国的基督徒中间，没有多少人有得救的把握；在那之前，有许多人实在有得救的把握。然而，直到倪弟兄之前，还没有人讲这个真理，这件事在当时的召会中没有传开，没有讲论。同样的原则，神作我们的生命，神是我们的生命这个事实，两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经历，但却缺乏这个真理的发表。这个真理从前没有讲透，没有被好好释放出来过。虽然盖恩夫人是个相当认识神作生命的人，但是无可否认，她只能说爱神，要神，至终最好的一句话，就是“丧失在神里面”。然而，就如我们这几年所说的“神调和在人里面”，盖恩夫人并没有这样的发表。从前神一再借着倪弟兄说，神组织在我们里头；今天我们则说要吸取神，神就变作我们的成分，神人二性调和，成为一个二性品。到了现在，我们更可以大胆地

说“吃神”、“喝神”。按盖恩夫人的经历来说，这些她都已经达到极点；然而在发表上她跟不上，因为那个真理还没有释放出来。

在盖恩夫人之后，慕安得烈是一个享受神的人，在他所著《基督的灵》一书里，这一类的话，都好象到了口边，却没有说出来。现在我们读他的书时，可说边读边着急，想要替他说这句话；因为他虽然看见了，却还没有合式的话语来发表。因此，我们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这末后的恢复，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恢复，是要叫我们在这里有异象，有启示，有话语，把神如何作人的生命这一件中心的事，好好地说清楚。说到“吃神”、“喝神”这些话，我们起初听见时，都觉得是又生又野的话。然而，我信再过八年、十年，不要说在我们中间，甚至在整個基督教里，这些话必定成为相当平常、生活的用语。三十年前我们若问人“你得救了么？”众人都会觉得这话甚是新奇。谁敢说自已得救了呢？那时，说自已得救是太骄傲了；牧师和长老们尤其反对。然而，现今在基督徒中间，“得救的证实”、“知道自己得救了”这样的真理是普遍的。不只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，连这样的信息也是普遍的，如同人知道维他命一样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不说去“作礼拜”，而说去“聚会”。甚至在各礼拜堂门口，挂的时间表也不再是“礼拜”时间表，而是“聚会”时间表。我相信没有多久，在基督教中好些人都会说，“我天天早起，吃神、喝神、享受神；我天天早晨都在吸取神自己。”我绝对信，这在基督徒中间会成为非常普遍的话。“神作我们的生命”这样的信息，开头是叫人有一点批评，但末了却会完全为人所接受，如同得救的证实一样。这和“召会立场”不同，因为“召会立场”遭遇人的反对；但今天任何一班基督徒都承认得救这件事，因为承认得救的证实与人无损，反而有益；承认得救证实的真理，他们礼拜堂的人还会多一点。同样的，若是承认、接受“神作人的食物”、“神作生命”的真理，礼拜堂里可能会有大奋兴。

这一百年来基督徒中间所出的书，大体说来，最受人欢迎的是慕安得烈的著作。因为人读他的书时，能摸着一点东西，摸着一点神的味道。“摸着”是我们的话，可能一般基督徒还说不出来。这些关乎如何享受神、吸取神、吃神、喝神的信息，我们释放出去时，各地神的儿女即使是最反对我们的，也不仅会接受，还会出去传讲。我们要相信，不过十年，这些信息要普及在整个华语基督徒中间。我信神在末后的世代，要厉害地作这件事。

所以我们需要机警、敏锐，不要作一个神恢复的“落后者”。我们要作一个跟得上的人，看见神在这个时候要恢复的事。我们都得问自己：“为什么神造好亚当、夏娃之后，所作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生命树摆在亚当、夏娃跟前？”我自己曾经多次想过这个问题。有时我想，如果我是神，当我把亚当、夏娃造好之后，定规头一件要告诉他的事，就是我为什么造他。第二件，就是告诉他该作什么，因为这是我创造他的目的。第三，我必定告诉他，不可作什么。

然而，当我在那里自问时，就觉得圣经的记载真奇妙。在神将亚当、夏娃造好之后，并没有告诉亚当，神为什么造他，也没有告诉他，神要他作什么。神所作的头一件事，就是栽植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园子当中有生命树，并有一道河滋润那园子。在那里有金子，珍珠和红玛瑙。仿佛一切都非常的美好，惟一要提防的就是，“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在创世记这段简单的描述里，正好启示出神那奥妙的心意。在我们天然人的观念里，总以为神要我们拜祂、事奉祂；要我们为祂作这个，作那个。我们的思想总脱不开这个；但我们永远没有想到，神的本意乃是要把祂自己给人作食物。这是全本圣经里的第一个异象。创世记二章是全本圣经里的第一个异象，是一个大的异象，是能控制全本圣经所有异象的一个异象。

神在这个宇宙中，不盼望我们作别的，只盼望我们把祂吃下去；只要我们把祂消化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有了；只要神能消化在我们里面，什么就都成功了。宇宙中，没有其他的事比这件事更重要。所以，这是一幅图画，说出神把人造好之后，首先要人注意的，就是将祂自己作为生命树，摆在人跟前，要人以祂作食物。神乃是以食物的方式给人享受。神惟一的意思、惟一的心愿，就是要人天天吃祂、喝祂。

然而，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，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每天所思所想，都是要怎样事奉祂，怎样为祂作这个，作那个；我们的观念似乎没法脱离这一个。我们没有一点观念，神是要我们享受祂。整个基督教都需要这个异象，所有神的儿女都该看见这个异象。在路德马丁的时代，几乎整个基督教，都在那里高喊要修形，要作好，才能讨神喜悦，才能得神称义。虽然当时在基督教里，隐藏着一部分人，实实在在不是因着作好蒙称义，乃是因着信蒙称义；但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并没有释放出来。

同样的，今天整个基督教的论调，整个基督教的空气，都是要人为神发热心，要人事奉神、敬拜神。不仅基督教是如此，即使是全世界的人，在他们的观念里，也都认为基督徒是敬拜神、为神发热心、为神作事的。几乎所有人的观念，都是这样。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的人，是隐藏的在那里享受神作生命，但整个基督教里没有这个发表，没有这样的说法，没有这个观念。那一天，路德站起来说，“朋友，人能蒙神称义，蒙神悦纳，一点也不是靠着形为，完全是因着信。”同样的，今天神也需要有人起来，大声疾呼地说，“弟兄们，神一点也没有意思要我们替祂作什么；神乃是要作我们的食物，祂要我们吃祂，享受祂。”

神的意思是要将祂自己作食物，给我们吃下去；祂不要我们拜祂，为祂发热心。神乃是要我们吃祂，享受祂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话语，来翻转整个基督教的观念。这就是创世记二章的功用。在整本圣经里，创世记二章是非常特别的，甚至整本圣经也是以此为结束。在启示录末了，我们看见还是生命树，还是那一道河。神从自己手中把亚当造出来之后，摆在亚当前面的第一幕，就是食物；神要亚当吃。六千年来，神在人中间所作的就是这件事，神要人吃祂作生命树。此外没有第二件事。在预表里，神无论作了多少事，都是在预表这件吃的事。羊羔的肉给祂的子民吃，无酵饼给祂的子民吃，吗哪给祂的子民吃，他们天天献的平安祭，也是为给他们吃。到了迦南地，那地一切的出产还是为了神子民的享受。

当神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，神没有要他们作这个，作那个；神乃是要他们吃羊羔的肉，吃无酵饼。当以色列人形走在旷野时，神要他们吃吗哪，喝磐石所流出的水。至终，神要他们凭信心进入迦南地；迦南是个丰富的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可以在那里吃，在那里喝。然而，因着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的心意，一直想要为神作这个，作那个，逼得神只好降下律法，给人看见人没有作的力量。人的头脑仿佛无法脱开这个“作”，无论神怎么说，人都是想要为神作什么。神只好让他们试试看，他们到底能不能作。于是神赐下律法，结果人完全作不到。等到神成肉体来到地上，来到人中间，那些接触祂的人所问的千百个问题，都是：“我当如何形？我当作什么？”他们认为祂是从神那里来作教师的，是来教他们的；所以他们所有的问题，都是“作”，都是“形”。然而主说什么呢？祂说，“我就是生命的粮”，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”。主是生命的粮，来到地上，不是要教人怎么作，乃是要给人吃下去。祂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；祂是以作人粮食的方式进到人里面，叫人得生命。

我们来到祂面前，是问祂：我们该作什么呢，还是把祂当作食物吃了？我们实在需要天天吃祂，享受祂。这必须是我们的异象；我们所有的生活和工作，应该受这个异象支配。过去，我们天然的观念支配了我们的工作；我们作来作去，就是告诉人要为神作这个，作那个。我们很少把神分赐给人，供应给人，叫人能享受神；我们很少带人将神吃饱。

马太二十一章末了，有一个葡萄园收果子的比喻；二十二章有一个婚筵的比喻。二十一章的比喻是表征人在旧约律法之下劳苦作工，看管葡萄园，种植葡萄园，修理葡萄园，为要交果子给神。这是马太二十一章末了的比喻。到了二十二章起头，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婚筵，样样都齐备，要请人来赴席。前一个比喻是作工，后一个比喻是享受，是来赴筵席。前一个是旧约，在律法底下；后一个是新约，在恩典之下。

我们都知道律法不是神的本意，恩典才是神的本意；神的本意不是要人为祂作，乃是要人享受祂，吃祂，喝祂。所以，在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中，我们看见一个离开了父亲的儿子，只有作的分，看猪，放猪，就是不断地作。等到有一天回到父家了，他还是对父亲说，“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”雇工还是一个作的问题。然而父亲说，“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让我们吃喝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”牛犊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在祂儿子给人享受。盼望我们这些为神作工的人，要有这样的异象，来支配我们的工作。

我们要看见一个基本的异象，神没有意思要我们为祂作什么。神从头一天就只有一个意思，祂要以生命的方式作我们的食物；或者说，以食物的方式作我们的生命。神要我们享受祂自己。我们若没有看见这个异象，在认识生命这件事上，必定不清楚。认识生命这件事基本的点，就是有一天神开了我们的眼睛，看见神自己来作我们的食物。

圣经这本奇妙的书是如何开头，也是如何结束。吃神、喝神的异象，在创世记开始于生命树，到启示录末了，也结束于生命树；开始是神作人的食物，结束也是神作人的食物。在启示录末了，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图画。在新耶路撒冷城内街道当中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生命水河的两岸有生命树。在这城里一点也没有工作，没有形为、热心。在这里只有以神为生命的食粮，为生命的活水，享受祂，让祂流通，结果就把神彰显出来。诗歌二一〇首末了说，“一呼一吸都在乎你，求你由我来显明。”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。不需要我们为神作什么，不需要我们事奉祂，只需要我们享受祂，被祂充满、浸透，让祂从我们里面透出来，从我们彰显祂自己。这就是圣经末了结束的光景，也就是神所要作的。

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看不见一个热心的人，看不见一个忙碌作工的人，也看不见一个立志为善、努力修形的人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只看见有一位在宝座上的神，而这个宝座是设立在新耶路撒冷的中心；而在蒙恩的人里面，有生命的水一直流通，也有生命树的果子一直繁增。那一位荣耀的神，在这些人里面一直流通，一直流转，结果就从这些人里头，把祂自己的荣光，透到外面。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形为，没有工作，也没有热心。这就是神所要作的。

然而，我们是否真看见了这个异象？我们所有外面的活动，是否受这个异象支配？恐怕我们还没有看见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的异象，反而象是在西乃山那里，一直讲作这个作那个，该这样该那样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所带来的异象。如果真需要作工、热心和形为，也都该是从这生命里流出去的。这才是脚踏实地的基督徒。凡以拜神、敬神、事奉神、为神作工、为神发热心的观念作基督徒的，还不是真实的基督徒。

真实的基督徒，乃是看见神绝不要我们为祂作什么。祂仅仅是，也绝对是，把祂自己当作食物给我们吃，要消化在我们里面，融化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，与我们调和，从我们里面把祂自己透出来。这才是真实的基督徒。

我们若是看见创世记二章的异象，便会把许多的读经方法、参考书籍都摆到一边；因为那并不供应人食粮，不能充人的饥、解人的渴，那里面不是神。我们若看见这个异象，站到讲台上，便不会讲别的信息，读经时也读不出别的亮光。我们会摸着圣经里的每一章、每一节、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个点都是神。

许多讲道人喜欢讲诗篇二十三篇，但少有人看见这篇诗里样样都是神。青草地是神，可安歌的水边是神，义路是神，那个杖、那个竿都是神，甚至死荫的幽谷也是神。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很武断、很牵强，怎么连死荫的幽谷都讲作神。是的，当我们真有经历时就知道了。有一天，神会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，整本圣经都是神自己。可惜，今天人把圣经讲遍了，却一点也没有神。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信息，里头却很少有神。人受了我们的教导，却没有得到我们的供应；人听见那些信息，有了教训却没有得着神。这就成了以弗所书所说的教训之风。所谓教训之风，意即那些不叫人与神调和，不叫人得着基督，不叫人联于基督，不叫基督的身量在人里头增长的教训，这都是教训之风。从一九五三年至今，将近五年了，我在各方面观察，听见弟兄们在讲台上所释放的信息，实在令人摇头，因为许多都是教训，而不是神自己。我们需要创世记二章的异象。在这些日子，愿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众人看见这个异象，这乃是一个莫大的恩典。

### 第三篇 建造召会在于成全圣徒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关于建造召会的具体原则，主要是启示在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节：“祂所赐的，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申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长成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，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，为波浪漂来漂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，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，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；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；本于祂，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联络在一起，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”

十四节的“教训之风”，国语和合本译为“异教之风”；原文并没有这个“异”字。这里所说的教训，是新约里的一般用法，并没有异教的意思在内。这些教训虽然是合乎圣经的，却使圣徒受打岔，被带离神那为着建造召会作基督身体的中心定旨。从这观点看，这乃是撒但所差来，为要诱惑信徒的“教训之风”。

在以弗所四章这一段，两次提到“建造”一辞。一次在十二节，一次在十六节。十六节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建造乃是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，是身体自己直接建造自己。若是没有十六节，仅仅读十二节，我们就不太清楚那里的建造，是十一节里那些有恩赐的人建造，或是身体自己建造自己。若是没有十六节，十二节就不够清楚。

对于以弗所四章十二节，历来翻译圣经的人都有很大的争执。这个争执不在辞句上，乃在标点上。翻译圣经的人对这节该如何分句，有很大的争执。有一派的人相当厉害地主张十二节里的两个标点，都应该是分号，而将这一节译为：“为要成全圣徒；为着职事的工作；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”还有相当的人主张，这两个标点应该都是逗点，国语和合本就是这样的主张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圣经的原文没有标点符号；所以经文该如何标点，完全在于翻译圣经的人怎样领会。因这缘故，千万不要以为，经节的标点无足轻重。以这一节为例，若是都作分号，意思是说，这里所提的三件事，都是前一节里所提那些有恩赐的人作的。他们作成全圣徒的事，他们也作职事的工作，他们更作建造基督身体的事。如果是分号，这三件事都是他们那些有恩赐的人作的。然而，若是照和合本的逗点来看，就不是这样；而是这些有恩赐的人成全圣徒，使这些被成全的圣徒有分于职事的工作；当他们有分于职事的工作时，他们就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所以，这当中的分别很大，是相当有讲究的。

简而言之，若是分号，建造召会便是这些有恩赐的人直接作的事。若是逗点，建造召会就不是这些有恩赐的人直接作的，乃是由这些人所成全的圣徒直接作的。所以在这个教义的断定上，讲究很大，争执也很厉害。我自己花了相当多的时间，在这个标点的断定上，因为这两大派的人都相当坚持，提出的证据也很强。我们若深入来看，就能明白，分号的断定不一定准确，还是逗点的断定较为准确。第一个理由是：这些有恩赐的人，成全圣徒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把圣徒成全了，有什么用处？难道圣徒被成全了，竟没有什么用处么？他们成全圣徒之后，不可能任由圣徒闲在那里，什么都不作；然后仍旧由他们这些有恩赐的人，再来作职事的工作，仍旧是他们这些有恩赐的人，再来建造召会。

被成全的圣徒能不作职事的工作，不建造基督的身体么？这在思路上是不通的。按逻辑来说，自然应该是有恩赐的人成全圣徒；然后这些被成全的圣徒，因着得到成全，自然就有分于职事的工作。这些圣徒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有分于职事工作的结果，自然就建造召会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按着这一节本文的真理看，这样的解释应该最合逻辑。否则，有恩赐的人把圣徒成全了，圣徒却没有用处，仍旧由有恩赐的人作职事的工作，仍是他们建造召会成为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不合逻辑的。

第二个理由是在下文十六节。从十二节一直读到十六节，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乃是身体的每一部分，都尽功用；这个尽功用就符合前面所说职事的工作。结果就叫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所以按十六节来看，十二节的建造，应该是那些被成全的圣徒，对召会的直接建造，而不是有恩赐的人对召会的建造。这两个理由是按着经文本身找出来的理由。

第三个理由是：从整本新约的教训看，我们很少看见，使徒长久留在一个地方，建造那个地方的召会。使徒自己，特别是保罗，几乎难得一直留在固定的地方，建造那个地方的召会。许多时候，一个地方召会并没有使徒在那里。有人就会问：那些没有使徒，没有十一节所说有恩赐的人所在的地方召会，建造不建造？当然建造，并且继续建造。既然继续建造，是谁在那里建造？自然是那些地方召会里的众肢体，依其度量显出功用，叫那些地方召会自己建造自己。这也证明，以弗所四章十二节的建造，不是由十一节里那些有恩赐的人所作的，乃是由那些有恩赐的人所成全之圣徒作的。

**正常的事奉乃是所有信徒作祭司；走样的事奉却是少数代替多数。**

我们在圣经中看见，召会乃是建造起来的，有许多处都提到这件事，特别是以弗所书。没有一处圣经提到召会的建造，比以弗所四章所提的更清楚。若是只有马太十六章，我们会以为召会是主耶稣自己直接建造的。因为在马太十六章那里，主说，“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”。那里是说主要建造召会。曾有人在讲台上明白地说，并且那话是反对主恢复的，他说，“有人说，他们到各地要建造召会。人能建造召会么？当然不能，因为召会是主自己建造的。主明明地说，祂要把祂的召会建造在磐石上。”不错，马太福音是这样说，但无论是事实，或是圣经进一步的真理，都证明召会不是主自己“直接”建造的。

新约不仅有马太十六章，也有以弗所四章。以弗所四章给我们看见，主既升上了高处，便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；这些恩赐就是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。从字面看，主不是自己直接建造召会，而是在这一班有恩赐的人里面，借着这一班有恩赐的人，建造召会。没有一个地方召会，是单纯由主自己直接建造的。两千年来，任何一处地方召会，都是主借着人建造的。所以，召会是怎么得着建造的呢？以弗所四章说，第一，是主升上高处，得着各样的恩赐；第二，主把这许多有恩赐的人赐下来，叫这些人到各地作工；第三，这些人到各地去，所作的工作，乃是成全圣徒。这个“成全”原文的意思，是如同把一块不成器的材料，成全成为器皿。所以，成全圣徒的意思，就是把没有用的圣徒作到有用，把不成器皿的人作得成为器皿。

使徒们及其他有恩赐的人到各地所作的，就是把圣徒成全为尽功用的肢体；原来有的人不合式作长老，被他们成全一下，都成了合式的长老。有的人原来不合式作执事，被他们成全一下，就合于作执事了。有的人原来在召会中，不能显出他们的职分、功用、恩赐，被使徒成全一下，就都显出来了。这是使徒们及其他有恩赐的人到各地所作的。那些被成全的圣徒，既是成器、成材、成为有用的，他们就有分于职事的工作；结果就是叫召会得着建造，也就是召会自己建造自己。

所以我们要看见，主建造召会，似乎有三层：主自己，一班象使徒那样有恩赐的人，以及一班被成全的圣徒。主不是自己直接建造召会，也不是要使徒那样有恩赐的人直接建造。主乃是把那些有恩赐的人赐给召会，再叫那些有恩赐的人，去成全得救的圣徒；使没有尽功用的圣徒，被成全为有用的器皿。然后叫这些被成全的人尽其功用，自然就建造了召会。所以，直接建造召会的，乃是这班得救且被成全的圣徒。我们要从整个神圣的启示，放宽地说到建造这件事。

按着神的命定，当初的召会乃是信徒普遍作祭司。换句话说，所有得救的人都是祭司，都是事奉神的人。然而，因着召会后来走了样，这个事奉神的事，才落到少数人手里，也就是落到所谓圣品阶级的人身上。那就把旧约的祭司制度，带进召会里了。从那时起，召会中变成只有少数人事奉神，大多数圣徒不事奉。这便形成两种不同的阶级，意即所谓“圣品阶级”和“平信徒”。这是天主教里神甫制度的起头。更正教虽有改教之名，事奉的那一套却改不了，只不过换个名称罢了。国立教会奉行圣职制度，独立教会则采用牧师制度。以后主兴起我们。冒险地说，人也说我们中间有所谓的“工人制度”。我们要看见，这些所谓的制度，都是一个原则，那就是由少数人事奉，大多数人不事奉。

然而圣经是说，所有的人都要作祭司，所有的人都必须事奉。现今召会中的事奉，可以说有两种事奉。一种是召会原初的事奉，那是全体都作祭司，这可以说才是原样的，是照着“山上的样式”。另一种是走了样的，形成少数人事奉，大多数人不事奉。这不是原样的，是走样的；不是照着“山上的样式”，而是凭人意更改成的。因此，我们要看见，若是按原样事奉，召会的建造乃是所有人的事；若是按走样的事奉，就如今天基督教里一般的事奉，乃是由少数人建造，大多数人对于建造的事都没有分。

今天基督教里一般的情形，实在是走了样的事奉。当一个地方有基督徒聚会，就差派一两位牧师去照管，或者有一两位传道坐堂讲道。牧师或传道在那里事奉神时，那个地方的圣徒就只能作礼拜。等到牧师或传道都解职、遣散甚或死去，离开那个地方，一切活动就都停摆，礼拜也维持不下去。这种情形就证明，那里的事奉乃是少数人的，不是多数人的。并且更证明，在那样的地方，即或有建造的事，也是在少数人手中，不是在众圣徒身上。换句话说，在那一种事奉里，一直是少数人代替众圣徒建造。结果，等到这一班少数人没有了，建造的事便完全停顿，事奉神的事就完全没有了。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

我们深深觉得，在各地必须要注意建造召会的事。各地的聚会，或者说召会，是需要建造的，需要借着在生命里长大，而建造起来。然而，注意这件事时，首要的是，我们在各地作工的人，都要看清楚，按原则说，没有一个作工的人，是直接地建造召会。每一个作工的人，都该在那里作成全圣徒的工作，间接地建造召会。你可以在某个地方作工一段时间，但你的工作不该只是直接地建造召会；你主要的工作，该是直接成全圣徒。直接建造召会的事，不该在你身上，乃该在那些被成全的圣徒身上。你在那里作工一段时间后，你必须能说，也该说，你没有直接建造召会，乃是你成全了一班圣徒，使这班圣徒能尽他们的职责，显出他们的功用。等到你离开那里往别处去时，他们这些被你成全的人留在那里，就能显出他们的功用，比你在的时候还要多、还要强。召会乃是因此得着建造。这和今天基督教一般的光景，完全不同。今天一般基督教的光景，是必须有牧师或传道人，才有所谓基督教的活动。等到牧师、传道人走了，不在了，活动也就停摆了。你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不作礼拜？”他们的回答是：“没有牧师讲道，怎么作礼拜？”在基督教里，牧师、传道人一走，一切的活动就全数停摆；如果我们各地的同工，在各地所作的工，原则也是这样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若是我们自己直接在那里建造召会，等到我们走开了，建造召会的事就停顿；这乃是错误的。正确的光景，应该是同工在那里一直成全人；他们住的越久，越能成全别人。因着他们的工作，有好些人被成全了。那些人原来是没有功用，闲站在旁的；经过同工的成全后，变得有用了。原来他们虽有恩赐、功用，但是显不出来，也不会显出来；经过同工的成全，都显出来，也都会表显了。原来在聚会中，他们是不能给人一点供应的；然而因着同工的成全，他们能尽功用、供应人了。若是一地的召会，在你作工一段时间离开之后，留下好些被成全的人；在你走了之后，那个地方建造召会的事，不仅没有停下来，反而更积极。这个就是正确的事奉，也是主建造召会所采取的步骤。

### **不是代替，乃是成全**

主建造召会的步骤，第一，是把恩赐赐给一班祂所拣选的人；第二，这一班得着主恩赐的人，到各地成全圣徒；第三，这些被成全的人，因为得了成全，就启发生机的功用，能依其度量显出合式的功用；结果，他们就直接建造召会。请切记，这里的成全，乃是指成器说的。成全人，就是使人成器。以一个作工的人来说，他在一地事奉，是在那里直接建造召会呢，还是在那里成全别人？建造召会的事，应该是那些被成全的人直接作的事；这不该是同工的事。同工直接作的事，乃是成全别人，而不是在那里直接建造召会。

如果你所谓的作工、成全，乃是在你离开之后，建造召会的事就跟着停工了，那就错了。到底我们在各地所作的，是哪一种工作呢？我们是否直接建造召会？当然有一部分是我们直接作的，但我们主要的工作，应该是成全圣徒。否则如果象腓利那样突然离开，甚至被提走了，该怎么办？我们若都被提了，各地的召会怎么办？或者是即使你被提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圣徒们个个都被你成全了，他们能直接建造召会。

若是我们直接建造召会，必是我们同工们作了代替的事；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代替了圣徒建造召会。成全圣徒建造，并不是说我们一点也不直接建造，乃是我们不代替众圣徒作这件事，我们要成全他们。有的人不会作，我们教他作；有的人不能作，我们成全他能作。我们不代替他们作，乃是成全他们，要他们自己直接作。这其中是有很大的讲究。一件事自己会作，这个本事并不大；一件事虽然自己会作，却不直接去作，而是教得别人也会作，甚至象你一样会作，这个本事就相当大。能把别人成全出来，象自己一样会作，甚至比自己更会作，乃是同工们该作的事。

所有同工的弟兄姊妹，在各地工作，不要代替圣徒建造召会，乃是要成全圣徒，叫他们个个被成全到一个地步，都成为有用的人，而由他们直接建造召会。你们可能原则很清楚，但恐怕只在听信息时清楚；等回到各地实际事奉时，或许就不清楚了。你们的工作证明，你们对于这个原则还是不太清楚。有的人说，“我既不是使徒，也不是申言者。我就是这么一个没什么恩赐的人，我去成全什么？成全谁呢？”这个话好象对，其实一点都不对。不管什么理由，你都不该代替众圣徒作；一切的问题，不是你有没有恩赐，乃是你会不会成全别人。

### **有恩赐者成全圣徒以直接建造召会**

盼望我们在这里都能抓住这个原则，特别是长老和家负责们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。你不能一直自己在那里作，而不成全别人。若是这样，你是在那里作代替的工作。长老们若会治理召会，一面在那里治理，一面要带别人一同作，也就是要成全别人。家负责也是同样的原则；一个分家的负责，若是什么都自己作，越作责任越在他身上，越作事情越不能作出去，越作在那个分家越产生不出有用的人，这个家负责就不对了。

不仅是使徒或申言者，甚至是家负责，都得按这原则作工。召会中的责任，原来都是在长老身上，往下到分家负责时，因着会作的、得成全的不多，所以，好象只有你这个家负责受了点成全，所以就担起整个分家的责任。然而，在你作了五六个月之后，这个责任应当从你身上分到其他人身上。这不是要你随便把责任交托出去，乃是要你在那个分家中，带领圣徒一面作，一面成全他们。总要因材施教，看这个人有某种光景，就带领一下，给他一部分责任；如果他不会作，你教导他；他作得差了，你改正他；他作得弱一点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再加强一点。如此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一部分责任就不在你身上，而落在他身上了。

这样再过一段时间，另一部分事情的责任，就落到另一个人身上了。经过一年、二年或三年，你所会作的，众人就都会作。到那时，原来你这分家有八十人，现在繁增到一百多人，又能增出一个分家。再增出一个分家时，就不是非你负责不可了，而是有好些人都能担起责任。这就是你成全出人，也就是所谓你带领出人来了。

我们一直要看见，建造召会最需要的一点，就是原先会作的人能成全别人。所谓有恩赐的人，原则上是指会作的人。你可以说，在你那地方不一定有申言者，也不一定有使徒，但你总得承认，你多少会作一点；你总要承认，你多少有点恩赐。有的弟兄，要在一个地方作工五年；他总得有一个“五年计划”。若是经过这五年他离开了，那地方的圣徒们会如何？他走了，召会是消沉、变弱，最后关门大吉呢，或是仍旧开门，并且很活跃，有更加强的事奉？我们都要问：“若是我离开了，这个地方召会的后续如何呢？”这就是所有的问题。

一个会作工的人，从头一天作的时候起，就有一个眼光，总是成全别人。他自己一点也没有少作，反而他作的恐怕比别人都多，不过在他所作的工里面，有相当成分是一直在成全别人。结果他作了三年、五年，凡他会作的，别人也都会，并且也都在作。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讲究；这就是我们建造召会的路。

你在那里能带人属灵，还不一定能建造召会；因为你仅仅把人带得属灵，但你没有把人带得有用。你固然把人带得属灵了，但你没有把人带得各尽其职。结果，召会中一大堆人属灵，却没有多少建造，原因就在此。

请你们原谅我，很伤心地对你们说一点直的话。我与你们一同事奉，一同作工，我觉得我有我的责任，没有办法不花工夫观察各地的光景，注意你们各人在主面前的情形。你们也许觉得，我既没有到你们那里，也没有和你们有多少谈话或多少接触，你们的事我一点都不懂。其实，我愿意告诉弟兄们，难得有第二个人关心你们的事，比我更深、更厉害的。

我难过的点在这里，同工们在外面，有的人所作的工作，属灵的分量非常差，完全没有下文可说。有的人实在给人一些属灵的帮助，但在他们手里，从来没有成全出一个有用的人。好象人经过他们的手，铁定是不会成器的。对一个好的木匠来说，无论你拿什么样的木头给他，他只要三修、五修，都能作出一个器皿，或者作成一个工具。然而，我们同工的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在那里一直作，从某一方面说，实在也给人属灵的帮助；但所有经过他们的人，都不成器。好比有些木头交在木匠师傅手里，他作来作去，到末了是作成了，这一块作得很光滑，那一块颜色很好看，但拿过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到底是椅子、是凳子、是桌子、还是一张台子？实在什么都不是。这就是不成器。你要一个台子，找不到；要一张椅子，找不到；甚至你想要找一根打人的棍子也找不到。说他没有作，又好象冤枉他，因为这些木头都是给他作过的。这就是最叫我伤痛的事。

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亏缺。骄傲是最愚昧的，我们不该骄傲；我们需要谦卑。一个地方召会摆在我们手中，由我们切、割、刨，作了多少年，结果如何？所以我们不该骄傲，实在的情形该叫我们谦卑。有多少人经我们工作过、接触过、带领过，有多少人从我们手中经过，但到底有几个被我们成全得有用？我们不能怪他们是不成材的材料，或许有的真是，但不都如此。问题不是材料的好坏，乃是我们作得成材不成材。比方用最贵重的木料作一张椅子，虽然浪费，但还是有用。如果用精金、金刚钻作一把椅子，那更是浪费，但也是有用。如果用最差的杂木作一张椅子，同样是有用。这不是什么材料的问题，乃是你有没有成全人。或许我们所碰到这班得救的人都是杂木，都不是好的木料，更没有精金、宝石，但我们还得把他们成全为有用的人。

我们一定要看见，建造召会不是有恩赐的人直接作的；乃是有恩赐的人成全别人，然后主要是由得成全的人直接建造的。按原则，所谓有恩赐的人，是指会作的人。你是一个蒙主恩赐的人，是会作的人；但主不只要你作，主更要你带着别人一同作，成全别人会作。所以，你必须成全别人；否则无法建造召会。

在那些较小的召会中，还看不见这个难处；但在大召会中，这个难处就看得很清楚。以台北市召会为例，无法建造的原因就在此。几千个人分在六七个家里，没有办法建造起来；再分到二十几个小分家里，还是没有办法建造起来。原因何在？就是会成全别人的人太少。自己会作的人虽然相当多，但是这样的人，不会成全别人。召会中需要一班不仅能自己作，并且能把别人教会，成全别人象自己那样会的人。

属灵的事很抽象，所以无法举例，事务的事就很具体，很清楚。事务的处理证明，有的人在大分家里很会作，但不会成全别人；等到分成小家时，由于会作的人不多，就不够分到各家负责，以致事务办得较差。可见成全人，实在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。若是成全出来的人不够，召会就无法建造，人数也定规无法增多；因为人越增多，就会越乱。三五块石头摆在一起，不太需要建造；但如果几百块、几千块甚至几万块摆在一起，就非建造不可，否则就乱成一堆。如果只把这些石头擦得光亮，擦得好看，还是没有用，因为仍然乱成一堆。我们总得为着建造，有一些成全的计划。

今天召会里的材料，不是为着陈列好看，乃是为着建造。建造的人把材料弄得好看，还是其次；能把材料建造起来才是第一。有的同工弟兄姊妹所作的工，最多只是把材料弄得好看一点，从来不懂什么叫作成全别人。然而成全别人，才是真正的建造，才真是作神的同工。

### 今天召会中被成全的人太少

什么叫作成全呢？比方这里需要一张讲台。现在有一堆木头在旁边，我找了一块来，不只把它磨亮、磨光、作得好看，还要看这块材料够资格作什么。若是可以作讲台的一只脚，我就要想办法“成全”它，使它刚好成为一只脚。然后再找一块来作，同样的工要作四次。因着这四只脚不是拿来就刚刚好，有的长一点，你还得设法截短；有的粗一点，你还得设法磨细；有的表面不平，你也得设法磨平。这就是成全，使其成为有用的，能建造的。结果，你不仅是把木头弄得好看，更将木头成全为一块可用的材料，这样作台子就有希望了。

等到台子作好了，你就看见本来堆在一起的木头，经过建造，摆在那里一点也不妨碍了。桌子、椅子等，原则都是一样。等到所有木头都作成材，都成了家具摆在那里，就有条有理，有秩有序的，各有各的用处。大家坐在那里，你坐你的凳子，我坐我的椅子，他用他的台子。各尽功用，各安其位；这就是建造。若是这些木头没有建造起来，统统堆在那里，对我们不仅没有用处，反而成为妨碍，因为连走路都成问题；结果，那些木头再好看也没有用。

要让召会有出路，你我就不能固执，以为只要带领圣徒属灵就够。不，圣经明说召会要建造，并且要建造起来。林前十二章明说，在身体上要配搭（14~27）。不错，我们的确需要带领人追求属灵，这是根本问题。好比你取来一块木料，先要把它刨光、磨平，因为粗糙、不平的，还不能拿来就用。然而，仅仅刨光、磨平是不够的，还得要有正确的尺寸。这意思是，你还得要有眼光，看这块是够用作什么用途，该怎么来成全它。这是正确带领的路。

我们若都这样作过一段时间，就会看见圣徒一个个都被成全了。如果已过六个大分家，招待入座的秩序能维持得好；那么现在分成二十九个分家，经过半年，也应该作得同样好，甚至比原来的更好，因为人数少更容易维持。

以探望为例，目前仍然只有少数人在作探望的工作。你们年年探望，一年过一年地探望，却不能产生出更多会探望的人。这意思是，你们会探望，却没有成全别人会探望。按比例计算，召会有五百人时，只需要一百人会探望；现在召会繁增为二千人了，至少应该有三四百人会探望。原来是一百，现在要变作三四百，这要从哪里产生？就是从这一百个会探望的人产生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仅自己探望，还得成全其他人也会探望；每个人带出二三位，就能产生出三四百位来。所以弟兄们，要让召会有出路，你我不能一直一成不变。我们要谦卑，要肯学。即使我们会作了，还得承认有些方面仍然是不会。

骄傲是愚昧。我们该学习谦卑，敏而好学。我们即使能带领人有属灵的长进，能带领人有一些属灵的分量，能带领人更有基督的身量，我们还得承认，我们也不过只会作那一面，我们还得学习其他一面，还得学怎样成全别人。无论是同工弟兄，或是同工姊妹，盼望我们众人都要问自己：“人在我的手中经过一段时间，有没有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？我因着蒙怜悯而会作的那一点，有没有成全在别人身上？”

已过我曾在长老聚会中，很重地说，如果在六个大分家时期，招待能作得好，分成二十九个分家，也应该作得同样好。若是没有作得同样好，就表明已过在六个大分家里会作招待的人，没有成全到别人。如果他们肯成全别人，经过半年，现在二十九个分家里，每一分家都会有人在那里，好好负责招待的事。事务方面是这样，属灵方面更是如此。少有人被成全的结果，大家只求有一个聚会就可以；至于聚会里能真正供应出来的实在是少。归根结底，就因为被成全的人太少了。我们实在需要谦卑，要学会作主的工作。以台北市召会而论，有三十九位全时间者，长老们也有十二位。这将近五十位的弟兄姊妹，若肯改一点观念，学习作工时采用上好的作法，不仅自己在那里事奉，也一直操练成全别人，那么至今，这二十九个分家，就不会如此贫弱。若是这四五十个人往后观念还不转，依然故我，象已往几年的作法，那么台北这个大召会，定规被弄得没有建造。

### **必须学习成全人，产生出人来**

所以每一位同工，一定要在各方面有够多的学习。这是我愿意向你们建议的，总有一些方面是你必须花工夫学习的。不管你能供应基督多少，能叫人得着基督的身量有多少，那是一面；你总必须学习成全人，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器皿。你总要成全别人，产生出人来。你成全别人有多少，召会得着建造就有多少。不然，有多少人得救，就有多少荒废无用的人；越多人进来，就越多荒废堆积

的材料。若是我们能更多地成全人，把人依其度量地建造在召会里，也就是使每个人，都被成全到他们该站的地位上，在那里尽他们的职分；这样，即使召会再大，也丝毫不会觉得乱。所以请记住，被成全才是真正的被建造。比方会所里有这么多的木头，却没有一块妨碍人的，乃是块块各尽其用；你就是再多拿一堆来也无所谓，因为立刻就能被建造起来。

若是那些凳子的材料都没有被建造起来，都堆在房间里，无论谁进来，都没法作事情。台北这么大的地方召会，几乎遭遇一个危险，就是到一个地步，人一直进来，却没有法子作什么事。这就是因为人一直加多，被成全的人却不多；分家分得多，但被成全的人不见得那么多。这是我们同工和长老的责任。我们要谦卑，要承认我们还有许多要学的功课；我们还是相当不会作。我们还得学一点作法，能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，成全别人起来建造。

在正当情形下，各地的同工们，若是在一地作过一段时间后离开，那里应该留下一个很强的事奉才对。如果同工们离开，那个地方就塌下去，这就证明同工们在那里所作的有问题；有相当的工作，其实是代替了别人，而不是成全别人。

盼望我们众人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二节的价值。这两节说，基督所赐下的，有使徒，有申言者，有传福音者，有牧人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使他们能作职事的工作，由他们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不是那些有恩赐的人直接建造，乃是那些有恩赐的人，成全出圣徒；然后这些被成全的圣徒，尽他们的职分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才是召会中实在的建造。我们成全人有多少，建造人就有多少。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作了许多，却没有成全出人，我们在那里就不是建造召会，召会就还是一片荒凉；因为等到我们一离开，召会必定叫苦连天，毫无办法。那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败。

**成全人就是建造**

盼望弟兄们在这一点上有感觉，在这一点上改自己，有新的学习。你们一定要看见，建造召会的步骤，主要的关键，就在于你能学习成全别人。你自己会这样作，肯这样作，也实在这样作了；这是宝贵的。然而，你若不能带着别人作，教导别人作，成全别人同样地作，那就是美中不足。我们总该再加上一点，不只自己会，还要带着别人会，教导别人会，成全别人会。这就能使召会得着建造。

现在各地召会都有这个急迫的需要，尤其是象台北、高雄这些大的地方召会，最需要这个。不然，得救的人一再加进来，往下就很难作；因为人一直加多，却没有什么建造。我们不能光靠“分家”的办法。现在台北分成二十九个小家，这个试验已经证实，倚靠分家仍然不够，还得倚靠更多的人被成全起来。被成全的人如果不够，只一味地分家，分到后来就会荒凉。

因着被成全的人不够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积极着手，预备成全人。即使在较小的地方，同工们也得积极按这原则行。总要成全别人，产生出人。一面我自己作，一面我成全别人作。不是仅仅叫人作而我不作，乃是我不仅作，并且作更多；但最重要的，乃是成全人。并且也不是只有我自己作，不让别人作；即使他们不会作，还得要他们作，目的是为着成全他们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，必定会有实际的果效。不仅如此，当我们去成全别人时，有许多的功课，我们自然会学到；有许多事会逼我们到主面前。比方接触主，享受主；当我们去成全别人时，有许多事会逼着我们非去接触主，享受主不可。这实在是与我们有益的。

## 第四篇 成全圣徒达到长成的人，并服元首权柄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所有为主作工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所作的若不是成全人，而是相当的取代了别人，定规叫召会不能得着建造。成全才是建造。成全的意思是，不仅你一个人一直作，乃是除了你一个人作，还要带着别人作，也教导别人作；并且你作的目的和目标，就是要把别人成全到能顶替你。开头是你作，但作来作去，别人也能作，并且作得和你一样好，甚至比你更好。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个交替；开头是你作，作来作去变成他作。作到他能作时，你就可以放手离开。这话说起来简单，但那个原则很重要：这样作的结果，就是建造召会。我在各面观察，我们一同作工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一面上，还差得很远。换句话说，能一面自己作，一面又成全别人来作的成分很少。

### 无论怎么作工，总要成全人

我们需要衡量各方面的情形。有的人可能在一个地方多留一些时候，有的人应该在各处走一走。这里的意思是：我们必须看见，无论我们留也好，走也好，目的乃是成全别人。有的弟兄或许会说，“我们所有的工作既是工作，当然就是成全别人。”话虽如此，连公会的牧师、传道，也说他们在那里作工是成全别人。不过他们的成全，与我们所说的成全不同。这里所说的成全，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里的“成全”，是叫别人被成全之后，能有分于职事的工作，建造召会；并不是基督教里一般所说，那个造就的成全。可以说，在今日的基督教中，好些人得到牧师、传道的造就，但认真说，他们没有得到成全。我们所说的成全，不仅是一点的造就，乃是超过造就，带有一种建造的成分。

## 成全不仅是造就，乃是建造

盼望弟兄姊妹注意，所有国语和合本圣经里的“造就”一辞，都没有翻得准确，乃是“半路凉亭”的翻译。准确的翻译，应该译为“建造”。这个字是从“建筑”这个名词演变出来的动词形式；也就是说，“建造”的字根就是建筑物。林前十四章四节说，“……申言的，乃是建造召会。”和合本译为：“作先知讲道的，乃是造就教会。”以中文字说，“造就”的意思即弄得好看；本来不太好，经过造就，就弄得好看一点。这当然也有成材的意思。然而在原文里，“建造”的意思不仅是弄得好看，使之成材，更是说将其建造上去。比方这里有块木头，你不只把它弄得好看、光滑，也不仅把它弄得成材；你还得把它建造在这房子上，或者作栋梁，或者作一个木柜，或者作一根柱子，你总要把它建造上去才可以。这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的“成全”。

我们曾经说过，最好不要再用“造就聚会”一辞，而改用“建造聚会”。因为我们不只是在造就；雕刻木石、宝石的，才叫造就。雕刻好了，也就是造就好了，不过是摆在那里给大家欣赏。这只是“半路凉亭”的工作。在基督教里，无论是开布道会、复兴会或是什么查经会，多半是“半路凉亭”的工作，都只是在那里造就人，把人弄得很好看。这种工作没有多少成全，更没有什么建造。结果，有的基督徒受到许多属灵的造就，看起来很美丽，很好看；但一点也没有被建造。比方一块宝石经过雕刻，变得很美丽，可以供人欣赏；但以建筑物来说，一点也无法把它建造进去。有些人在召会中，在整个基督教里，作一个被欣赏的人物是够资格，但他没有办法和别人配搭起来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。他作不到，他只能作一个独善其身、美丽、供人欣赏的基督徒，却不能作一个与别人一同配搭事奉，一同尽功用，而被建造起来的人。

所以，“造就”和“建造”大有分别。今天我们所说的“成全”，并不是造就的成全，乃是建造的成全。我们并不盼望到任何一个分家，只看见一个个属灵的弟兄姊妹；我们乃是盼望任何一个分家，都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建造起来的、是被成全的，能在那里尽他们那一分的功用。这一个作法，我们学得还不够多。

千万不要把这些话领会成组织的，大家都学组织的办法，把这二十九个分家，好好组织、编组起来。那不是我们的意思；那样作是虚空的，并非建造的工作。我们乃是说，我们在各地或者在各分家的工作，若是我们在主面前有学习，并且真的会作，那么当我们在那里作的时候，就能把人成全到一个地步，是被建造起来的；个个圣徒都有自己一分的职责，也都能显出一分功用，同时都能和别人配搭起来。这一个才能叫召会有发展、能扩展，才能叫召会在一个地方上，应付主多方面的需要。

若是要传福音，这个地方召会定规能传福音；传福音之后，有人得救了，这个地方召会定规能托住、牧养、看顾那些新得救的人。同时，在这里实在有一个身体的彰显，使那些想要学习事奉的人，能配搭在其中；这也是一个神的家，叫一切属神的人，有家可归。这些功用是从浅处说的，当然还有更深的。这些功用，完全是由于这个地方上，有一班弟兄姊妹经过好的成全，而有被建造起来的光景。所以，千万不要轻看“建造”与“成全”这件事。

### **配搭、建造带进祝福**

我们应当承认，在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属灵大汉；我们个个都是无名小卒。若是把我们所有的，拿出来和别人比，恐怕都算不得什么。从祝福一面看，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不满意，不满意于我们的光景。我们的确觉得我们不够，这个不够、那个不够，这个不形、那个不形，以致不能让神更多地祝福。然而，从另一面看，比较来说，我们能明显看见，在我们中间所留下的祝福，比任何一班基督徒都多。

以台北市召会为例，虽然各分家都是软弱的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终归分了二十九个家，有许多弟兄姊妹经常在这里聚会、事奉。譬如我们有一次特别聚会，昨天才通知出去，今天就可以有二千多人到会。许多团体作广告，用尽各样的方法，到末了或许只能来二三百人。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祝福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因为我们属灵大汉，或什么有名的传道人；乃是因为我们有一点在身体里配搭、建造的成分。如果把中间配搭、建造的成分减去，我们的光景定规比别人荒凉。

我们所以有一点祝福，乃在于我们一向注意配搭、建造的事。用简单的话说，就是这一点的配搭、建造，能让神大大祝福我们。我们一直要看见，有这件事在这里，总是托住神的祝福。我说这话，乃是要列举现实的情形给大家看，以加强众人的感觉。我实在担心，同工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态度，以为只要有生命树，就可以了。岂知这是不够的；就如最好的酱油，也要放在好的瓶子里才相配，才能卖得好。

### **立场蒙神祝福，建造留住祝福**

我在主的工作里，最少已经二十五年，亏吃得够多，损也受得够多。因此，什么会是有利的，什么会是吃亏的，即使事情还没有到我这里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那个风头一来，我闻一闻就知道。比方去年春天，史弟兄在这里，我就深知有一个大的亏损会来到，所以就尽所能地要防止事件发生。我绝对承认，在史弟兄身上有一分属灵的分量，不要说在今天地上的人中，很难找到有他那一分属灵分量的人，即使是二千年来，召会中都不大容易找到这样的人。正因为他那一分是那样的多，倪弟兄和我们几个人，三十年来一直欣赏他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。他那一分相当属灵，是毫无问题的；但三十年来，我们在他旁边观察，一直有个问号，不知道他这个人与基督的身体配合得当不得当。

宝贝与瓦器必须相配才可以。好比酱油品质好没有问题，但装酱油的瓶子也得有讲究。因这缘故，去年我们才着重地花一点工夫，说起立场的问题。然后这一次，我才觉得需要再简要地提起建造召会的问题。我们若是不能有一个准确的立场，也没有适当的建造，那我们所作的，有一天都会全数漏光；同时，神的祝福也必定留下不多。这是不可以的；所以，我们必须两面相配。

我们若是有一个存心，想在基督教中独树一帜，成为一个宗派，那是可咒可诅的，在主面前是永远不蒙祝福的。或者我们在这里，一直和别人闹意见，一直要和人有所分别；那更是可咒可诅。然而另一面，我们必须看见，在今天这个召会紊乱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找出一条合式的路，好摸着神的祝福；也要找出一个合式的立场，好把神的祝福留在那个立场里；同时更要找出一条路，使在这立场上的人得到建造，使神的祝福留在这里而不漏掉。

我们无法改变整个基督教的光景；神许可这个紊乱的光景存在，我们没法改变。我们若是有一个存心要改，就是最愚昧的。然而另一面，你我既要学习跟随主，活在祂面前，能让祂使用，就必须找出一条路，找到一个立场，找到建造的方法，好使我们所认识、所经历、所带来的一点祝福，有路、有立场，也有存留的地方。不然，我们就真象猴子打枣子一样，枣子一直打下来，结果却一直给别人捡去；等枣子打完，猴子从树上爬下来，地上的枣子也没有了。枣子都是它打的，但都被别人捡走了；最后地上光光的，它一颗也得不到。

我们不能再作同样的傻事。我们在这里一直作，好象从井里打水一样，一桶一桶地将水从井里打上来。如果辛苦打上来，就往地上一倒，水又流回地里去了。因此，我们总得思考，怎样找出一条路，能带进祝福，又怎样有一个立场，能托住祝福，并且怎样能有一个建造，来保存这一个祝福。

神在我们中间，的确有一点祝福的光景；我们必须承认，这与我们所走的路和立场有关，与我们平日的配搭事奉也有关。大家可以推想，如果把我们的路、立场以及我们平日的配搭事奉完全减去，我们这些年在这里所作的，到今天会有什么结果？再从另一面看，如果我们这些年一直作到现在，那个建造的成分和配搭事奉的情形，都比今天还要强，今天我们到会的人数最少该有五千。

虽然我们并不注重工作的结果；但从另一面说，若是这些日子所释放的信息，能有五千人听见，岂不比只有二千人听见更好？假设若能有一万人听见，那更是好得太多了。我们注重兴隆发达是不该，但叫神的话能够好好地、多而又多地传扬出去，总是应该。不过，怎样才能托住这许多的人，乃是最重要的。现在我们中间受浸了許多人，有名可数的恐怕七千多，将近八千；召开特别聚会时，好象来参加的已经很多，却不过仅是四分之一强。从这个比例看，说出我们的配搭、建造还是软弱。如果我们的配搭、建造刚强，平常有名可数的有七千多位弟兄姊妹，那么召开大特会时，最少该有三分之二，有五千多人到会。可见，我们的配搭还是软弱，我们中间建造的成分仍然欠缺。

虽然和外面比较起来，我们是有一点神的祝福；但从我们本身的数字看，这个比例却显出我们的软弱、不够。从一面看，我们所以有神的祝福，乃是因为别人没有这一点的配搭，而我们有；虽然好象拖拖拉拉的，但至少还有配搭。正因为别人一点配搭也没有，所以没有神的祝福；我们所以还有一点神的祝福，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一点微小、软弱的配搭、建造。这是我们必须感谢的。

## 成全圣徒作职事的工作

我们要看见，作工是多面的；任何事都不是单面的。比方一栋房子，不能四面都是墙而不开窗，也不能每一面都开门或开窗；即使开窗，也不能都开扇窗或都装门窗，乃需要多方面考量。这在盖房子之初，就要规划好，哪里要作门窗，哪里要装窗扇。该关的地方要关，该开的地方要开；有的地方要装明玻璃，有的地方要装暗玻璃；这都不是那么简单。在工作上也是这样，千万不要以为只要带领得属灵就可以。不错，属灵是需要的；但还必须有一面的配合。最明显的一个大配合，就是成全圣徒，作职事的工作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再也没有一个配合，比这个更大的。

如果我从头一天作工起，只是我自己个人作，一点也不成全别人作，请问至今会有什么后果？充其量不过是三五十个人，给我带得属灵罢了。然而这些属灵，至终会变作属灵的古董。我带这三五十个人，把他们带得非常美丽、非常属灵，这在开展览会时很有用。如果今天有基督教展览会，或工作成绩展览，恐怕我雕刻出来的珠宝、玉器，摆在那里都是最好的。然而，这用在开展览会是可以的，但论到用处却一点也没有；所以，我没有那么作。

我们在开头采取的作法，就是成全别人。若是开展览会，这些都摆不出去，因为我们没有可以提供展览的。我们所有的，都是一些东拼西凑的破材料。然而，从另一面说，我们要感谢主，破材料虽没有什么好看，但东拼西凑在一起的结果，却有几千人蒙恩，在这里学习事奉主，学习带进恩典。这个原则是对的。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原则。这不是我们轻忽属灵；我们不轻忽属灵，但我们要一直抓住这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在这里每作一点，都得成全别人一点。我们不作则已，只要作一点，就得成全别人一点。恩赐的大小，认识的多少，虽然有分别，但我们必须在原则上抓牢，凡我们所会作的，都要叫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会作。

我再说，恩赐有大小之别，认识有深浅的不同，但在原则上，绝不可以只有你会作，而你所带领的弟兄姊妹都不懂你所作的。这是不应该的。在原则上，你总要作到一个地步，凡你所会作的，你所带领的弟兄姊妹多少也都会作。至于他们的恩赐不如你，认识得不如你深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在原则上，你总得作到一个地步，象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凡关乎神旨意的，总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（徒二十 27）。凡你所知道的，都给他们知道；凡你所能作的，都教导他们作。你能作什么，也要叫他们能作什么；你没有任何的保留，巴不得他们都能知道，巴不得他们比你还要会作，并且作得更多。这个是成全别人。你我作工，一直要抓牢这个原则，就是要成全别人。结果，你必能看见召会的建造。

召会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便可以走开。这个召会有你在，是多有一分帮助，但没有你，最多只差你这一分，并不差别的。你在这里，召会有事奉，你不在这里，召会也有事奉；绝不会因着你走了，这里就没有这个召会，事奉就维持不下去。因着没有牧师，作礼拜的人也没有了，那是基督教里的光景；你我今天在这里作一点点工，绝不能是这样。即使你走开了，还有一个刚强的召会，一个刚强的事奉在那里，这才是对的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。

这会逼着我们学一点新的作法，改一点老旧的作法。我们绝不能认为，仅仅带人得救，带人爱主就满足了。我们必须抓牢一个原则，在这些带人得救、爱主的工作里，随时随地抓住机会，把我们所会的，都作到受带领的弟兄姊妹身上，使他们得成全，使他们成器；不仅如此，还要把他们一个个带到他们所该在的地位上。这就是建造他们。你不只叫自己成器，叫他们有用，还要叫他们能和别人一同配搭事奉。那么你在那里，就真是我们的同工，作了美好的工作；主在你所作工的地方，才实实在在地得着了一个器皿。那个器皿比你一个人的大，所能盛装的也比你单个人要多，用处更是比你还多。

那个属灵的后果，以及所带来的祝福，乃是无可限量的。你只是你一个人，但那是一个召会；不过那个召会是因着你而有的，是你在那里一直成全别人而有的。你我一直要看见这个原则，学习这个新的作法。

### **成全人长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，服元首的权柄。**

我们要来看以弗所四章，说到要用什么建造。以弗所四章十三节，很清楚说到这一种的建造，乃是要叫我们众人达到信仰上的一，达到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以至于我们中间满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这使我们看见，我们在这样成全别人时，乃是一直要叫人里面认识神的儿子，叫人里面基督的身量能加增。不错，你是去成全人；但你是用什么成全？简单地说，乃是用生命树，用活的神，用复活的神，用基督，用神的儿子。

因此，你我对于生命树的认识和经历，是没有法子缺少的。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经历生命树，没有呼吸活的神，没有取用基督的丰盛，不认识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这些建造别人。不是你讲多少道给他们听，乃是你把基督的丰富分给他们有多少，给他们吃生命树有多少，带他们呼吸神有多少，叫他们认识神的儿子有多少。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有基本的经历；否则，你怎能带领别人认识，又怎能带领别人享受？这是很自然的。十五节接着说，我们还要把人，包括自己在内，都带到一个地步，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是一个生命的问题，也是一个权柄的问题。“长到祂……里面”，指明这是一个生命问题；“长到……元首基督里面”，指明这是一个权柄问题。在一切事上，就是指在一切生活的事上，你我这个人都是活在基督里，都是呼吸神，都是吃生命树，都是在享受神的儿子。从前你是在祂之外；得救以后，或许曾多次在祂里面，但还有某些事，你是在祂之外；现在你还需要在那些事上，长到祂里面。这就是长进。

在那些事上，你要再呼吸祂、吃祂、喝祂、享受祂。结果，你在什么事上长到祂里面，就在什么事上服在祂的权柄之下。因为你所长到里面去的这一位，乃是元首，是你的头。总之，我们的工作，要完全根据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经历。我们总要学习享受神，吸取祂，活在祂的生命里，享受祂的丰富。在一件又一件事上，因着这样长到祂里面，我们就服在元首作头的权柄之下。因着我们这样一件又一件地，把事情带到元首的管治之下，带到头的权柄之下，所以当我们去作工，去成全别人、带领别人、建造别人时，就自然地带领他们在一件又一件的事上，长到神里面，享受神，吸取神。在每一件事上都与神联结，自然就将每一件事都带到头的权柄之下，服元首的权柄。这才是我们该作的工作。

我们的工作乃是要成全人，使人得着建造，能尽他的功用与职责。然而里面那个成分，那个内容，完全是神自己、神的儿子、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，完全是元首的生命和权柄。这一个结果，才叫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

我们在各地事奉的弟兄姊妹，该有一个感觉，在我们的事奉、工作里，必须有这些成分。有这些成分，才是作厉害的工作，才是真正作了一点扎实的工作。千万不要以为，能带许多人得救，就满意了，自满了。不要以为只要有一班人在那里聚会，只要自己能讲几篇好道，并且讲得很有味道，叫别人听了很得供应，就满意了；或者能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同心合意，彼此相爱，热切追求，同心事奉，就满意了。这都还不够，这不过是基督教里平常、一般的好观念而已。我们如果以这些为满意，是不可以的。

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工作的内容，乃是叫人享受神，认识神的儿子，长成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；在一件件事上，把人带到基督元首的生命与权柄里。我们要有这样重、这样厉害的看见才可以。同时，在这个工作外面，我们要采取一个作法，一个方针，就是成全别人，建造别人。凡经过我们作工的地方，不仅有人在那里懂得怎样吸取神、享受神、达到这个长成的人里，在一件件事上摸着祂的生命，服在祂的权柄之下；并且在那里还有相当的人，被我们成全过、建造过，能有一个建造产生，就是召会，在那里作大家的供应，能在爱里把身体建造起来。

这样，无论我们在那里也好，不在那里也好，那里总有一个东西，里面满了神，满了神的儿子，满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，满了元首的生命和权柄。同时在外边，也有一个好的配搭，有好些人都是被成全过、建造过的，能尽其功用，作职事的工作，继续不断地建造基督的身体。那么我们就是留在那里也好，即便被提或离开也好，都没有关系，这个召会还能继续建造。这是我们应该作的工。

故此，我们必须脱离那些老旧的光景和观念。有时，我们会有一个旧观念，以为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工场，好象这个召会就是我们个人的事业。这些观念统统要脱离。没有一个地方是个人的工场，也没有一个召会是自己的事业。当然，也可以说都是。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作工；你所作的工，内容必须是要叫人得着神，带人能在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里，呼吸神自己，进入基督的生命，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。并且你所作的工作，那个外表乃是成全别人、建造别人。

无论什么地方，经过了你的成全、建造之后，都有里外这两面的结果。到了这时，你在那里也可以，你不在那里也可以；要你留下也可以，要你往外去也可以。总归有一个东西，是经过你工作而建造的，能扎实留在那里。同工们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。若不然，我们有两个可能，不是作坐堂牧师，就是作游形布道家；一直留在那里就是坐堂牧师，跑来跑去就是游形布道家。

我的心可以说天天都在和神办交涉，我对主说，“主，坐堂牧师我不干，游形布道家我也不作。”所以常常有人问我：“李弟兄，你到底作什么？”我说，“我就作我自己那一分。”他继续问：“你的那一分是什么？”我说，“不是坐堂牧师，也不是游形布道家。我就是作我自己那一分。”那一分是什么？用浅显的话说，就是把神分给人，并且成全人，叫人得着建造。坐堂也好，游形布道也好，你若能作这个，说你是坐堂牧师，也不算坐堂牧师，说你是游形布道家，也不是游形布道家。所有的问题都在于，你是把什么作出去，你是怎样作法。如果你是把神作出去，你是在那里使人得成全，那么无论坐堂也好，游形也好，对你而言都不成问题。所有的问题，都在于这一点。

因着我在外面各处观察，里面真是百感交集，有很重的感觉。今天基督教的光景是如此，我们却蒙怜悯，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情形。我们被神带到高山上，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光景；也被带到旷野，看见基督教的局面。相形之下，我的感觉相当深，也相当多。加上我们各地聚会的情形，以及我们各地事奉之人的光景，都在我眼前，我的感觉自然就更重了。

愿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厉害的异象，能超越今天基督教实际的光景，能应付一部分神的需要。如此，我们在这时代里所作的，才能有一点价值。不然，我们没有办法不是牧师，也没有办法不是布道家。只有我们看见一点厉害的东西，才能不作那些低下的，而去作一点超越的。若是如此，你即使“坐堂”，却不是牧师；即使“游形”，也不是布道家；你乃是一个神所设立的执事。今天在地上，你有你的那一分，你就作你的那一分。

盼望我们能看见这两个重点。第一，你总得是一个把神、把基督供应出去的人。第二，你总得是一个一直作工成全别人、建造别人的人。若是你忽略了这两个重点，或忽略任何一个，让我用一句世界的话说，你是一个够不上时代的事奉主者，你不是一个时代的工人；你不过是个传统的传道者，在传统的基督教里作一个传道罢了。我们都要厉害地看见这两个重点：一面，把神、把基督供应出去；一面，所作的每一点都是成全别人、建造别人。

如果我们一直抓牢这两个重点，各地的召会就会有前途，我们的工作也才会有一点分量，才能超越今天这个实际的光景。我们就不会是一班基督教里传统的人物，而是一班真正时代的工人，知道主在这个时代要作什么事，并且是厉害的知道。我们要厉害地在这里，一直把神分给人，带人享受基督的丰富，也一直成全别人、建造别人。没有一个地方经过你我作工，而没有神的成分加多；没有一个地方经过你我作工，而没有留下一个建造，让许多人都在那里被成全、得建造。你能留下一个建造的东西，那就能成为神的一个器皿，能托住神的祝福，带进神的祝福，进而分送神的祝福给别人。这是今天我们所要作的。

愿我们都清楚，主兴起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和人争那些真理上的讲解，或者争一个什么属灵的东西。主兴起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乃是为着这一个。我们都要为此打美好的仗，在这一点上从事属灵的争战。

## 第五篇 召会的治理与话语职事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召会中，话语职事的问题，也就是讲台的问题。已过，我们曾经相当注意弟兄们在话语职事上的操练。经过三年多，将近四年的工夫，我在各处观察，也特别注意这个问题。我里头有个很重的感觉，好些弟兄们在站讲台的事上，还需要相当的操练。这件事实在很难用三言两语说透。表面看，各地的讲台似乎没有多少问题，但经过研究，还是大有问题。我原本盼望在秋季，将事奉的人召聚在一起，专一地来注意治理、建造召会，以及讲台的话语职事等问题。因为在我们中间，尤其台北这个大的地方召会，这两方面都有明显的弱点。一面是召会的建造，关乎召会的治理；一面是话语的供应。这两个明显的软弱，都有急迫的需要。

这两面的软弱，完全是连带且相关的。话语的供应对于召会治理，有非常绝对的关系；要建造一个召会，如果没有相当话语的供应，只靠治理就极为难。各地比较大的召会，特别在南洋以及香港，我们所看见召会中严重的问题，根源都在于这两点：召会的治理或者说召会的建造，以及话语的供应，就是话语职事里讲台的问题。这二者很难区别哪个轻，哪个重；二者应当同等重要，缺了一面都会非常为难。

话语的供应能够产生建造的材料。好比你要建造一栋房子，非有材料不可，没有材料，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没有米，饭是作不出来的；没有建材，房子是造不出来的。我们建造召会的材料，完全是靠话语职事的供应。千万不要以为，有了三千、五千位弟兄姊妹，就有建造召会的材料。

弟兄姊妹的人数越多，若是没有好的话语供应，个个就都成为难处。人越多，难处越多。人越多，并不表示材料越多；材料的多寡，不重在人数，乃重在话语的供应。话语越有供应，弟兄姊妹越成为有用的材料。所以建造召会的材料，是源自于话语的供应。当你在召会中供应大量强的话语，立刻就能看见，召会的建造有了材料。没有这些话语的供应，虽然有一大群的弟兄姊妹，仍会觉得缺少建造召会的材料。有弟兄姊妹却没有材料的原因，就在于缺少话语的供应。话语的供应在建造召会的事上，乃是材料的来源。

以台北市召会为例，人数相当庞大，有几千人，算是一个大的地方召会。所以，在台北事奉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感觉，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到底该怎样建造他们？如果你坐下来，好好把这件事仔细地思想、考量过，你自然会发觉，难处的焦点就是话语的供应弱。因着话语的供应弱，这里有人却没有材料。换句话说，因着话语的供应弱，有许多弟兄姊妹无法成为建造的材料，无法同被建造。他们要成为建造召会的材料，必须有强的话语供应。当强的话语供应到他们里面，就使他们不只是弟兄姊妹，更成为建造召会的材料。

召会的治理可以说是建造的技术。当我们有了材料，并不一定就能建造房子，还要有技术上的讲究，两面都不可或缺。当我们把木头、石头、砖头、水泥、钢骨、玻璃、钢筋等，统统预备好，如果我们的技术不形，画不出设计图，不熟练木工、石工，也不会铁工，那么材料堆在那里，还是造不出东西来。所以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现今急迫的需要，一面是话语的供应，另一面是召会的治理；一个是材料问题，一个是技术问题。

对于召会治理的问题，我们要明白，“治”是一件事，“理”又是一件事。中文里有许多用法，比世界上其他的文字高明。世界上有七八种好文字，中文就是其中之一。中文的特色之一，就是可以将两个不同的字，合成一个辞，这是别的文字所不能及的。我们用“治理”这辞，不是随便用的，有其特别的讲究。什么叫作“治”？治就是把一个地方、一班人，或是一件事，摆在你的权下要你去治服。什么叫作“理”？理就表示那些人与事不只在你的权下，还能被你整理得有秩有序，显出功用。

凡到过香港的人都看见，英国人不只在那里“治”，也是在那里“理”。从香港的路政、交通管制，以及其他许多事情，都可以看见他们不仅有治，也有理。有的地方不通，他们就去疏通；有的坡地太高，他们就把它铲平；有的土地低洼，他们就去填高。譬如，最近他们在九龙城的一个小山，花了几年的工夫，把它完全打平，然后在沿海填出一条飞机跑道。从前飞机在香港机场，起降都有困难，因为机场在山丘之下，稍有雾气都受影响。现在他们把市内一座小山完全铲平，以所铲的土填海，向海发展新的土地。不仅如此，从小山挖出的许多石头，大的也作成一块一块，拿来为着建筑，也有相当的用处。这样一来，最少有三种好处，土填海，石头建筑，小山铲平之后的土地，可作公园，可卖给百姓商家，是最值钱的地方。香港政府因此赚进许多钱，对百姓也很有利益。

以香港为例，是作个比方。治理不仅是去管治，还要整理。一个地方召会在长老们手中，不仅是治，还要加上理。没有治就不能理，因为若是你在那里没有权柄，不在其位，便不谋其政。然而在其位还要谋其政，要一直去“理”。目前，“治”在我们中间不成问题，反而最大的难处是“理”。有时，因着我们不会理，一个大的地方召会，就有了难处。我们在这些信息中，说到要成全别人，就是重在理，理包括的范围很大。

若要一个大的地方召会能好好被建造，就必须有强的话语供应，和相当好的治理。虽然我们只是三言两句，将治理这件事带过，但盼望弟兄们，特别是台北的长老们，以及在各地背负长老责任的人，都必须看见，召会摆在我们手下，只有治不形，还必须理。现在有些地方，几乎只有治的一面，理的一面是荒凉了。举例而言，一场聚会，不论是祷告聚会，还是擘饼聚会，是在长老的管治之下，这个不能说不，但还得要“理”。要看聚会中该启发的有没有启发，该“填平”的有没有“填平”，该补的有没有补。不能只要人服在长老的“治”下，长老对于聚会却没有“理”；聚会内容缺了、空了，长老都不管，错了也让它去，弱了还任凭它。这是不宜的。治与理的这两面，长老都必须注意。

香港原本是个荒凉的岛，没有路，只有山丘和低地，飞机起降困难，车子也不能通行。当香港摆在英国人的治下，英国人就开始理。我们治理召会也是这样，不能只要求一个召会，在长老们手下受管治。我们必须看见，治是为着理。比如，现在有个分家聚会是在长老的治下，但是长老们还得理。比方这里有一个空，长老们就必须填；这里有一个缺，长老们就要补；这里有一个弱点，长老们就该来加强。目前我们这个治是够，但理不够。好比一个家庭，作父母的不能只要孩子在他们的治下，孩子们冬天需要衣服，却不给他们理，早饭也不给他们理；那就是只有治，没有理。

接着正当的情形，理的成分应当远超过治。我们在召会中，有一点治就可以了，大部分应该是理。在这一面，我们都得承认，我们有弱点。然而，我们在基本上的难处和缺乏，还是话语的供应。话语的供应现今是我们中间一个大的问题。我们先要积极地来看话语的职事，话语的供应。

所有各分家的负责人，都当注意话语的供应。以世界的话来说，无论是家庭、社会或国家，都以粮食为首要。所谓民以食为天，形政长官们都相当注意人民的粮食；若是老百姓吃不饱，国家就很难治理。一个家庭中，孩子吃不饱，营养不良，家里就免不了有许多的麻烦和难处。召会里也是一样，若是话语供应贫穷、软弱，弟兄姊妹经常得不着话语供应，他们参加聚会，都是饿着肚子来，也饿着肚子回去，这个饥饿的影响太大，他们定规不会再来。如果每次都空空地来，空空地去，人数一定会减少，人也会退后、消沉，就会发生种种难处。

我们都知道，人一旦营养不足，就会百病丛生。召会里话语的供应一不充足，许多的意见、批评、论断、说法就会进来，产生消极的情形。若是有的话语供应，就能吞灭那些消极的说法。如果没有丰富的供应，来吞灭那些细菌，在召会中什么病都会发生。然而，若是有的丰富且足够的供应，养分进到人的身体里，就会把各种不该有的细菌消灭，身体里的疾病自然会一一消除。

注意身体的疾病，还是消极的一面。在积极方面，身体要有正常的发育，非有营养不可。营养不足的人，身体不能发育。同样的，召会中话语不强，召会没有办法发展，各种功用不能显出，各种需要也不能应付。我们实在需要看见话语供应的重要；召会中话语一强，任何的难处都消除了，任何的需要也都能被应付。所以，消除难处并满足需要，关键完全在于话语的供应。

身体百病消除，是在于得着食物的营养；身体各部分得着充分发育、发展，也是在于食物的营养。食物的营养一缺乏，该有的发育和发展就停顿，侵害人体的细菌也会进来，导致疾病的产生。所以，我们要看见，不吃东西，却一直治病，是没有用处的。若是缺少话语的供应，而一直想要解决召会中的难处，并无作用。召会中的难处，其实并不是难处，乃是因为缺少话语的供应。话语的供应一充足，难处自然没有；话语的供应一充分，那些应该启发、应该发育、应该建立的，自然而然就有了。若是没有话语的供应，所有的就都是要求，并且越要求越达不到。

因此，所有服事话语的人，都需要看见这个重大的关键。召会软弱就是软弱在话语的供应不形；召会贫穷也是贫穷在话语不形；召会有难处，更是难在缺乏话语。召会不能好好建造，是因为缺乏话语，因此没有带进、产生出材料。我说这些话，是要加强大家的感觉。我们服事召会，千万不要怪东怪西，怪弟兄们有这个难处，怪姊妹们有那个情形，长老这样，执事那样，这些都没有用。若是我们真正去检查召会的体质，就会发现这个细菌，那个病菌。为什么这些细菌会进来？就是因为营养不足。召会中有种种不正当的情形，那些光景都是真的，你所评论、批评，甚至定罪、埋怨的，也完全都对；然而追根究底，那个原因就是话语的供应不够，我们给人供应的食物不够多。

作母亲的人若是给孩子们吃得不够，孩子个个面黄肌瘦，自然百病丛生。这时，你不要责怪孩子们，乃要怪你给他们吃得不够。如果你调理得好，营养充足，孩子们定规个个体格健壮。只要你给他们吃得够，吃得充足，营养丰富，就不会生病。这是一个很准确的比方。我们要解决召会的难处，就要忘掉一切，先从话语供应着手。当召会话语的供应丰富一点，强一点，就会有很多维他命和养分，一直供应、传输；结果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切难处就会除去，百病皆消，体质自然强健起来。其中的关键就是话语的供应。

这如同我们中文里有一句话：“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”可见话语的功效，是很厉害的。一句话可以叫人活，也可以叫人死。活与死就在于话语，兴邦或丧邦也在于话语。召会的建立或召会的衰微，都是在于话语。所以，服事话语的弟兄们，都需要确实知道，你们身上的责任重大。若是话语服事得不好，就象招致大祸，实在是罪过；若是话语服事得好，也真是有功。因此，功过都在你们。有一天，我们大家都要站在审判台前负这个责任，向主交账，主会在这件事上质问我们。

话语服事的人需要有一个观念，千万不要埋怨弟兄姊妹不形，埋怨召会不好，乃要百分之百把埋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承认是因着你的话语不形；这是无法推卸的责任。如果你埋怨自己所在地的召会不形，换一个话语强的人，光景立刻改观，这是真正的一言兴邦。我们已往一直责怪弟兄姊妹，那是冤枉他们。如果妈妈一直打孩子，骂孩子面黄肌瘦、骨瘦如柴，认为孩子没有出息，那真是冤枉他。这完全是因为妈妈没有把好的营养，供应给孩子吃。有时，妈妈所供应的食物营养充足，但是味道和药物差不多。

妈妈觉得所预备的食物非常有营养，但孩子吃起来，象吃苦药一样。有时，讲道的人觉得自己讲得很丰富，但大家听了却不得供应。结果，讲的人还在那里责怪他们，骂他们不能领会。岂不知讲者所预备的是苦饭，苦饭怎么吃得下去呢？因此，我们都要学习，先不要说孩子怎样不好，又瘦又弱，乃是要看我们给他们吃的是什么，所供应的食物味道如何。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盼望我们都能明白，并且醒悟过来，各地召会的难处，根源就是在于话语的服事。

今天若是有人传福音，话语释放得当，你就会看见成群的人悔改得救。若是话语释放得不当，就少有人悔改得救。所以话语是关键，其中的差别非常大。不仅对于罪人是如此，在圣徒们中间更是这样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注意话语职事的问题。

我们所提到的话语，自然不是指世界上一般的话，乃是指我们在讲台上供应的话。弟兄们服事讲台的话语，基本上一定要抓牢一个原则，就是讲台上的话必须是神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“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”约翰不是先说“话就是神”，乃是先说“话与神同在”，再说“话就是神”。讲台上的话必须是与神同在，甚至与神同在到一个地步，人能说，接受了这话，就是接受了神。常常我们坐在聚会里听一篇道，从头到尾讲的都不是神，没有神的同在。那样的话就是空的话，有时会变作闲话。弟兄们在讲台上的话，必须叫人看见神。主耶稣说，“赐人生命的乃是灵，……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我们必须看见，每一次话语职事所释放的话，必须是神的发表，也必须是灵，是生命。这就是使徒们写书信的一个原则。

以使徒保罗为例，有时他完全说到自己的话，但甚至他这样说的时候，都觉得神在其中。这是圣经很特别的地方，证明圣经真是神的话。人都怕说自己，但保罗有许多话，都是说他自己，完全说他自己。保罗是一个相当说自己的人，在他的书信里，他说自己比说主耶稣还多。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生在什么地方，但他把自己的出生背景说得非常清楚，这是很奇妙的事。

今天的人不敢说自己，但保罗敢。特别是在哥林多前后书，保罗几乎都在讲他自己。奇妙的是，当你读保罗这些讲他自己的话，却觉得有神在其中，有神出来了。他说他夸口固然无益，但他是不得已的，又说他好象一个愚妄的人自夸。这些话里，既没有提到神，又没有说到主，也没有灵这些字句。然而你读的时候，觉得神在其中，觉得主在保罗的话里面；就是神从这些话里被保罗说出来了。他这些话虽然是说他自己，不是说神，也不是说主，但他的话好象就是神。

所以，不是你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用“主啊、神啊”，就有主，就有神。保罗说了那么多关于他自己的话，里头却满了神的成分、主的成分。你读那些话，虽然是叫你明白保罗的事，其实更是叫你听到并摸着主自己。因此，他那些话就是神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其中的讲究到底在哪里？如果要我们所有的话是神、是灵、是生命，这些话必定要从神那里经过，也必定要在神里面有过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们服事话语时，永远没有办法仅仅只是采取参考书里的东西，那是形不通的。所有仅仅只是采取参考书的东西，用在讲台的话语上，都是没有在神里面有过故事，也没有从神那里经过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参考书一点也没用，更不是说参考书一点也不可。我乃是说，当你释放话语时，你的话语必须从神里面经过，必须在神里面有过故事。你话语里基本的东西，都该是在神里头有过故事，是从神经过的。

那么参考书的用处在哪里呢？有些好的、上等的参考书，里头的确有一些光。比如慕安得烈所著《基督的灵》，因着他这个人实在得着亮光，看见住在基督里的真理，并且几乎可以说，那是在他之前的人所没有摸着的，他所写的这本书，在我们手中，就很有参考的价值。然而，你读的时候，不能单纯地把它当作参考书，因为你是要讲给别人听，所以你还得从神经过。如果你仅仅拿来参考是不行的，那好象变作贩卖物品一样；因为你没有从神经过，没有从神里面出来的故事。这并不是说，你不可以读这些书，你实在需要读，但是读的时候，不是要照着讲，乃是要将书里所说的，就是作者所看见、所经历的，带到神面前，成为你的看见，你的经历。你必须看见作者所看见的，经历他所经历的。这样，那些书的价值，才不只是参考书。你读参考书，是为着能从别人所看见的得以看见，借着别人所经历的得以经历。等到别人所看见的成为你的看见，别人的经历成为你的经历，这就变作在神里头的一个故事，变作从神经过的一个东西。这是读参考书的第一个用处。

读参考书的另一用处，乃是为着辞句上的讲究。有些辞句我们在翻译上不敢断定，不能决断，因为对于原文的了解不够透彻，对字义也不甚明了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找一些参考书，因为别人在文学上的修养比我们深，也比我们有见地。这一方面参考书的用处相当大，我们可以用，也必须用。然而请记住，当我们使用时，那并不是我们的话语，不过是我们找来的一些发表辞句罢了，是关于辞句上的一点讲究。

参考书的第三个用处是为着发表，借着读参考书，得着一些别人所使用好的发表。许多时候，以参考书的发表作参考，有抛砖引玉的效果；其中所有的“砖头”，在我们参考以后，反能引出“玉”来。所以，不要呆板地接受所有内容。比方，盖恩夫人说到“丧失在神里面”，那是不得了的话；但你再进一步考量，就会发现那个话不够高明。她所说的意思，不是丧失在神里面，乃是融化在神里面，调和在神里面。若说我这个人丧失在祂里面，我这个人就没有了；但从我们的经历来说，并不是丧失，乃是调和。因此，参考书的作用，仅供参考就是，无须依样画葫芦，完全照样引用。乃是当你参考时，那些书会启发你的辞句，启发你的发表。

你好比一个作战司令，没有参谋的意见作参考，高明的见地不会出来。有时参谋一发表意见，他所提的虽非高明之见，但可能会将你里面更高的见地引出来。我们若是不读一点书，不参考一点东西，只凭自己在那里思考，产生不出高明的东西。乃是借着参考别人的东西，才能产生更高明的见地。

另一面，这些东西不能在即将讲道时才寻找，乃要在平日就多方浏览。今天看一点，明天看一点，积少成多。譬如讲人与神的交通，有慕安得烈的书、盖恩夫人的书、宾路易师母的书，各有特色。我们不能等到要讲一篇相关的道，才找这些参考；乃是平常有空闲、得便的时候，就要浏览，将这些东西储存在里头。等到有一天要讲“与神交通”的时候，因着已经参考过他们的信息，里面就有一个印象，有一个底子，可以利用他们作研讨的资料，却不是照着他们所说的讲。这就是他们抛砖，我们引玉。参考书应该这样来使用。

第四，使用参考书时，绝对要避免落入解经。千万不要觉得，因着某个人在圣经中的一节讲得很好，就可以拿来使用；那不是话语职事的话，因为没有从神经过，没有神的灵的故事，不过是把人的讲解拿来用。这样的用法，不仅平常讲道时不宜，就连带大家读圣经时，也不能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讲台上所释放的话语，必须是从神经过，也必须是在神里头的一个故事。在圣经的亮光上，我们可以从别人得启发；在圣经的辞句上，我们可以参考别人；在字义、字句的断定上，我们可以得着别人的帮助；但话语本身，必须是在神里头的一个故事，必须从神经过。你所释放出来的话，必须是灵，是生命，只不过在发表上，可以借助于别人，却不一定百分之百拿别人的来用；乃要经过研讨、切磋，这样，你就比他更进步、更高明。

我从达秘先生得着莫大的帮助；其中有一句话，相信是基督教里很大的一句话。当然，或许有人会觉得那是很小的话。但在我看，是基督教里太大的话，两千年来没有第二个人，会说这样一句话。他说，“诗篇就是神的圣民在神面前，一些感觉和感想的发表。”我相信，大多数人听到这句话都觉得很平常。在达秘的圣经略解里，诗篇占了很长的篇幅，从第一篇到第一百五篇，都下了注解，里头有许多重要的话。然而，我读的时候，觉得那些算不得什么。独有这一句话，两千年来没有人这样说。什么叫作诗篇呢？诗篇就是神的圣民在神面前，一些感觉的发表。这句话实在给我莫大的帮助，使我将全本诗篇解开，那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。

在一九五六年的生命读经训练里，我在解释诗篇时，对达秘的观点，反驳得很厉害，并不赞同他的解释。达秘把第一篇里，那个昼夜默想耶和律法的人，讲作是基督；我不能赞同这个讲法。那完全是个敬虔的圣民，以律法为背景，在神面前说的话。到了第二篇，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借着神的灵从他里面说出相反的话，不再把律法看得那么重，乃是看重神的儿子。在见解上，我一点都不同意达秘所说的。然而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达秘在原则上读出一些东西，就如这句话：诗篇是一班神的圣民在神面前感觉的发表。至于这个发表里的内容，则是有很大的讲究。所以，若要使用参考书，要能限于这样的用法，不要照单全收，因为过分倚靠是有问题的。即使是慕安得烈所讲的“基督的灵”，如果你全数拿来用，也会成为死的字句。你在台上所释放的话，必须是从神经过的，也是在神里头的一个故事。

在亮光上，我们可以得着别人的启发；在辞句和发表上，可以得着别人的帮助，但绝对不能把别人的东西，拿来当作自己的话。这个完全形不通。我们所释放出来的话，必须是经过神的，必须是在神里头的故事。许多参考书的用处，还在于我们会用；若是不会用，就会被引到树林里，其中充满了善恶知识树。或许你觉得那许多树都是好东西，但事实上，那可能全数是结知识树的果子。如果你有创世记二章那个异象的控制，并且会用参考书，不受它们的害，你就知道其中都是知识树，充满各种说法。

总之，司令官必须有一个很高明的断案，断明参考书的用处在哪里。若没有那些参考书，有些感想引不出来；借着参考书里许多的“参谋”，有些感想才能产生。有时，你要讲一篇道，事前和一位小弟兄有交通，即使他胡言乱语，末了反而引出你更高明的话。他可能说，你讲得真不错，我实在得着你的帮助。

其实你心里想，若非先前听他胡言乱语，你还讲不出来，是他帮了你的忙。因此，你千万不要把参谋所讲的，完全采形，不能完全跟着走，那会引领你到善恶知识树的树林里。你可以利用那些书，作个参考，但不是全数拿来使用。

两千年来召会中解经的书，对我们的帮助不大。如果有帮助，仅止于参考的价值而已。许多解经书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一面，很难得找到一本是给人生命树的。我们都承认，在弟兄们中，除了达秘之外，格兰特在美国是个相当大的解经家，他所著《数字圣经》，其中所解明的，还是许多善恶知识树；但不重在善恶的一面，乃重在知识的一面。这并不是说，他的东西一点益处都没有；乃是说，那些参考书有没有益处，完全在于你如何使用。简单地说，那些书你可以稍为利用，不能完全采用。你若是全数采用，产生的结果必定不是生命。我们必须抓牢一个原则，当我们释放话语时，必须是灵，是生命。你能抓牢这一点，才可以使用那些参考书。

有的人喜欢使用圣经手册，讲些历史、地理的东西，那并不值得。你们读经，若过分注意圣经手册的东西，我就要替你们说，“祸哉，你们灭亡了。”你们根据那些书，给神的儿女什么东西呢？那要比路加十五章的浪子以吃豆荚充饥都不如，丝毫没有用处。有的弟兄说，因着我们不知道圣经的背景，比方不知道以弗所书的背景和地点，我们读一读圣经手册就知道，以弗所书是怎么写成的，以弗所城是在哪里，其中有多少人口等。然而，请问这些是什么呢？那不过是善恶知识树。你一吃，眼睛就明亮，却一点不叫你摸着神。你不知道这个，不知道那个，一点都没有亏损。你知道了反而有亏损，因为等你在讲台上讲以弗所书时，你所告诉众人的，就是以弗所城有多大，人口有多少。那些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这些事情我们必须知道，神在祂的话语里，就会替我们写出来。

祂没有写的，我们何必去要？你可能全数不知道以弗所书是怎么写出来的，是写给什么人的，但你却能供应圣徒：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，借着祂的灵，用大能使圣徒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借着信，安家在他们心里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使他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你讲的时候，或许多发表了一些，甚至可能连发表都糊涂了，但那都无所谓。你只要传输：基督借着信，要安家在圣徒里面，并且神一切的丰满要充满圣徒，甚至使他们成为神的丰满。然后接着说，神能照着运形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你这样传讲以弗所书，给人看见这些，才是重要的；而不是要告诉人，以弗所城多大，谁作总督，人口有多少。我在年幼时，也喜欢读这些；但有一天，我从我的书房，不知丢出了多少这一类的东西。那些我统统不要，全数抛弃。神的话语本身，已经够我们明白、使用了。盼望弟兄们要学习看见什么叫作“话语”，而不是那些知识、道理，甚至讲解。话语就是神的发表，我们要看得如此重才可以。你们一定要抓牢这一点；这个抓牢了，许多参考书就可以好好使用。

我未曾看过一个人使用参考书，象倪柝声弟兄使用得那么多；我亲眼目睹，也曾听人讲说。当他要讲马太福音，所有关于马太福音的注解，他都参照，几乎没有一本不在他手中。他的床四围全数是书，书放在四围，找书就很便当。然而，你却没有听见他讲一篇道，是从什么书里出来的。他一直都是利用这些东西，但从来没有完全采用这些东西。他常常对我们摇头说，那些书本里没有什么。有时，我们还疑惑，既然书本里没有什么，为什么他家里一大堆书？这就在乎会不会利用，会不会拿来参考。好象你把一位小弟兄请来参考，问他如何祷告。他回答说，祷告就是闭起眼睛，跪下去……，他七讲八讲，却引出你里头的东西。等到你在台上讲时，你告诉大家，祷告不是只闭着眼睛，跪下来……。这样，你就是用那些参谋作参考，而不是完全采用。你若完全采用参

考书，就是没有从神经过。我们基本上要看见，什么叫作释放话语。我们作话语职事的人，释放出去的话，应该是灵、是生命，是从神那里经过，也是在神里面经过的故事。这是在话语服事上，我们基本要抓住的原则。

## 第六篇 话语职事几点注意事项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服事神话语职事的人，需要把神和基督供应出去，他们所释放出去的话，应该是灵、是生命，是从神那里经过，也是在神里面经过的故事。这是在话语服事上，我们基本要抓住的。

其次，服事话语职事的，既是要用话语供应别人，就要一直抓牢圣经所启示的中心线，这一条中心线就是神来作人的生命。我们的信息不论有多少，包括多少方面，涵盖多少题目，具备多少条理，总是要以神作生命为中心；无论怎样传讲，都要以这件事为中心。因此，对于神作生命这个异象，我们需要相当清楚。我们先要看见神如何以生命的方式，作人的生命；祂如何在祂儿子里面成了肉体、受死、复活，又如何如何在祂儿子里面，把一切都带到圣灵里，作人的生命。神不仅作人的生命，祂也把人作成祂的配偶、祂的居所、祂的身体，成为彰显祂荣耀的器皿。

如果我们缺乏圣经所启示中心线的异象，我们所讲的道全数是教训之风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你讲得多动听，多有条理，多有口才，缺了这异象，定规是教训之风，属于知识树，既会害人，又与召会无益。你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：基督教千百年来历史，不知有多少是受了这个教训之风的误害。基督教里许多的讲道，既害人又误事。今天召会最需要的，乃是象彼得那天回答耶稣的话：“主啊，你有永远生命的话，我们还归从谁？”当主对门徒说，祂对他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时，门徒中有许多退去，不再与祂同形。

主就问那十二个门徒说，“你们也想离去么？”彼得一向是说胡话的人，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就没讲过几次清楚的话。然而这一次，彼得说得相当清楚，表明主有永远生命的话。国语和合本在这里翻成“永生之道”，其实准确的翻译是“永远生命的话”。彼得这次的说话很清楚，今天召会所需要的就是这个生命的话，而不是别的话。

圣经六十六卷中讲论许多事物，也包含了许多道理，从天讲到地，从神讲到人，从老讲到少，从男讲到女，从作主人讲到作仆人，从伊甸园讲到新耶路撒冷，从旧约讲到新约，从已过永远讲到将来永远……，其中含括的时间，跨越了七个时代。圣经里所记载的太多，读圣经的人都承认，没有一本书的内容烦杂众多超过圣经。圣经各卷书的作者有四十几位，著作时间约为一千六百年，将近两千年，是一本包罗广泛的书。然而，我们必须从其中看见，如同新耶路撒冷那样的一幅图画。你需要看见在新耶路撒冷中，有一个宝座，在宝座上坐着神和羔羊，并且从宝座那里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出来，两旁长着生命树。这幅图画就是那条控制的路线，其他一切别的东西，都是从这里长出去的，但都以此为中心。神在祂的生命里掌权，祂是借着作人的生命而掌权。这个才是控制的中心。

你可以讲人要循规蹈矩，但这只是一个结果，不是一个原因。你需要先给人看见，神需要进到人里面作人的生命，人才能作得规矩、象样。你可以讲爱妻子、顺服丈夫，但如果你没有把神作人的生命这点讲透，你劝人爱妻子和顺服丈夫，就是传讲知识树的东西，不会结生命树的果子。甚至我们传讲如何配搭事奉，若是没有帮助人看见，配搭事奉乃是神在人里头作生命所产生的结果，我们所传讲的配搭事奉，都还是知识树。请记住，在宇宙中只有两棵树，你不在这一棵树，就在那一棵树。凡不是出于神作生命的，都是人工，都属于知识树。

今天人可以把以弗所书里，那些关乎形为的部分拿出来讲；讲的人容易说明，听的人也容易领会。然而，以弗所书乃是先讲你在基督里，基督在你里面，然后神一切的丰满要充满在你里面。神的大能要运形在圣徒里面，叫他们形事为人与所蒙的呼召相配。我们对于这件事需要有更深的领会。神在我们里面，祂呼召了我们，就是要我们享受祂。这位神乃是为着给我们享受的，这就是祂呼召我们的目的；祂要我们享受祂，而与祂相配。

我们里头有这一位神，我们外面的形事为人就要与祂相配，也就是与祂配得来。神住在你里面，如果你今天还打妻子，你这作丈夫的就和你里头这一位神配不来。因着你里头有一位神，祂在你里面乃是恩典，你外面的形事为人，就要和里头的这位神配得来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神从你里面活出祂自己。约翰十五章五节说，“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”连你爱妻子的爱，都是住在你里面的基督所结出来的果子。你外面形事为人的果子，要和你里面住着的这位神相配，两者能配得来。我们平常读这个话时，都是领会为：“神对我这样好，我若是作得不象样，就与祂的呼召不相称。”这样的领会，完全是以人的观念解释圣经。我们既然蒙了神的呼召，有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就该享受我们里面的神，而与祂相配。

我们如何知道所蒙的呼召与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有关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十七至二十一节说，“使基督借着信，安家在你心里，……使你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然而神能照着运形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；愿在召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，荣耀归与祂，直到世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”这样的话刚刚说完，四章一开头就用“所以”。

“所以”乃是为着承接前文，如罗马十二章一节开头的“所以”一样。以弗所四章的“所以”，使三章的内容接续下去。因着基督借着信，安家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，所以我们的形事为人就要与所蒙的呼召相配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有一位丰满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运形在我们里面，因此，我们外面的形事为人就要和祂相配。祂在你里面运形，叫你爱妻子，你就和祂相配；这样的生活乃是神从你里头运形出来的。

不仅我们的形事为人，连我们的配搭事奉，我们的传扬福音，这一切外面的形为和工作，全是里面这一位神运形出来的；是因着祂作我们的生命，住在我们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。我们无论讲什么道，都得以神作生命为唯一的题目、唯一的中心。离了这个中心，我们就无法讲道；离了这个中心，我们所讲的道都是知识树的东西。

有些弟兄姊妹不容易转这个观念。之前，我们说到申言者传讲生命树，呼召人来享受神。有位弟兄便问说，申言者也劝人离恶就善，脱恶形善。但我们需分辨，形善有其源头、内涵的不同。譬如，孔教徒孝敬父母与基督徒孝敬父母有何分别？如果你不能分辨二者的差别，实在说，就不配站话语讲台。孔教徒的孝敬父母，是属于善恶知识树中善的一面。基督徒正确的孝敬父母，乃是基督。申言者要人离恶就善，脱恶形善，并非要人去形善恶知识树的善。以弗所二章说，“我们原是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，要我们形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。”这里有祂所预备叫我们形的善良事工；所以，形善也有其不同，乃在于两个不同的源头。如果我们在这里一直教人怎样作，以人为源头，就是知识树。我们要看见先是神活在人里面，作人的生命，再从人里面活出善来，这个才是生命树。有的人发热心是天然的，那是善恶知识树的善；有的人发热心是神在他里头的运形，这是生命树的善。

简而言之，弟兄们站讲台，尽话语职事，基本需要看见话语就是神的发表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并且神进到人里面，就是要作人的生命。这个异象要控制你所传讲的信息。你们不要讲那些引人好奇的道；甚至也需要留意，你们所使用的参考书所给你们们的帮助，是不是叫你们传神作生命这一类的信息？还是帮助你们只在外面的形为上有些检点？如果是后者，就应当弃之不用，那是善恶知识的，不是生命的。

福音书提到有一个迦南妇人，向主要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有人就将迦南妇人的故事，写了一本书，说到主耶稣和祂的救恩，不仅是为着犹太人，也是为着外邦人。祂虽然是大卫的子孙，还是眷顾了这个迦南妇人。书中引经据典，把旧约提到外邦人的地方，以及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，凡是说到外邦人要蒙恩的经节都写出来。写得头头是道，条条有理，叫人读来觉得很有味道，证明主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，也是外邦人的救主；祂不仅是为着犹太人，也是为着外邦人。你读这样的书，会觉得这个人圣经读得很熟，不论旧约或新约，凡是说到主耶稣为着外邦人的地方，都能找出来。他用主耶稣眷顾迦南妇人的小事情，发挥圣经的大真理。如果你觉得很有味道，也如法炮制，照样在台上讲一遍，那么请问你，这是一篇什么道？这是一篇知识树的道，没有受生命树的控制。

虽然你读那本书时很响应，但我们要问那个响应是什么？千万不要以为，传讲圣经的内容就是生命；不，不一定是生命。有些弟兄们读了许多杂乱的东西，里头也很响应；他们读了善恶知识树的东西，里头也响应。所以，这个响应是什么，乃是很重要的。知识树的本名叫作善恶知识树，善恶和知识没有法子分。国语和合本翻作分别善恶树，那个分别就是知识，所以就是善恶知识树。

我们必须看见，讲道要受生命树异象的控制。如果一篇道没有生命树的异象，就会跟着知识树走。若是你有生命树的异象，你就知道前面迦南妇人的例子，根据主耶稣的话，根本不是眷顾外邦人，或不眷顾外邦人的问题。主耶稣在这一篇话里的重点乃是，祂是一块生命的饼，叫人吃了得生命。那本书虽然将主耶稣怎样是大卫的子孙，却作了外邦人的光；怎样从旧约到新约，解明祂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救主；但没有告诉你，这位救主是怎样的救主。祂乃是一块饼，为着给人吃到里头作人的生命。

服事讲台的弟兄们，需要有这样的分辨。我为你们担心的就是这点。我观察各地的情形，发现许多弟兄们的传讲，正如王下四章的情形。那时遇着饥荒，没有粮食，申言者的门徒出去掐菜，遇见一棵野瓜藤，就摘了一兜野瓜，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。他们真有响应，众人都吃，且中了毒。我里头一直担心的，就是我们在哪里缺少生命的信息、生命的话。

弟兄姊妹一直饿着肚皮，然后有些“申言者的门徒”出去，碰着“野瓜藤”。野瓜藤并不是毒蛇，正如传讲主耶稣不仅是为着犹太人，也是为着外邦人，并没有什么错误。从前我们不懂得，对这些野瓜真有响应，但有什么用处呢？毫无用处，因为里头没有生命。迦南妇人的故事，一点不重在外邦或犹太救主，乃是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如何把祂自己启示出来。人喊祂为大卫的子孙，祂却说，我是儿女的饼。祂不是来作王，实际上，也不是要作人外面的救主。祂乃是要作人的食物，给人吃到里面，成为人里面的拯救。主启示自己为一块生命的饼，这才是那个小故事里的中心。

在抗战的时候，中国与日本打得很厉害，当时局势很紧张。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地方，弟兄们马上召集一班人，要我讲一篇道。我当时就引用迦南妇人的例子，告诉他们，这个妇人所以蒙恩，就是她抓住那个小狗的地位，吃桌子上所掉下来的碎渣。我在那里传讲，大家都很受感动，每位都看见自己是在狗的地位上。我还未讲完，警察就来了，大家赶紧把灯关掉。当时我讲得津津有味，现在我回头定罪自己。主那一天不是要我讲一个“狗”字，祂乃是要作一块“饼”。我即使把大家都讲得站在狗的地位上，他们也没有得着主的生命。

二十几年前，我不会说这样的话，因为没有这个异象。人初听那篇道时，里面也很有响应，都抓住这个“狗”字。迦南妇人站在主所说“狗”的话上，结果主受祂自己话的约束，没有办法不救她，没有办法不医治她的女儿。那是一篇好道，也很有感力，人听起来也受感动。然而，主耶稣这一篇话是讲狗的道么？当然不是，祂乃是说，“我是一块饼为着给儿女吃。”我们在这里传讲迦南妇人的道，就是讲主是这一块饼，也只讲这一块饼。这是生命的话，这样传讲的结果，好多人会得着供应。服事讲台的弟兄们，每逢听一篇道，或是看一本书，都需要能分辨那是善恶知识，还是生命；这样，我们便会免去吃野瓜的危险。

你们现在的问题，不在于得不着食物，乃在于不会得食物。你们可能觉得自己讲解圣经的方法很新奇，从来没有人讲过；不仅训练中没有，书房的出版里也没有。其实，那样新的道，对众人都很可能是一种误害，因为没有生命。所有服事讲台的弟兄们必须看见，一切的道该是从神出来的，以神作人的生命为中心；每一篇道都要用这个来控制，也要以此来衡量。

你可以听见人传讲热心，说到罗马十二章，要灵里火热，常常服事主。当你在那里听时，可能发现那个人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热心，因为他没有给人看见，热心乃是神自己。或许有人会替他辩白说，难道这不是罗马十二章的话么？不是保罗讲的话么？是的，那的确是保罗的话。但保罗不单讲了十二章，前面还有十一章的圣经。这第十二章，乃是从前面十一章产生出来的。在第七章里有“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”。劝人立志热心有什么用处？结果是热心不起来的。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灵，说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才是神的儿子；这里有神的灵引导的问题。

所以，不能只讲罗马十二章，要人发热心，那样讲是善恶知识树。因此，生命树是一个大的控制。我们无论是祷告、形事为人，或是为主热心工作，都必须看见，要从生命里讲出来，是神进到人里面作生命。这样的讲道才是内形，否则就是外形。不是出于生命的，就是出于善恶知识；所有的问题，就在于我们需要对此有看见。

对于这件基本的事，盼望你们一定要看见，宇宙中没有第二件事；宇宙中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神要来作人的食物。所有的第二件事，都是从这件事衍生出来的。祂来作人的食物，从这件事就衍生许多事；其余那些事都是果不是因。根本乃是神在人里面作人的食物、作人的生命。你我必须看见这个异象。

我们常说神是生命，祂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。然而，许多服事神话语的弟兄们，还没有看见这个异象，以致他们讲的道完全不是这个，所给人的帮助也不是这个。所有服事讲台的人都要看见，召会今天的需要，并不是道理的讲解，乃是生命的供应、生命的话、生命的粮食。换句话说，话乃是要把神这生命之灵，供应到人里面作人的生命。这个话出去的时候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；这个话出去的时候，就叫人碰着神。召会今天急切需要这样的话；各地召会所以弱，就在于缺少这样的话。

第三，作话语执事的人，必须是神的发言人、代言人。话语执事是神的发言者，就牵涉到人的问题。前面两点是关乎“话”，这里乃是关乎说话的这个“人”。你这个人必须是神的发表者、神的出口、神的代言人。你不能说自己的话，不能发表自己的话，因为你是神的代言人。你这个人必须是与神接触、与神相通的。凡你里面不能触着神、不能和神相通的那些道，都不应该讲。你无论讲哪一篇道，你说的那些话，里头都得和神相通。这件事我们需要清楚。有时，我们不是神的发言人，不是作申言者讲道，因为我们讲的是一种情形，我们实在的光景又是另一种。我们所讲的应该能把神供应给人，不然我们就不是神的发言人，不是神的出口，那样的讲台定规是虚空的。

讲道不在于题目深浅、新旧，乃在于“活”第四，讲道不在于深浅，不是讲的道深就好。有人以为，别人讲了重生的道，他就没有法子再讲重生，而要讲比重生高一点、深一点的道。这样的观念需要打掉。即使别人已经讲到如何住在主里面，你还是可以讲重生；别人已经讲得非常深，你还可以讲得很浅。道不在于深浅，也不在于新旧，更不怕重复。不是别人讲重生，你就不可以讲重生；别人讲奉献，你就不可以讲奉献。也许一位弟兄讲了重生，这周你还要讲重生，下周换了人再讲，连续几周都讲重生；要越讲重生，越叫人得供应。讲道不怕题目陈旧。千万不要有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有的题目讲过了，就不必再讲，要找一些新题目讲，结果尽是一些古怪的题目。

道不在于深浅，也不在于新旧，乃在于“活”。同样的道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讲法。若是在台北市召会这里，服事讲台的弟兄能讲出五十篇重生的道，篇篇都是活的，台北市召会就要完全活起来。不要讲深的道，不要讲新奇的道，要讲活的道。为着要有这样的道，就逼得我们不能太安逸，也逼得我们学习不要太倚靠头脑。你要讲活的道，你的灵非新鲜不可，你的灵非活不可。

此外，当你释放话语时，不要管讲道的条理，只要注意是否能叫人摸着神，摸着生命，是否是活的。在一二千人听道的聚会里，往往找不着多少人是注

意讲道的条理。有时，人可能连讲道的题目也不清楚，因为人受感动时，都是糊里糊涂的，不太在意讲道的题目，但就有那么一句话，叫他里面受感动。所以，不必太在意讲道的条理。好比圣经的写作，是人被圣灵推动；一面好象是有条理，另一面也不太有条理。最终我们都得承认，圣经仍有其条理。

附带地说，服事话语的弟兄们都得学习，不要引用太多的东西传输到弟兄姊妹中间，那些东西有害无益。你讲道所引用的东西太多，无可避免的都是知识的、解经的。这一类的东西，我们要尽力避免，能绝对避免最好。关于解经的东西，我们只该应用到配合生命的地步，没有配合上生命的，就可以不讲。我们释放信息时，不论是对造就聚会、读经聚会或交通聚会，终究要避免把太多东西引进来。千万不要相信，引进来的多就有用处。关于解经，你不必解得太多，解经只要作到能应付生命的需要即可。好比一棵树有树枝、树叶和果子。果子又有果皮、果核和果肉。整棵树可吃的部分就是果肉，再多一点就是核仁，大家就吃这两部分。你或许问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长在那里呢？那些东西的生长，都是为着产生果肉和果核。

圣经记载的许多话，有些不是为着供应我们，乃是为着托住那些可供应我们的；至于那些属于树枝、树叶、果皮的话，既不是果肉，也不是果仁。我们无法将那些话剪掉，因为若是我们剪掉它们，中心的话也就不能存在，就如我们无法除去树枝、树叶，而叫果子单独生长。那些属于树枝、树叶的话，不是为着生命的供应，乃是为着托住那些生命的供应。你不要作好奇、愚蠢的事，把那些树枝、树叶和果皮，摆到台子上给人吃。

我所以说这话，是因为根据我的观察，有的弟兄们在讲道中，引用太多的东西。他们所引用的，需要受生命异象的控制。你们要一直问自己，所引用的对于供应人生命，到底有什么帮助？不要讲那些引人好奇的道，要一直学习供应能作人食物的东西。所有在厨房里为人预备的饭食，都是那些吃到人里

面，有营养价值的。没有人把木瓜树的枝子给人吃，都是把木瓜给人吃。千万不要说，这些东西不是圣经里的东西么？乃要问，你所拿来的东西有没有生命的供应。虽然你所拿来的，在圣经里有一定的位子，有其用处，但若不是为着供应人，就没有用处。

我说的话可能沉重了一点，但根据我的观察，服事话语的弟兄们，引用的东西太多，并不叫人得益处，也不叫召会得着真实的帮助。那些东西在召会中，容易产生一个后果，就是大家在读经上有意见、起争执。这些年来，你们将许多问题带到我跟前，我一概不答，其中有好些都是关乎解经的。难得有一次特别聚会，当我讲完信息之后，不接到问题。所接到的问题，我一概不回答。我知道一研究那些问题，就会引发更多的争论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弟兄们应该学习作一个只懂得给人吃果肉的人，至于树枝、树叶和果皮都不必去管。

我们仰望主，使我们中间蒙保守并得拯救，脱离解经上的争论。然而要避免这事，就要避免把打岔的东西，带到弟兄姊妹中间。我们所带进来的越多，后面的争论就越多。弟兄们要一直只释放一种信息，就是生命的话。好象给人吃东西一样，不论是给人猪、牛、羊，都只给人吃营养的部分。我们只接受从神的话语里，那些能供应人，叫人得到生命营养的东西。至于那些对圣经的讲解、研讨，最多只可以摆在书房，不可以摆在饭厅的桌上。你要摆在讲台上的，就是营养的部分、生命的部分。

我深恐你们中间，有人不以我的话为意，反而被触犯。然而，作为你们的弟兄，我需要劝勉你们；若是我这些话触犯了你们的感受，你们不接受劝勉，将来吃你们果子的，是你们自己。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你们讲道把这些东西带给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你们要看见，这些东西要变作你们工作的果子给你们吃。那一天，你们自己吃苦是小事，召会受亏损却是大事。

愿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当心这件事，并使我们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把神在祂儿子身上，借着圣灵，作人的生命这件事，从祂的话语里释放出去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不要其他的东西。好象鱼骨头是为着托住鱼肉，但是你我吃的时候，不必吃鱼骨头。圣经中有些话，是为着托住给人营养的话；在写圣经时，需要那些话在里面，但是你我将来吃，要供应别人时，就不需要那些话。我们只要给人营养的部分，供应人属于食物的部分。如果将托住鸡肉的鸡骨头，托住鱼肉的鱼骨头都摆出来，就是愚昧的人，作了吃力不讨好的事。当我们给孩子们食物时，就是把鸡肉、鱼肉给他们吃，这样就很甜美，也是作了最聪明的事。我们不要把食物以外，其他的东西给他们，那是有害无益。

总之，话语的职事是要释放那是灵、是生命的话，叫人摸着神、碰着神；这些话完全是以神作人的生命为中心。因此，作话语执事的人需要学习和神有接触，与神相通；这样，你的话就是神的发表，你就是神的代言人。在讲道上，不要讲太深的道、新奇的道，讲道不在于深浅、新旧，乃在于“活”。讲的时候只要顾到灵感，不必顾虑条理；只要根据灵里受感的程度释放话语，不要求讲得完全、完整。因为不是条理能叫人得生命，乃是灵能叫人活，叫人得生命。在这件事上，操练讲道的弟兄们，需要在主面前好好仰望，这实在是我们中间大的亏缺，也是极大的难题。

有许多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，就是因为各地缺少生命的话。愿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只知道讲三一神作我们食物的道，一直学习在这件事上有认识、有增长，也一直学习用各样智慧的话供应别人。我们的话语无论如何千变万化，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。这样，你们就要看见，召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召会，你们工作的结果也是甜美的。

## 第七篇 访问各地召会观感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已过一段时间，主带领我经过日本访问美国，再转到欧洲，再到中东，然后经过南洋数地，回到台湾。在这次欧美之行后，经过在主面前的考量，我觉得应该把一地一地的情形，和我个人经过这些地方所有的观感，交通给弟兄姊妹。

我这次出去，有两点使我相当惊奇。第一，就是无论到哪里，只要有一个象我们这样的聚会，不管那个聚会人数多少，情形强弱，很希奇，那一个地方的基督徒，和基督教里的人士，都相当看重，也相当注意。换句话说，各地只要有这样一个聚会，那个聚会就是上乘的，是占上风的。这叫我觉得惊奇，感觉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有一点过高。

第二，是台湾众召会的名气太不同凡响了。国外的召会把台湾的召会看得很高；我怕是太高了。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一个台湾去的弟兄姊妹，姑且不论这位弟兄姊妹属灵分量是重是轻，对当地来说，就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或许一位弟兄在这里根本不聚会，但他出去一说，“我是从台湾来的。”那里的聚会全数就交代给他了。他需要在聚会中讲道，带领，供应，一切都交在这位弟兄手中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有的人虽然在台湾不常聚会，但出去后，就这样被恢复并拔高了。有时，人自己说，“我不行，我也不会讲，不过我在台湾看见的是这样”等。当地的召会就说，“好，你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讲给我们听，就可以了。”这些弟兄竟然也就照着作了。这两点我都感觉人的评价不够准确，并且是太过了。

我们此行的头一站，先到了日本。在东京传福音的时间比较多，在大阪只传了短短几天。我们前后在日本，传福音传了半个月。在东京聚会时，擘饼有三十多人；在大阪只有一家或一家半的弟兄姊妹。这次我在日本住了一点时间，见地有一点改变，就是从前总以为日本人不容易接受福音，即便信了主，也不容易给他们属灵的带领。这样的观念当然没有根据，多半都是听来的。这一次我亲自到那里，也和有些人好好接触过，就深深觉得，我从前的观念是不准确的。

我在日本所碰到的情形，是他们不仅很容易得救，福音很容易传，并且他们的性格非常好。他们一旦接受了主，便很认真地研究真理；一发觉这是真理，就很肯出代价，所以也就很容易爱主。譬如，我们在那里聚会时，弟兄们根本没有对他们传过福音，可以说也没有用日语讲过道。然而就这样，弟兄们和日本人接触，也带了几位日本人信主得救，他们从未接触过福音，也没有听过主的恢复。有位弟兄受过大学教育，我们和他交谈都是用英文。我们发觉他实在不只满足于得救就好了，他向着主很有心，并且愿意追求主。此外，各地还有一些基督徒。现在那里三四十位弟兄当中，有二位日本籍的。这是我们遇见大体的情形。

日本人在科学这一类的事上，是看重西方的，但在宗教敬拜神的事上，他们的天性还是与中国人比较接近。所以，我发觉一个事实，若是有中国弟兄到那里传福音，为主作工，是比西教士还容易。因为彼此在性情上，生活习惯上都非常接近，非常融和。我知道有好些中国人，都和日本人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。所以，我有一个很重的感觉，日本是个很大、很好的福音工场，并且不必去太多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五六位同工到日本，借着在那里已经有的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，很快就能得着相当多的人。

在东京的中国人，约有一万，在华人中间的工作，是相当值得作。因为中国弟兄们若要在那里传福音，大部分都是先在中国华侨社会里传；借着华侨弟兄们，

再把福音传给日本人，就非常容易。这个工作借着西国教士来作，不如华侨圣徒直接或间接和日本人发生关系。日本人是非常重人情的，你们要直接向他们传福音很难，但借着他们的朋友就非常容易，借着华侨把福音传过去，是轻而易举的。简单地说，这乃是一个大的福音工作，也实在有这个需要。

日本弟兄们都很看重交通，他们请求我把他们的交通带回来，和这里的弟兄姊妹有交通。他们是盼望，从这里有弟兄们到东京去为主作工。他们愿意准备一切，办理一切的手续。他们甚至愿意接待同工到那里，并且盼望有人能够移民，长期住在那里，好好地作工。我也深感有这个需要，同时也觉得时候是到了。盼望下次特别聚会后，和全体同工一同在主面前交通这事，希望能有同工弟兄和姊妹，在主面前接受这个负担，到东京为主作工。出入境手续不是个大难题，我信主在这事上有印证，各方面都会有很好的安排。盼望弟兄姊妹们为这事，在主面前实在有祷告。这不是为作我们个人的工，也不仅是为作我们自己的聚会，乃是为主在地上的权益，为着祂的福音和国度。

从日本离开后，我们直接到了美国。仅仅在中途，在檀香山停了一下。到美国西岸后，先到旧金山。在美国各地象我们这种聚会的，都没有很大，顶大的一个就是纽约，也不过只有八九十位，非常弱。第二大的，应该就在旧金山。或许和旧金山同样大的还有一两个，一个在美国南部，一个在美国北部。这三个地方的聚会，差不多都只有三四十位。不过，那些地方大体都是西国的弟兄姊妹，旧金山这里全数是中国弟兄姊妹，并且旧金山这里主体的人都是从台湾去的，特别是从台北去的。他们差不多都是留学生，大多数都在加州大学。

这些弟兄姊妹就形成了旧金山召会聚会的主体，或说是核心。他们那里虽也有工作可作，但是没有人作，所以那里也需要人去作工。要先从说中国话的人中间作起，而后再作到外围。我们从那里就到了洛杉矶，洛杉矶那里有一个聚会，

并不比旧金山的聚会小，也许还要大一点。那个聚会早期有两位中国弟兄在那里负责。不过，那里的聚会常有变动，现在是由一位从伦敦去的弟兄，在那里负责作工。大体上，中国弟兄姊妹很少，都是西国的人多。不久，我们就再到美国西南角的一个地方。

而后，我们到了西北角，知道在那里的一所大学里，还有一班中国弟兄。负责带领他们的，是一位西国的弟兄，那里大多数是中国学生，也有少部分西国学生。听说他们的光景还很不错，不过没有正式成立聚会。后来我们到了芝加哥、底特律等几个地方。在匹茨堡遇见两家弟兄姊妹，一家是从香港来的，一家是十多年前在上海住过的。这两家还没有正式聚会，不过，每主日他们会来在一起聚集。有时把香港那里的录音带放来听；有时把弟兄们在纽约讲的录音带放一放。我和他们在一起，只有一点点时间，看看他们的光景很不错，实在是学习活在主面前。

再往后，我们就到了纽约。在纽约原有一个聚会，这历史可从三十多年前说起。若是有些误差，最少有二十五年，或许还更早一点。虽然聚集早已开始，然而聚会不够稳定，不够刚强，曾有一度停止了聚会。在那些经常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中间，有一半是中国人，有一半是西国人。在原有的聚会停止后，因着中国弟兄姊妹一向就有一个华语的聚会，所以仍然继续聚会。到我们去之前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就是有一点祷告，有一点讲道，没有擘饼的聚集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愿意擘饼，所以就开始擘饼。从前经常聚会的那些人，差不多也都来聚会。我最近得到一个消息，听说他们的聚会相当活泼，相当刚强，相当不错。不过，纽约那么大的一个城，只有八九十人聚会。

这次旅程，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，也就是在纽约。这其中有几个原因，一是我个人在那里有些事要办，一是我的内人在那里检查身体，以及开刀治病；所以，时间比较久一点。留在那里的期间，我们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住了几天。在华盛顿有一个小聚会，虽然很弱，但现在已经渐渐稳固健壮。其中有位弟兄，从前在上海，而后到了香港。之后，他和他的妻子都移民到华盛顿。我知道他们在那里，就顺便去看看他们。

关于美国那里的情形，因着这次的访问，我完全改观了。已过我们也许以为，美国人太物质化，太注重物质，太注重今世的享受，所以对宗教不太在意。然而这一次，虽然我在美国住的时日不多，接触的人也不算多，但总归接触过一些人，他们所给我的印象，却不是这样。事实上，在美国很有工作可作，并且据我观察，工作很容易有果效。

以美国和日本相比较，日本是个佛教国家，而美国道道地地是个基督教国家。简要地说，在韩战未起之先，美国人主日作礼拜的不到一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百位基督徒中，不超过五十位参加聚会。因着韩战死伤严重，美国人在战事上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因此他们很需要心灵的安慰。于是到了主日，他们都去作礼拜，求神给他们平安。从那个时候起，美国作礼拜的人数增高，可以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。

有些人在那里传正统的福音，新派的势力虽然在增加中，但没有正统派的势力大；正统派仍是居上风。近十年来，特别是和平之后，还有神召会，也出了些成名的布道家。他们这些人在那里为主作工，也相当可观，作起来都有几万人；他们的作法，正合于美国一般人的心情。除此之外，有一个所谓的耶和華见证人会，这个运动也是相当可观。这一次我在纽约时，他们在那里举行一个大会，到会人数远超过葛理翰的聚会，总在十三至十五万之间，各地来的都有。

耶和華見證人會是相當厲害的，這也是因他們所用的宣傳和组织方法，適合於美國人。在美國那些基督教團體中間，說到屬靈方面，得救的人是有，但屬靈的深度欠缺。紐約有一個團體，是宣道會的發起人宣信所創的。他們中間有幾個傳道人，在那裡講十字架的同死，就是賓路易師母的信息；他們都說那是美國最深的道理。我們在那裡的聚會，多半是注重神如何在祂兒子裡作人的生命。講過十多次之後，有位年長姊妹，她曾經到中國來作工，也來過我們中間聚會，她告訴我：“李弟兄，象你這次在這裡一直講基督作生命，這在美國是不容易聽到的，因為沒有人講這個道。”我們便知道，那裡大概的情形如何。所以，在美國的基督教裡，正統的福音都傳得不錯，但沒有多少深度。我們都得承認，在全球還不太容易找到一個地方，是那麼符合正統的教訓，並且在主面前又是有深度的。所以我們也得承認，在美國，主的工作相當有需要，同時也是一個大好的工場。

這次我們在美國所得的印象，就是只要有真實的，好的東西，他們很容易接受，並且一定有很豐盛的果效。不僅舊金山的弟兄們盼望我們能去幫忙，紐約的召會也是盼望，並且的確有這個需要。所以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夠有負擔移民到那裡，或者同工們有負擔到那裡，供應他們的需要。有的人或許會考慮語言的問題，但我信這不是太難的問題。也許你們剛去時，可以多作一點中國人的工作，過了三五年，語言問題自然就解決了，很快就學會了；所以，這該不是太大的問題。關於南美，我本來是定規要去的，但因為時間的緣故，所以沒有成形。我雖然沒有去，但從那裡來的消息很多。簡單地說，都是盼望有人移民過去。若是有同工有負擔去，目前實在有這個需要。

若是能有一两位同工到巴西，住在圣保罗开展主的工作，那是太好了；因为的确有这个需要。弟兄们在《教会通问》里已经看见，在一位弟兄家里，开始有一个很小型的聚会。已过也有些基督徒参加聚会，人数约有三四十位，大部分是从香港、台湾、马尼拉去的。那里还没有一个华侨专属的聚会，若是有同工或是强一点的弟兄到那里，从那里开始有一个聚会，就能应付那个需要。渐渐的，福音就会从华侨弟兄们中，传到巴西人中间。

那里言论、信仰、出版都非常自由，并且南美许多国家虽然本身都是天主教国家，但和更正教国家相当合作，很多差会在那里都有传教士。在那里最强有力的一个聚会，并不是巴西人带领的，而是西国的弟兄们；这一个聚会的人数相当多。所以，那里的前景一片大好，是个大的工场。关于华人住宅区，现在从台湾有人去，从香港也有人去；同时若是在那里作工，还可以从华侨作到日本人中间。日本侨民在那里最多，已有七八十万，每年还有三四万人会移民过去。所以，那里也是一片大好的工场。我们在美国停留时间是到七月底，七月三十一日离开那里，夜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。

八月一日我们到了伦敦。八月初，在那里有一个特别聚会。特别聚会后，我们就到丹麦去，赶赴那里的另一个特别聚会。圣灵在丹麦特别的工作在丹麦，每年夏天都有同样的特别聚会，每次到会人数总是从七百到一千不等；这一次稍微多一点。这些人大多是他们国教里的人。但有相当数字的人，已过几年在一位西国弟兄带领之下，在属灵的事上比较有根基，所以，对国教的观念自然比较轻。在那些赴会的人中，约有四十多位是这样光景的人；他们分别来自挪威、瑞典及其他几个国家。

因着有几国的人在那里聚集，所以讲道时，讲台上是以丹麦话为主体，讲台下有一组英文翻译，一组德文翻译。在那次特别聚会中，虽然上午、下午和晚间都有聚会，但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，众人所注重的，还是下午那场聚会。至于上午和晚间的聚会，可以说是一些零零杂杂的交通。下午的聚会则是有系统的信息，并且信息着重地指出，神在基督里作生命，是为着建造祂的家、祂的殿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些信息强调两个点：生命，召会的建造。这两点所起的响应相当大，非常有果效。

在那次特会里，众人谈话的题目和中心，就是如何享受基督作生命，以及如何在各地使召会被建造；这两点充满在弟兄姊妹的谈话中。我信是圣灵在那里作了相当的工，所以有好多位发问，都是问这个问题。然而，问第二个问题的人更多，他们问说，“我们回去时，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应该到哪里聚会？”我没有告诉他们该怎么办，不过我问他们说，“第一要问你们自己，你们从前所在的那个会怎么样？”他们说，“那个是不形的。”我说，“那个不形，怎么办？”他们说，“我们不能再到那里去。”我说，“不能再去，那该怎么办？”他们说，“或者我们两三个人先在一起开始聚会……”我就说，“你们都去祷告主，主怎样引导你们，你们就怎样作。好象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吾珥一样，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。”

大会过后，那里带领的弟兄要我们多留两天，以便与几位领头的弟兄姊妹有些交通。那两天的交通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，并且看见圣灵特别的作工；所谈的没有辩论上的问题，都是实际实行的路。事实上，在我们去之先，圣灵已经在他们好多人里头作工，所以到那里之后，都是说到实行的事。我们就照着我们所经历的，有限地说一点。每一点他们都觉得非常宝贵，觉得那是从未听过的，他们完全接受。交通之后，我们就回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。

在那里，带领的弟兄要求我们能有一个晚上为着较有追求的弟兄，另有一个晚上为着青年弟兄姊妹能有一点交通。那里有近二百位青年弟兄姊妹，这一班青年人实在追求主，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他们要求我，最少要有一次对这些青年人讲道，帮助他们如何配搭事奉。他们虽然还没有正式成立聚会，但他们告诉我，他们不只盼望成立聚会，还要学习如何配搭事奉。我的确在那里多面地教导他们如何配搭事奉。

我们离开后不久，他们在哥本哈根分成二十一个家聚会。据说他们的光景非常好，在那里的确有相当多的人爱主，是很不错的材料，相当有工可以作。当地老年人不多，大多都是中年人。

我们在丹麦住了十多天，很明显地看见，那里有许多工可作。那里的光景，实在超出我们的想像，圣灵早就在那里有了工作。不只丹麦是如此，恐怕整个北欧，挪威、瑞典、瑞士等，都有主的工作。我们看见那里有非常好的弟兄，并且他们要求我，把《话语职事》寄给他们，他们要翻成他们的文字。若是时间许可，实在应该再去，因为太有可作的了。

挪威也有两位弟兄来赴会，与我们有很好的交通，实在有主的同在。我在整个丹麦所得的印象，就是觉得北欧各地，需要有人受带领，认识基督作生命，使神的家在一地一地得着建立。北欧这几个国家，差不多都信奉国教；那个国教是非常形式，非常死沉的。那里有的人一成了基督徒，就等于是无家可归；所以，实在需要有人能够认识生命，使神的家在一地一地得着建立。

我们在丹麦交通过之后，就再回伦敦。在伦敦停留了十天。简要地说，我们在伦敦也有相当好的交通。我们在那里所释放的信息，弟兄姊妹都感觉非常切合他们的需要，因此，他们里头都非常响应。相信那里未来的情形很可期待。

## 访问罗马

在欧洲的时间，我们大部分是在英国，约有四周的光景；从那里离开后，就经过欧洲其他几个地方，到了罗马。我们参观罗马的古迹，特别是那些关乎基督教的，以及从前基督徒殉道的地方、基督徒聚会的地下墓窟等。同时，我们也参观了几座天主教的大教堂，如圣彼得大教堂等。其实，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倒是古代那些爱主的人，那样为主舍身，实在令我们感到敬佩。他们被摆在狮子跟前，与猛兽搏斗的地方仍在。然而现在，那些古迹都成了基督教宣传自己的地方。到了天主教的范围，那就完全是物质的，也完全是迷信。好比教堂里有彼得的像，许多从南美、南非各地来的旅客和天主教徒，都排着队要从雕像面前经过。经过时，都在那里留恋不舍，争着要摸彼得的脚；摸过之后，还要亲一亲。所以，现在彼得像的两只脚指头，都已经被摩擦得看不见了。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亲这个像，摸这个像；那实在是迷信得太过了。

从罗马再往前就到了希腊。我们到了某大城的西北，离城不太远有一块肥美的地，人就告诉我们，保罗曾在那里讲过道，风景相当不错。离那里不远有哥林多城，我们都读过哥林多书，也就在当地略作参观后，往中东方向去了。

我们的目的是要去看耶路撒冷，经过黎巴嫩就到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老城的部分，现今都落在约旦人手中。以色列人在复国之后，是住在老城边界，也就是京城一带活动。两个地方相接处，只有很短的距离，但两处是对立的，无法来往。联合国很难对这两国作出裁决，他们彼此为仇，联合国只能限制他们，不准他们对彼此有什么动作。

圣经里那些较著名的地方，我们差不多都去看过，如橄榄山、锡安山、摩利亚山等，还有客西马尼园，主耶稣被卖的地方，以及祂受审、被钉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等地方，我们都亲眼看到了。现今在橄榄山，有一个大磐石，磐石上有个很大的脚印，传说是主耶稣升天时，末了一次脚所踏的地方。不过，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。

我们看了示剑城，并看见那六个支派为百姓祝福时所站的基利心山，和另六个支派宣布咒诅时所站的以巴路山，印证了他们所受的审判实在厉害。我们在圣经里读过，这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然而这次我们去看，完全是一片荒凉。耶路撒冷那一带地方真是荒凉，一眼望去，最多的既不是树，也不是草，更不是土，而是石头。有大石头，有小石头，到处都是石头，尽是不毛之地。为我们开车的人说，若是这些石头能变成面包就好了。这使我想到马太四章，主耶稣受魔鬼的试诱，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饼。我就知道这司机是基督徒，于是对他说，“你祷告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”

那里非常贫穷，人民生活相当辛苦，比东方人还穷乏。在自然环境上，更是经历风的侵袭，一年有十个月，常有风把尘沙吹来，等雨水来时，又把土冲走，所以剩下的土没有多少。土上没有任何作物，甚至没有草，没有树；这种土是根本不能使植物存留的。我们知道风越吹，土越少；水越冲，土更少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发展实在困难。

旧约里圣殿的地基，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，大卫也曾在那里献过祭；这些事迹圣经上都有记载，那是非常好的地方。然而，现在被阿拉伯人，就是回教人占领了。他们建立一个大的回教区，算是第二大的。第一大回教区在麦加，相当的大，那个清真寺的圆顶都是用金子包的，面积非常的大，许多回教徒都在里面敬拜。他们霸占了那地方，一直不肯交还给以色列人，就作了自己敬拜的所在。

我能说的不过这么多，但在我的印象里，觉得神的审判和咒诅是可畏的。神在祂的智慧里，把许多天主教、以色列和基督教的古迹毁坏了，免得给后人，就是今世的人当作偶像敬拜。人是太愚昧，太污秽，太没有智慧；但神借着罗马太子提多，于主后七十年大施毁坏，而后波斯国，再有阿拉伯人、土耳其人，他们陆陆续续作了许多破坏的工作；因此，那里的古迹难以存留。现在那里所有的，有许多是人工造的。从那里我们经过伊拉克，就是从前的巴比伦城，又经过伊朗，就是从前的波斯，到了巴基斯坦。

从那里我们到了缅甸，然后到了泰国的首都曼谷。在曼谷有一个聚会，是我们的弟兄在那里服事，经常聚会的有五六十位。我在那里住了三天，就看见曼谷聚会人数加增，实在是主的祝福。当地召会原有约一百位圣徒，我们到那里有三天的聚会，聚到第三天，不仅会所坐满了人，院子里也坐了人。那实在是一个有许多工可作的地方。全泰国有三百多万华侨，在曼谷那里最少有八十万。曼谷一个城就有几百万人口，八十万是中国人，为数不少。最好有会说汕头话的，同时又会说闽南话的人到那里去；那里实在有一个很大的需要。弟兄们非常真诚地盼望有同工能接受负担，到那里作工。

南洋其他各地，虽然有要求，但限于时间我们没法子去。这些地方，多多少少都有需要，我们几乎一直接到他们的呼声，要求有人去帮助他们，现在即使有几十位同工到那些地方去，还是不够分配。我们在十月四日回到香港，在那里住了十二天。从到达那里后，弟兄们一直安排聚会，直到我们上飞机前。这是我们大概的经过。负担的话：基督作生命，神的家得建造这次我们出访各处，简要说，有两点是非常缺乏而有需要的，就是认识基督作生命，以及神的家得着建造。好比有弟兄或同工到日本，单纯地因为需要而去。他们留在那里，必须带领人认识神如何在基督里作人的生命，并且如何建造神的家，使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，神的儿女在这个荒凉的地，有家可归。我们知道在日本，如东京、大阪等，都有这个需要。

我们访问那里时，到过东京，也到过神户，这些地点都很近，是很方便的地方。然而这三处地方，东京、大阪、神户，都还没有主的见证。再者，美国虽然是个基督教国家，那里最需要的，也是带人认识基督作生命，并且在一地一地把人建造起来，成为神的居所。整个欧洲也是如此。当我访问欧洲，在台上讲道时，就明说在整个北欧，难以指出有一个地方象神的家；好多地方，神的儿女被兴起来，却都感觉象无家可归的人。所以，生命的认识和召会的建造，乃是各地所需要的。

欧洲南部的情形还谈不上什么，因为天主教势力太大，如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等国，都是天主教国家，连法国也是天主教国家。位于欧洲南部的希腊，则是非常荒凉，不仅在属灵方面荒凉，连在物质方面也很荒凉。整体的情形就是一片荒凉。所以，欧洲方面，在属灵上实在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；南洋各地也有这需要。

总之，我们感觉各地最需要的，就是基督作生命，以及神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居所，使祂的儿女有家可归。因此，生命与召会，在各处的需要实在是非常的大。此外，还有一点值得提到的，就是我们在东方，常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，也相当的贫穷，常有许多不及的感觉。然而，正如有人说，“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不识货。”我这次出去看看后，里头很敬拜神。神在这一个地球上，特别恩待了我们。人很不容易看到有一个地方，蒙的恩典象我们所蒙的一样。

已过这些年，我自己常有一种感觉：一面觉得我们所走的这条路，是百分之百出乎主的；但另一面也常觉得，在召会历史中所看见的，都不是这样的。同时，在这个时代里，只有我们这班人在东方走这一条路。虽然我们一面很有把握，觉得是出乎神的；但另一面，人是软弱的，又不免打问号。是不是我们错了？是不是太过了？不然，为什么已往基督教里没有这种光景，今天也不能找到什么能印证我们的；似乎只有我们这班人走了这一条路。

然而，这次我们出去，走过不少国家后，非常加强我们里面的认识，也给我们有负担，看见各地所需要的。以日本、美国、北欧以及南美等地为例，他们所需要的，就是我们这样的见证。我们实际观察过，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应付今天神儿女的需要。各地神的儿女，今天真实准确的需要，就是认识基督作生命，叫神在地上，在祂儿女中间能建造起一个居所，使祂的儿女在地上有可归之处。

许多基督徒虽然听了许多道，感觉很兴奋，也感觉有益处，但是他们不能从心里说，那就是他们的需要。只有你带他们认识什么是基督作生命，并且带他们看见基督作生命的结果，就是神在人中间，建造起一个居所，叫祂的儿女有家可归。只有这一个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能满足神儿女的需要。在日本、在美国、在欧洲、在南洋，所有神的儿女，都印证这条生命的道路：基督作生命，使神的家得建造。各地既都有这样一个印证，这样一个需要，就加强了我们的感觉，使我们得着很深的鼓励。

末了，盼望我们众人都清楚这一点：基督作生命，为要建造神的家。在信息开头我们已经说过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这样一个聚会，无论它是多小，多弱，在当地都非常地受到重视。此外，台湾的召会，特别是台北召会，虽然在外面的名声太高，但我信这也是出乎主的。

若是我们在这里向着主忠诚，感觉也不迟慢，在往后不久的日子中，主会有相当的带领。逐渐地会有人出去，也会有同工出去，你们众人都要把握机会。

在这里我们已经有过训练的工作，如今在弟兄们中间，有一部分是全时间的，也有一些是带职业的。或者该有更多的人出来全时间服事，然后有些人出去开展，另一班人就补上来；一班一班地跟上来，持续地有人出来服事主。我们不能在这里读书，而一直没有毕业生；若是一个学校一直都没有毕业生，那是不正确的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家里的孩子，若是十年都没有长大，就不正常。所以，我们实在应该有同工们陆续出去服事。

其次，从各方面看，弟兄姊妹或者逐渐移民出去，或者有的带着适当的职业出去，这都是有益的，甚至对国家都有益。这一个时代不是个停留的时代，乃是个流动的时代。什么人能在外面流通，什么人就是一个活的人。这是我此形的一些印象，也是我的一些观感。我们实在需要出去，一直地出去；越出去就越有路。盼望你们能出去，无论是对个人，或家庭，甚至对召会都有益；即使是对我们肉身所处的国家，也都有益处，并且益处非常大。我不愿意过于鼓励，只不过应弟兄们的要求，把我的观感交通给你们。若是再多十个、二十个家移民到巴西，或是再有一两位同工去，那里马上就会有一个相当成形的聚会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并且能够有很好的结果。这无论在哪一面都是有益的。

### **加强文字工作**

此外，我们深深盼望，文字工作能好好加强。已过只有少数人，是帮助这个工作的。我们从前出版的文字不多，只有三类。第一类，是《话语职事》的正刊，那是相当有分量和果效的。第二，是《享受神》这类的小册子。现在只要是和我们有点交通的地方，他们谈话的资料，讲台上的信息，都是讲到如何享受神。第三，是《教会通问》，在各地效力很大，所起的作用很厉害。因此，为着推广工作往外发展，需要加强文字工作，通问需要再多出一点。同时，服事的人要能多给一点帮助，出版一点英文书，并且在量上加多一些。这能使这里的见证扩展出去。

所以，有三件事相当重要。第一，同工们出去作工。第二，弟兄姊妹移民出去。第三，文字要推广出去。自然，这需要后面的人再补上；我信这里要补充人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不要怕我们开展出去，后面的人补不上来。我们应该相信，我们出去的越多，后面越有补上来的。希望弟兄姊妹为这些事，能有真实的祷告。同时，要到主面前寻求负担。或者有人应该接受负担，受主差遣，往外去为主作工；或者有人应该受主引导，往外移民；或者有人为这些事摆上奉献。我信主既这样带领我们，也必能给我们积极地印证。我们相信，这十多年来，主给我们这么多的带领，其用途不会仅仅限于台湾岛上。我们深信主在这里预备我们，带领、训练我们，是为着祂在这末世时代里的见证能更为广阔。

多年来我们不愿意多加宣传，但主在外面为我们所打开的，实在是敞开的门，畅通的路。我们出去之先，从来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光景；但走过之后，所看见的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作的。

人对我们的评价，我们只得低下头来，谦卑地说那个评价太高；然而这是神作的。有人告诉我，有些地方从来没有那样实行过，就是把整个聚会，整个讲台交给别人。然而，我们这一次出去，所到之处都是全数交给我们作。这是主作的，并且实在有圣灵的印证。我一直学一个功课，不要在这些地方说得太多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，我所说的不过是主所作的，并且是为给你们一个印象。

事实上主所作的，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的，是又宽又大，又有功效的路。盼望弟兄姊妹，为着主的缘故刚强，勇敢地接受主所给我们的负担。许多地方都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实在愿意主在我们中间，作这样的工作。我们不愿意发起什么，也不愿意有什么活动，但我们必须把这些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，好让我们有负担，把所蒙的恩典带给那些缺乏的地方。

## 第八篇 访问各地召会观感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这次出外访问，使我对西方的基督徒非常失望，对我们在东方所走召会的路却增加信心。我无法把里面所有的感觉，交通得透彻，只能作一个引言。

这一次出去，我有几面的感觉；同时在我里面，常常一直回头核对、默想。第一个感觉就是，我对外面的情形非常失望。我说的这个“外面”，不是指东方，而是指西方。我承认东方的光景，也不怎样理想，但西方更为严重。

当然，我没有与西方所有神的儿女都交通过，不过我们已往和西方的基督徒在文字上、在刊物上，有过相当透彻明了的接触，对他们的历史也有相当的研究。虽然我们并没有常交通，但在文字上，我们对西方并不陌生。同时，对于西方的基督徒团体在各面的情形，可以说相当了解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去，虽然没有接触各方面的人，花的时间也不是够长，但我们深深觉得，我们对西方基督徒的情形是清楚的。

应该这样说，我没有出去之前，并没有想到西方基督徒的光景比想像中差。当我在美国留了一段时间，到欧洲也停了相当的时间，差不多要离开欧洲时，有位弟兄来见我。那时我在英国，他来问我：“李弟兄，欧美你都走过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对西方的基督徒感觉怎样？”我很爽快地对他说，“我非常的失望。”接着我说，“我原来想，福音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。到东方传扬主话的人，都是欧美西方各地去的；所以，即使西方基督徒的情形再差，也不会差得太远。哪里知道，事实上竟是如此的光景。所以，我感觉相当失望。”

## 属灵光景的低落

失望的原因，我不在这里分析。我怕在分析中，有些话你们听了，再去传时，不一定准确，反倒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。然而总括一句：西方基督徒的情形，令人万分失望。不仅是我自己下这个断语，即使是我在西方和他们有所交通时，在这些交通的人当中，也没有一个对我说，西方的光景是好的。我不信他们是因着谦卑，觉得自己是西方的人，站在西方的立场，说一点谦虚的话。我不信他们那么说是客气；我绝对感觉得到，他们对我所说的话，都是诚恳、诚实的话。所有和我交通的人，都承认西方基督徒的种种光景，是相当低落的。

我回来后，有些弟兄与我谈话时，几乎都会问到：“你在西方，碰到什么属灵的东西？”你们若不这样问我，我还不会说；你们既然这样问，我只得告诉你们，我没有碰着多少属灵的东西，反而我所碰着的，几乎都是相反的东西。我不能说得太详细，但我能说，在我该碰着属灵东西的地方，我所碰着的全数是不和谐，完全没有属灵的空气。这个“不和谐”，不是我的判语或断案；而是他们自己把种种不和谐的情形告诉了我。这不只是一个人如此，几乎是每个和我接触的人，都或者明言或者暗示，说到这些不和谐的事。至于属灵的东西，几乎阙如。

我承认这样出去观察，的确是得着了帮助；人出去走走，定规是有帮助。然而，我必须承认，我没有得着多少正面的帮助。我所得到的印象，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：大失所望。我信主许可我说这句话。我所碰到的光景，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各地把我们看得过高。我去的时候，各地不是把我当作是去得帮助的人，反而是把我当作去帮助他们的人。所以，他们到我跟前来，所说的都是他们的难处。因此，我才想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把我们看得过高，所以来和我交通时，都是把难处告诉我。这就象病人面对医生，都是把他的病况说出来；其实可能有其他好的方面，但是他没有说。

这次我从东方转到西方，再转到东方，所到之处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对我说到他们的问题、他们的难处。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就是人把我们看得过高，以为我们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难处；所以碰到我们，尽说些他们的难处，盼望从我们得着帮助、解答。

其次，我在一地一地住留时，各方面都有观察，和当地的圣徒也有接触，我的确相当明了那个实在的情形。若是你们问我，那个实在的情形如何？我要回答说，非常令人失望。然而，正因出去观察各地情形，加强了我对我们所认识之路坚定的信心，这是我们出去后的另一个观感。对于走这条恢复的路，我的信心得着了加强。因为越到各地，越是一地一地实际地走过，我就越觉得，各地的难处与问题，乃是因为缺少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条路。这是我所得到的一个结论。

我们从一个地方经过一个地方，所看见的需要、问题和难处，虽不尽相同，但综合其需要、问题和难处，答案不外乎我们所认识的这条路。他们如果能认识、看见并接受这条路，他们的需要自然得着应付，问题必会迎刃而解，难处也自然就会过去。因此，这些观察加强了我对这条路的信心。这个感觉直到今天，仍常在我里面一再地升起，给我极深的笃定。

我们要领悟，这些年我们在东方所走的这条路，在召会历史中不大容易看见。同时，在任何书刊里，也不大容易看见有人是走这条路的。在我们的感觉里，这是我们的新发现；虽不是我们发明的，却是我们新发现的。所以，当我们一面走的时候，一面觉得这是神的带领。然而，因着不容易找到已往历史上的印证，也不容易从其他方面找到旁证，所以有时会觉得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孤僻，有点古怪。

这两面的感觉，一面觉得这条路是出乎神的，乃是神的带领；一面又觉得，为什么已往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印证，现在也没有别的旁证，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孤僻，以致这条路走得如此特别。我们总归是人，必然会有这些感觉；但这次我们在各地所看见的，给了我们相当强的印证，证明我们所走的这条路，的确是神的带领。各地的需要、问题和难处，都是因为缺少这条路的异象和看见。

第三个感觉是我在出去以前，从来没有想到的；虽然已经有这样的亮光，却从来没有想到，就是各地急切需要建造神的家。为这缘故，我这次在香港的两场聚会，所释放的信息，都是关于神的建造。我所交通的重点，在于圣徒必须在一个一个地方上建造神的家。

关乎建造地方召会成为神的家，弟兄姊妹们都能作见证，从前我们已经看见了，也经常交通到，并且有好些信息说到这事。然而，都不象我们这次出去，到各地走过、看过之后，所留在里头的那个感觉强烈。们这次出去，首先是到了日本。一到那里，就引起我一个很深的感觉：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又是这么现代化，人口众多，基督徒的人数也不能算少，但在那里，却看不见神的家。

全世界的三大城市，人口都差不多，东京、纽约、伦敦，都有八百多万，将近一千万人口。如果包括郊区在内，就成了大东京、大纽约、大伦敦，人口更多。这三个地方我都去过；其中我们最不注意的，就是东京。我们到那里一看，真是不得了，路上从早到晚都是人和车，昼夜川流不息。那里有那么多的人，基督徒也不算少，单是从中国内地退去的西教士，就有二三千之多。然而，那里没有一个神的家。

我在那里住了几天，一直有一个感觉：这样大的地方，这样多的人，这么多的基督徒，竟然神没有一个家。不只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，那里许多追求主的人都有同感；他们在那里无家可归。我所碰到的人，不只是和我们一同聚会的圣徒，也有在其他团体聚会的圣徒。他们差不多都问同一个问题：我们该到哪里去？他们感觉无家可归。

或许你会问，难道那里没有基督教么？有，有日本人自己所成立的基督徒团体，也有一两百年前西教士到那里所成立的差会团体，现在有二三千西教士在那里殷勤作工；但很希奇，那些在那里追求的神的儿女，一开口就问：“我们要到哪里去？”我有时反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问这个？”他们表明他们在所在的地方，得不着什么供应和帮助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得不着草吃，得不到粮食；他们没有一个家，没有能供给他们粮食的家。

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孩子无论作什么事，在外面什么地方，或作工或读书或玩耍，到了一个时候，总会说，“我们要回家吃饭了。”他们饿了，想吃饭，总有一个地方能吃饭。他们有一个家可归，有一个地方能好好休息、享受。同样的，许多圣徒虽然说不清他们的感觉，但他们同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们饿了，没有东西可吃；累了，没有地方可休息；他们的需要无法得着解决。

从那里经过之后，我就到了美国；从美国西岸走到美国东岸。无论到哪里，我都去了解那里基督徒团体的光景。我在纽约住得相当久，因为若能了解纽约，对美国大体的情形也就能了解得差不多；可以说，纽约是美国的一个代表。当然，有的地方并不足以代表美国。我在各处观察之后，同样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：这么大的一个美国，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，却看不见有一个家，能让神的儿女有所归。

当时有一位美国名布道家在旧金山开布道大会，我也很认真地去参加。那实在是神的同在，所以有很多人得救。有人告诉我，这位布道家从前在纽约所作的，范围比旧金山还要广，带得救的人更多。然而，接下来的是一个重大问题，就是那些得救的人，正如婴孩生下来，却没有可以养育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家能喂养、照顾这些出生的婴孩。

我们在纽约时，没有宣传，但外面的人却一直在打听我们聚会的时间，特别是中国人，几乎都尽可能地来听道。听过之后，同样发出一个呼声，他们在那里无处可去。在纽约，华侨中间有好些不同的基督教团体，他们都表示说，他们得不着东西，没有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，没有一个可归的家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在那里所得到的一个讯息，就是神的儿女无家可归。这是在美国、加拿大的光景。在加拿大时，虽然我们没有和那里的人有太多的接触，但间接的也有消息。比方，我这次特地去看最著名的一个团体，创办人是史奥斯华。我去的时候，他正好在别的地方开奋兴会。我特地去参观他所创立的“人民教会”，观察他们的光景。我们必须知道，已过五十年来，一个地方上的基督徒团体，供给国外布道人最多的，按比例说，就是他们那里。他们一共供给了二百多位在国外布道的人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；这是一件很有名的事。他们在那么小的一个礼拜堂聚会，但在这件事上他们是相当热心的。我们去参观时，正好碰到有一班姊妹们在那里聚会、祷告。

然而，无论直接或间接，我们所听到的消息，都说加拿大是一片荒凉，几乎什么大型的集会都没有。美国有几位所谓的布道大家，都是吸引上万的人去听道。然而，在加拿大好象什么都没有，呈现一片荒凉的景象。英国和丹麦的情形之后，我们到了英国。其他的不必多说，就在我们临走前，有一个晚上，那是最后一场聚会，我们在贵橡全体圣徒聚在一起交通谈话，全体发问，由我回答。开头先有两个一般性的问题；到第三个问题，就提到关于地

方召会，我就回答地方召会的成立和立场的问题。答过之后，有位弟兄站起来问：“李弟兄，是不是为着这个地方召会的成立，我们要出代价？”我便回答他们说，“你们在这里不仅要出代价，更要为着这件事争战。”

请注意我以下所说的话，那就是我所要交通给你们的重点。当时我是站在贵橡的会所里，当着他们数百人，对他们说，“弟兄们，请你们想想看，在整个西方，若是神的儿女要起来事奉神，走主的道路，你们能不能指出有什么地方，是照着这个样式，照着神心头的样式而形？”当时史百克弟兄就坐在我旁边，所有的长老们也都坐在我旁边。

我又说，“现在整个西方，是一片雾气，完全被雾气盖住，没有一条出路。请你们告诉我，若有一个神的儿女要起来走主的路，你们谁能告诉他，路就在这里？”我实在是特意对贵橡几百位弟兄姊妹说这话。然后我又说，“你们看见了么？不仅需要你们出代价，还需要你们起来争战，开辟这一条路。”那时我就用了“争战的先锋”一辞。我说，“你们需要出来，作争战的先锋。”

接着我说了一个比方：“前些日子，我从这里到苏格兰，是史先生开车载我去的。有五百多英哩的路程，但只花了几小时就平安抵达。原因何在？是因为有人开辟了那条路，铺好了柏油，是条康庄大道，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很容易。在整个西方，今天这条康庄大道在哪里？神的儿女起来，要走这一条路，但这里没有路；这里所有的都是雾气。请问这条康庄大道在哪里？在整个西方，有什么地方有一个聚会，可以作一个标准，一个模型，一个标本？哪里有一条康庄大道，能给神的儿女们走上去？在这种情形下，当然不仅需要你们出代价，更需要你们出来争战，为着神的儿女开这样一条路。”我为什么详细而重复地讲这件事？就是要给你们知道，今天西方的光景到底如何。

我在贵橡住了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完全可以称作“问诊时间”，人来到我跟前都是问：“我该怎么作？该怎么办？”这更加强了我的印象，证明在那里是无家可归的，神和人都无家可归。若是有家可归，人不需要问怎么作、怎么办、应该到哪里。

之后我们到了丹麦。坦白说，这次我们到各地，遇到情形最正面的就是丹麦。虽然到了丹麦，也都是来问诊的多，但都不是从反面问，而是从正面问，因为他们的确有那个需要。所以，在丹麦很简单，因为都是正面的；只要你给他们的都是好的，是对的，他们都照办。我简简单单地给了他们一点，他们就去实行。我们实在没有料到，他们竟然肯那样地去实行分家；后来他们给我一封信说，他们分了二十几个家。

总括来说，一切所给我的印象，就是觉得今天各地的需要，乃是神的家得以建立起来，让许多流荡的人有家可归。所以从那时候起，我里面深深觉得，若是再有一次机会，要我和神的儿女说话，我一定要说这个，告诉人全地上最大的需要，就是建立神的家。

我承认福音是个大需要；但是如果你们出去走走，就会看见，并且承认，福音不是第一需要的。今天第一需要的，乃是一个家。换句话说，福音是生孩子，家是养孩子；今天最需要的不是生孩子，乃是养孩子。因为这些已经生下来的人，没有一个家可以养，何苦还要再去生。甚至那些生孩子的人，自己也是无家可归。今天在全地上，几乎还找不到一个家，全地是在这种可怜的光景中。

我一点都没有形容得太过，我绝对相信，住在我们里面的主，我们所事奉的主，非常印证这事。如果你问我，今天日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会说，神的家。如果你问我，今天美国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更会说，就是在各地成立神的家。如果你还问我，英国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毫无疑问的，我仍会告诉你，就是神的家。各地的需要都是这个。

我永远不能忘记，在丹麦那个特会结束时，众人依依不舍。有一位从瑞典来的姊妹，流着眼泪，用不太纯正的英语对我说，“李弟兄，我永远不能忘记，我在这次聚会中所得的帮助。我仰望神怜悯我，叫我能完全生活在这个里面。”许多人的问题，都是回去后怎么办？该到哪里去？但这位姊妹说，她所得的帮助，一生不能忘记，且要活在这个里面，就是要活在神的生命里，使神的家得建立。如果你在那里，你也会有一个感觉，不是牧人没有羊，乃是羊没有牧人，是人无家可归。所以，在聚会结束要散去时，有一种空气，有一种情感，就好象是对家的恋恋不舍。他们说，“我们从这里出去了，要到哪里去？”所以，现今各地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的满足。

这一次出访后，我里面常有三个感觉：第一，基督徒的情形，在西方是令人失望的；第二，各方面的问题和情形，都印证我们所认识的这条路是对的；第三，各地急切的需要，乃是神的家。我就把这些事转过来，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摸摸我们自己的感觉；不久，里面有了一种观念，就是说，到底神所托付我们的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，是只限于这个岛上呢，还是神因着我们在祂里面的长进，会扩展这个界限？在林后十章，使徒说，随着信徒信心的增长，他们的界限得以丰盛地开展出去。的确我们从这里应该开展出去；但若是要开展，该怎么开展？那个限度又是如何？只限于远东各地，或者也往西方开展？

讲到需要，各地都有需要。具体地说，日本东京那里一再地要人，并且要人从这里去。他们说，“李弟兄，无论如何这次你要把这里的需要，带到弟兄们中间，请求他们有人到这里来。”回来后，我还收到一封信，曼谷不仅要一两位，并且盼望多一点人去更好。我在那里时，他们也是这样请求说，“李弟兄，你自己不能来，但无论如何你要打发人来。”美国也有这个需要，他们甚至有人提议说，最好这里的弟兄们多有几位到那里去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到底我们是向外开展，还是不开展？开展的限度是限于东方，还是往西方去？我愿意把这些交通给弟兄姊妹，也愿意听凭弟兄姊妹的感觉，看看你们在主面前，对这些事到底感觉如何。

如果你们反问我，对于我们自己这一面的感觉，就是我对于台湾各地，以及对于事奉主之人的感觉，我要很不客气地对你们说，有几方面是必须提起的。首先，从已过到现在，弟兄姊妹因着主的怜悯，在各地实在相当被主使用；主也的确使用我们，作了祂一部分的工作。第二，因着几个原因，我们在主手里的用处是有限的，并且是相当有限；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属灵的眼光太狭窄。

我们的狭窄有二：若不是受限于自己所学的，就是受限于自己所作的。我们只能在自己所学的那一点上帮助人，无法越过；我们也受了我们所作的那一点限制，以致眼光狭窄。我们可以是有用的人，但是在工作上，我们太受这两点限制；我们没有一个身体的感觉。

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在地上不是要作一个工作，只限于自己所学的；也不是作一个工作，只限于个人所作的。我们在这里是作一个工作，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；这有地方的一面，也有宇宙的一面。我们不是帮助个人属灵，也不是帮助一班人有长进；我们乃是在各地方上帮助主的召会，同时为着建造主宇宙的身体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无法在这里多说，盼望另有机会和大家多有交通。你不能限于你能作的、你所学的，来作主的工作；你总得有身体、宇宙的眼光和度量。比方戴德生这个人，实在不是专门传福音的人。如果说到他所学的，他实在是因为看见约翰十五章，而学习住在主里面的人。

然而，他所接受的负担，以及在各地所作的工作，并不是约翰十五章；他所接受的负担，乃是福音化整个中国。那时还是满清时代，按他的话说，他要用主的福音，福音化大中国帝国。这指明他所作的工作，并不限于他所学的。他乃是接受了在他所学、所经历之外的一个负担。这是他蒙神祝福的原因。

所限于自己所学来作工的人，都有一点受奥秘派的影响。福音派的兴起，乃是要应付奥秘派的缺点；因为就着工作来说，奥秘派走到末了几乎都是死的结果，没有多的生产。主必须扩大我们。我们自己有野心要大是不应该，乃要保守自己的微小；但我们必须让主来扩大我们。这是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开展，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
有些很有用的同工，之所以受限于自己所学和所作的，原因在于接受的破碎不够多。在有的地方，我们的工作受到限制，也可以说受了亏损，明显的是因为我们接受的破碎不够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根据前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的配搭不够。因着我们破碎不够多，所以配搭就不够，以致缺少和谐。

另一个工作受限制的原因是：直到今天，我们作工的“技术”仍有问题。在有的地方，我们成全别人不够多；甚至许多时候，我们竟然代替圣徒事奉。所以，这也是一个原因，使主工作的开展受到限制。

总括几个原因：第一，受限于自己所学、所作的；第二，因着我们的破碎不够多；第三，因着我们的配搭太差，和谐不够；第四，因着我们在各地作工的“技术”不够好，以致有时不是成全别人，反而是代替圣徒事奉。

虽然已过我们相当为主所用，有一些工作的果效，但我们还得承认，因着我们有这几种原因，使得主还是非常受到限制。如果我们在这几方面，没有限制主，我们应该相信，今天这个工作，定规比目前的光景还要广、还要强许多。

所以，我实在有些矛盾的感觉。一面觉得需要往外开展，一面又觉得，似乎我们在这里还有弱点。因着我们有弱点，我们在这里的“标本”不够强，“模型”也不够强。然而，外面的人却把我们看得太高。或许这是出于主的，所以我不敢随便下断语。不过，就如启示录第三章所说的，我们出去到各地，实在感觉主给了我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能关的。不仅如此，的确有一个味道，可以说是别人来到你脚前。这是主所开的门、所作的事，我们是骄傲不得的。

事实上，无论在哪里，东方或西方，只要有这样一个聚会，不管是软弱或微小，主都是看重的，人也都是畏惧的。所以，我们无论到哪里，人都来到我们脚前请教，要求我们帮助。人的确看我们过高，只要是“台湾牌子”，只要说是台湾去的，都是不得了的。我们这次出访，都告诉各地的人说，“没有这件事，台湾没有这么好。台湾也有许多不聚会的，许多幼稚的，所以没有这件事。”然而话虽如此，只要是台湾去的，就象“一鸟入群，百鸟不鸣”的情形，都要等台湾去的说话，请台湾去的给他们帮助，甚至要台湾去的给他们带领。这是把我们看得太高了；事实上，我们没有那么高，我们有好多的弱点。

交通这些，乃是要和大家一同来看，今后我们在主的带领上，该走怎样的路。到底我们是留在这里，加强这个地方，建立这个“标本”，这个“样品”，还是要再往外开展？盼望大家在主面前能有清楚的光。

## 第九篇 关于工作上的异象与负担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经过出外访问，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。其中一个感觉，是主按着祂所说的，的确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。姑且不论西方如何，即使是南洋一带，加上日本，完全是敞开的门，一片大好的机会，等候我们前去作工。在印尼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缅甸、泰国，这几个区域里，各地方的聚会最少有五十处，没有一处不需要人。他们几乎是“望眼欲穿”地在那里等着，盼望有人能从这里前去帮助他们。

今天，有些为主作工的人，几乎都会要求一个好的作工机会，一个好的作工场所。他们常常用写信、登广告的方法，寻求他们的需要。有时他们会写信到一个地方说，“我要到你们中间，好不好给我一个机会，在那里作工？”他们都是这样谋求作工的机会，和作工的地方。然而，主给我们的完全是敞开的门，巴望我们前去。那些人在外面为主作工，一直是自己谋求作工的机会；但主给我们的不必我们谋求，都是作工的机会等在那里，是作工的机会来谋求我们。

所以，我真是愿意弟兄姊妹知道，外面的需要实在很大，对我们也十分敞开。当然，我们在台湾，都知道自己本身的光景如何。虽然外面的人都尊重我们，也高估我们，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并不那么高。千万不要以为别人说我们胖，我们就真以为自己胖起来了；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光景。

另一面，两相比较，我们也实在有其他方面的需要。例如，一位从印尼来的弟兄，多年住在台北第三分家，现在他回去了，就能有一点功用。他在那里帮助相当一部分人，特别是少年人；他的功用显出来了。

又如，有些地方的聚会，现在就靠台湾去的弟兄姊妹。那里的许多讲台，都是由台湾去的弟兄负责。好象把台湾去的人除外，那里的聚会就了了。盼望各地的弟兄们听了，能够见谅。这是证明各地都有很大的需要。

问：说到我们的工作，相当受自己所学、所作的限制。这点能不能进一步交通？难道我们在主手中的用处，与我们属灵的学习关系不大么？我们应不应该更有属灵的追求，好能在主手中更有用？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难处，我们如何解决？

答：所有为主所大用的人，都不能用他的属灵作尺度，来衡量他在主手中的用处。所有局限于自己属灵的那一分，而来服事主的人，最后的结果都不好。这个话要从两面说，首先，每一个事奉主的人都要注意，学习活在主面前，也就是要追求属灵。其实，我不太愿意用“属灵”这辞，因为我不懂什么叫“属灵”。直到今天，尤其这次出去访问之后，我更是不大懂什么叫属灵。

因这缘故，当你们提起“属灵”，我就糊涂了。到底你们是指着什么说的？什么叫属灵？我懂得什么叫谦卑，什么叫骄傲，也懂什么叫恒心、爱心。若是如你们所说，属灵就是能与别人一同建造，这就更使我糊涂了。因此我说，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叫作属灵；到底所谓的属灵是什么意思。

但一个人若一直注意属灵，末了就不是属灵，而是属“零”。请相信我的话，奥秘派的人就失败在这点上。奥秘派的人就是一直关起门来属灵，一直要注意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，要学习如何与神交通，学习活在主面前。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，所以特别关起门来学这个功课。结果他们变作了“零”，因为没有属灵的后代。

真正认识属灵事情的人，大部分还是拒绝奥秘派的东西。俞成华弟兄翻译了一部分盖恩夫人的书，介绍到我们中间。这些书至今仍在我们中间；头一本是《馨香的没药》，一九三八年出版的，至今已有二十年。从那时起，接下来就有《简易祈祷法》这一类的书，以及劳伦斯的《与神同在》。我要请问你们，已过二十年，从历史来看，这些东西在我们中间，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帮助？你认真追查，就看见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。

我能作见证，这些东西只产生一部分特别的人。这一部分人，在得到奥秘派的帮助之前，还是很好的材料；但自从这些奥秘派的东西来到我们中间，这一批好材料，便给这些奥秘派的东西破坏了，耽误了。他们都在那里学习如何回到里面，学习如何简易祈祷。我清楚知道这些事，亲眼看见这些人的光景。凡这样去学习的人，最后都把自己误失在那里，延宕在那里。在有些地方，我们只能顺着这些奥秘派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不愿意说反对的话，否则会在我们中间形成一个大的冲突。

我个人从一九四三年之后，就无法接受盖恩夫人的东西。不过在我们中间，我仍是顺着她的东西说话，来挽救那个危机。我是顺着一种局面，来挽救那个危机。我这样说，求主赦免我。然而，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，总得承认这实在是主的怜悯，借着 I 这样作，挽救了一部分的人，化解了那个危机。

有几位从上海来的弟兄们，若是你们回头细看，就会懂得我的意思。从我来上海、离开上海，然后到现在，你们看我所作的，就能知道我的路在哪里。我到上海，完全是为着挽救上海几方面的危机。其中有一面，就是挽救俞成华弟兄从奥秘派所带进来的难处。我从不否认回到里面的人里这一面，我承认这一面有其价值，然而，只一直注意在里面更是危险，更会产生大难处。

所以，我在上海所作的，一直是顺着这个摸里面的感觉，而把大家翻到外头。这是一个解救、一种释放。你们都看到，我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之后，就把整个上海的空气从一直偏重里面拨到往外面去。我推动大家传福音，鼓励大家开辟聚会；不能在那里一直强调，回到里面，摸里面的感觉。

后来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，他就告诉我：“常受弟兄，成华弟兄把那么多盖恩夫人的东西，就是把奥秘派的东西，带到我们中间，是一件不该的事。”今天俞弟兄已经故去，我想我可以有点评论。我们中间好些弟兄称赞俞弟兄；但倪弟兄告诉我，俞弟兄需要看见，他犯了与奥秘派同样的错误。那个错误就是太人工的属灵；那一种属灵反而变作人的逍遥，变作“属灵的懒惰”，说什么“千万人可以下地狱，我不能不回到里面；各地召会可以荒凉，我不能不回到里面”。“回到里面”是美其名的说法，认真说，这是一种懒惰，没有负担的话。一个有负担的人，不会只是一味地“回到里面”。只有不顾孩子的母亲才会说，“我要维持我的清洁，要讲究卫生。”真对孩子有负担的人会说，“我不懂什么叫卫生，也没有时间管；我只要看顾孩子们。”

请不要误会我的话。我承认在这么多同工当中，在一同走路的弟兄们中间，很不容易碰着一个弟兄象俞弟兄，在主面前单纯而绝对，在主面前那样的忠诚，这是我能从心里替他作的见证。他实在是个单纯、忠诚活在主面前的弟兄。然而请大家记得，若是这些年，我们还是跟着走俞弟兄的路，请记住，今天我们就无路可走。我们没有看见保罗写一封书信，提到他的属灵。反而我们能看见，保罗所有的书信，都是对付召会的难处。只有一卷书似乎是讲他个人的属灵，就是哥林多后书；所有认识保罗的人都说，要读哥林多后书，才能认识保罗这个人。然而，哥林多后书还是重在解决召会的问题；虽然他讲个人的属灵问题，却是为着要解决召会的问题。他是这样一个人，完全为着召会。虽然他也讲属灵，却是为着召会。

弟兄们谈论这么多的属灵，恐怕你们说给保罗听，保罗会说，“我都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。我只懂得主的一些事情；我懂得罪人得救，懂得召会的建造，懂得为主劳苦，懂得学习活在主面前，享受主自己，靠着祂为祂劳苦。其他的事我不懂得。你们所说的属灵，对不起，我不太明白。”

最近，福音书房重新出版《属灵人》这套书。实在说，我是勉强答应弟兄们的提议。这套书是倪弟兄的著作，为什么倪弟兄后来不肯再出版？就是因为是讲“属灵人”，所以不愿再出版。神今天不是要属灵人。《属灵人》这套书，分析得太厉害，人一读就容易落到分析里；这是倪弟兄不再出版的主要原因。不过倪弟兄还亲自指给我看，更大的原因是，属灵人太讲分析，而没有异象。一个人可以把《属灵人》读得很熟，但没有异象；只有头脑认识什么是肉体的，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心思的、情感的、意志的，却根本没有异象，没有灵里的看见和经历。真正的属灵，乃是借着异象维持的

我们必须承认，戴德生这个人有异象。有一天，他在英国海边散步，看着大海，从大西洋上望过去，好象看到在太平洋岸上，有一个这么大的帝国，其中千千万万的灵魂还没有得救。他在那里就接受一个负担；他忘掉自己的属灵，只从主接受一个负担。那时你若是问他属灵，他一定说，“我不懂属灵是什么，我只知道现在有一个负担在我身上，千万灵魂，天天都在那里灭亡，我要到那里传福音给他们。我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我不知道；我会不会传福音，我不晓得；但我就是要去传。”他在他自己的属灵学习之外，接受了一个异象，领受了一个负担，就去作了。

每一个在主手中有用的人，都不能信靠自己所学的，乃要越过自己所学的。属灵也罢，不属灵也罢，那都是小问题；只要你真是这样接受过主所给的异象，那个

异象会维持你，叫你无法不属灵。到这时候，那个属灵就是真的。一个异象，能维持你不能不活在神面前；你若不活在神面前，就不能承当这个异象。这个异象不放过你，这个异象会维持你。反之，你若不接受神的异象，却一直要在那里自己作个属灵人，就会越过越不属灵。

在中国北方，《馨香的没药》一书刚出来时，就有一班弟兄姊妹，天天在那里学盖恩夫人。在台湾这里，也有一位姊妹学得很象。相信你们都知道，《馨香的没药》是个什么味道，《简易祈祷法》是个什么味道；所以，人一看见那位姊妹走路的样子，说话的声音，就说《馨香的没药》来了，盖恩夫人来了。然而，我们都清楚，人读这些书本而模仿所谓的属灵，是没有用的。请你们原谅我说这话，所有关于这些东西的属灵学习，到末了，结局都很悲惨。例如宾路易师母，因为她一直注意属灵，在属灵争战的事上过于极端，以致晚年偏于注意鬼的事，结果结局相当悲惨。

没有神的托付，人永远没有保障。没有神的异象，人永远没有拯救。你不能在自己里面一直属灵，而没有神的托付，没有看见从神来的异象。我不知道你们众人如何；我自己跟随主直到今天，三十年了，如果你问我：“李弟兄，什么叫属灵？”我要告诉你，我完全不懂，我不知道究竟属灵是什么。然而，你能看见，那些接受负担的人，他们的结局都是光荣的。慕迪虽然不清楚召会的路，但他是接受负担的人；他接受负担，传扬主的福音。戴德生不是个传福音的人，但他接受主的负担，所以他的结局是光荣的。所有在那里注意自己属灵，一直要搞属灵的人，结果都不好。主并不印证这件事。

附带的，我要对弟兄姊妹说几句相关的话。我实在是盼望我和你们的交通，我能得着帮助，你们也能得着帮助。每一个事奉主的人，不能受限于自己所学的，也

不能局限于自己所会的。主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说，“我向来不是能言的人，……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”请记住，神从来不呼召形的人。如果一个人形，主不呼召他；主都是呼召不形的人。主的意思是，祂不管你形不形，只问你肯不肯；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，乃是你的负担如何。火是烧在荆棘上的。问题不是你形不形，而是主烧不烧。不是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，乃是你肯不肯让主烧的问题。耶利米蒙主呼召时，耶利米说，“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”他自认是年幼的孩子，怎么能承担这职事？然而主说，“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；因为我差遣你……。”换句话说，这是主的问题，不是耶利米的问题。

因此我们能看见，每一个要接受主呼召的人，非脱离自己不可，非否认自己不可。脱离自己的形，脱离自己所学的，脱离自己所能的，脱离自己所作的。你们必须脱离这一切，否认这一切，在自己之外接受主的托付，而不能在自己里面。若是在这里有一个人说，“我现在形，我也属灵，我生命供应可以了，我口才也有了，能够配搭事奉；因为这一套我是滚瓜烂熟，并且建造召会这一套，我是顶熟悉的，所以我很有把握，我要出去作。”你必须知道，所有出于你的，在神面前完全没有用。

有一句最得罪主的话：“我们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难处，我们如何解决？”请记住，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解决人的难处，主从来没有叫我们作这些事情。主从来没有叫我们知道人的难处，并且叫我们学习解决难处的功课。主叫我们出去，乃是背着一个异象出去。别人的难处我不懂得，但是异象我懂得。我不知道如何解决人的难处，我不懂这些事；我只懂得把异象给人，告诉人神要作什么。千万不要存着一个心，要出去帮助别人，解决人的难处。

问：如何确定我们出去作工，有主的呼召？

答：我们总要接受一个异象。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的时候，关于上海的难处，你们从上海来的圣徒多少都知道，那是一九四二年的难处，到那时还没有解决。我去到那里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有难处的人不来见我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好处是我没有什么历史的包袱。所以每一个有难处的人来见我的时候，我统统告诉他们，我一点也不懂这些难处。当然我的态度不是这样，来的人可以说他的难处；但是说到末了，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。

我在那里只有一个感觉：我来到上海，不是为要解决你们的难处；我不懂这些难处；什么这个人的难处、那个人的难处，又是谁不诚实、谁诡诈等，这些统统不是我的事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我到上海来，乃是背着一个担子来的，我身上有个异象，就是神是生命树，要建造祂的召会，要召会起来事奉祂。别的事情我一概不懂。有的人不仅有这个弟兄的难处，还有别的弟兄的难处。然而这些事我统统不懂。我只有这一个异象：神是生命树！

到了一天，现在被下在监里头的一位弟兄来对我说，“李弟兄，你这个人是不是太聪明了？你实在太聪明了。你到上海来，难处统统堆在别的地方，不摸这些难处。有的难处，我们大家看了，觉得很不得了，你倒逍遥自在，全不在乎。你这人什么难处都没有，真是超脱。你是不是很聪明呢？”我说，“弟兄，不是我聪明。我受主差遣到上海来，不是要管这些难处。神都管不了，我怎么管得了？我管不了这些难处。我只知道神要我来作什么，就是要我作一件事：叫人看见，祂要作人的生命，人要活在祂的里面；然后给人看见，祂要建造祂的召会，在一地一地起来事奉祂。我只知道这些事，别的事我不懂。并非我聪明，乃是我不懂。

”

现在弟兄们才清楚，我这样说的原因何在。你们回头去看，从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下来，上海的那一幅图画。我们去注意这些属灵的功课，末了却是“属零”；我们若带着一个异象和托付，才能真正有属灵的建造。所以不要想：我出去要怎样供应人，解决人的难处，帮助人。这样出去不形；乃要看见大的异象，要接受一个托付。

所有认识神的人都知道，不是你背着托付，乃是托付背着你这个人。你的根基不是在地上，你的根基乃是在你的肩膀上，又披着你这个人。不是你背着异象，乃是异象托住你。你若接受这个异象，当你出去的时候，就不管人的难处，也不管人的需要；你只知道，神有一个托付给你。这是一个莫大的能力。这一个是人没有法子征服的。你能征服别人，别人不能征服你，正如神对耶利米所说的。

当我们在这里摸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要大；不是我们自己要大，我们需要神来扩大。我们不是陷在这些感觉里面，去注意所谓的“属灵”，该作什么工，怎样出去能解决人的难处，又怎样出去能供应人的需要等等，不是。这些日子，主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异象，一个真实的东西。外面的需要，并不是供应个人的需要，解决个人的难处这类的事；外面有一个大的、真实的需要，乃是在这个时代里的需要。主若是怜悯我们的话，能有人去接受这一个异象，我信他会有主的同在。

我们骄傲是不该的，但是必须因着接受主的异象，作一个大的人。我们要有信心。要接受主的托付作工，必须有信心，不光是在物质供给上有信心，连在属灵上都该有信心；要相信神的托付，要相信神与我同在，要信神所给我的异象，要信神一定用祂的权柄和能力托住我。我们总要有这个信心。

## 第十篇 关于召会建造与海外开展的交通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本篇信息接着上一篇信息，要交通到我们出去观察所得的心得。直到今天我很清楚，神在末后要恢复的，就是一地一会，在地上作祂实际的见证。这不只能应付各地蒙恩之人里面属灵的需要，并且实实在在就是主在这时代末了，最渴望要得着的。

已过十多年，我们对这个光，看得还不是这么清楚。甚至当我在上海的时候，也没有看得这么清楚。关于这个建造的问题，乃是从一九五三年之后，才在我们里面逐渐放明。这五年来，可以说，我的读经、默想以及许许多多的领会，都可以在领会过后就忘掉；但一直有个东西屡屡进到我里面，叫我永远无法忘记，并且越过越明，越过越重，越过越多，越过越丰富，那就是建造的问题。

关于神的建造的信息，不是今天才释放的。过去，不论在训练或特别聚会中，我们都曾经并且特别着重地说到，神对召会的建造。一九五五至五七这三年，我在马尼拉，在各种聚会里也多少说了一点。然而这次受主带领，我在各地观察，得着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就是需要地方召会的建造，需要一个实际的家，让神和人同得满足与安息。

今天各地有这么多神的儿女，神总该有一个家；神若没有一个家，那就是极大的讽刺。想想看，有什么人，有了成群的儿女，却没有一个家？然而，今天神的儿女成群地在地上，神却没有一个家。我们如果自义，就是卑贱的；若是骄傲，更是可羞耻的。在台北这里，若是把我们这个聚会抹煞了，挪到一边；换句话说，在台北这里，若是没有这样一个聚会，那么从作神儿女的感觉来说，我们有没有家可归？

这不是说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作这一个工作，所以就把这个夸大其辞地说得重要一点。若是出于人的，你们可以把这个工作毁掉。以高雄来说，若是在高雄没有这样一个聚会，你这个作神儿女的到高雄去，请问你能到哪里？哪里是你可归之家？除非你是个马马虎虎得救的人，是落在世界中并活在世俗里，完全无所谓的人，否则只要你有一点心向着主，活在主面前，你在高雄就无家可归。你能到哪里去？无论你到哪里，你立刻会发现，那里有一个大问题，是个讽刺，也是个难堪，就是那里有许多神的儿女，却没有神的家。你若是平心静气地观察，客观地思考一下，特别是替神想一想，就可以体会今天在全地上，许多地方都有神的儿女，神却没有一个家。

这三十年来我事奉主，从没有一个时候，一个重担加在我身上，比这一次更厉害的；也从没有一次，象这次这样的确定。我能点出各地真正的需要，就是在此。我这次出去，所走过的都是大地方；我一共经过二十几个国家，大大小小的地方算起来，重要的有三十个，其他可数的也有二十几个。经过这五十几个地方，我完全没有休息，而是尽可能地去观察。

比方我原先计划到柏林，但各方面的消息都告诉我，柏林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地位，连德国的首都也不在柏林；一个被战火毁坏的城市，没有太大的地位，还得经过多年的重建。所以，我立刻取消行程，改往瑞士的苏黎世；我总是尽力去看那些大地方。结果，所给我的印象都一样：各地都需要神的家。我已经说过，全世界三个最大的都市，纽约、伦敦、东京，基督徒是成千成万，但是没有神的家，没有神可居之所。无论到哪里，你碰到神的儿女，都能很清楚地发现，他们都有这一个需要。

所以，我里面受到加强，深深觉得在这末后的日子，主必要在祂的儿女中，恢复神的建造。同时，盼望我们众人都能看见，虽然神兴起那么多人为祂尽职作工，但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应付这个建造的需要。比方美国的葛理翰，这个人传福音是真实的，是活的。虽然我只听了他两次福音聚会，特别是听了他在旧金山的福音大会，但我里面实在能印证那是真的。我不是平平常常地去听，乃是特为注意神今天在地上的工作。我能从我属灵的感觉来说，那个福音是真的，那个传扬也是真的；他的确有福音的负担。我相信他在神面前仍有他的地位，因为他传福音的那一分，实在是神在美国兴起的。

再者，我也看见并且承认，史百克弟兄这个人，乃是活在神面前的。他那个敬虔，学习活在主面前，的确是真实的。我能从良心里作见证，史弟兄没有在主之外有所谋求，他的的确确是学习活在神面前的人。他所在的道路和亮光，虽然和我们有出入；但是关于活在神面前这一点，我的良心能替他作见证。然而，求主宝血遮盖，除了我所碰到这两个人所作的，在所谓的基督教里，在其他的教会中，按我看几乎都是人在那里逢场作戏，人在那里有所谋求，难得有一个人是存心干净的。

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地上是一片荒凉。当然主是大的，人即使是逢场作戏，有所谋求地作工，神还能在里面尽力地使用。甚至连天主教，凡神可以用的，神都使用。我们的神太大了，所以自然的，在各处都有得救的人起来，并且是真实的得救。人可以作逢场作戏的工作，人可以作有所谋求的工作；但是神在人里面，只要有一个机会可用，一定会使用人作一点工作。所以，这些得救的人，无论在各处，都有一个需要，但却没有人应付这个需要。

史百克弟兄这么多年，一直抓牢这一点，就是看见神的儿女，在各地都是饥饿的。所以，史弟兄愿意贵橡那个地方，成为一个供应粮食的地方。他愿意如同约瑟一样，使贵橡如同荒年的埃及一样，是个供应人粮食的地方。这的确是史弟兄真正的意思。然而这一次，我出去看各地神儿女的需要，不仅是一个粮食问题，更是一个家的问题。仅仅供应粮食还不够，还需要让他们有安息之所。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到一个地步，仅仅吃饱、得满足还不够，他们需要有一个家，有个得安息的所在。

大家都知道，一个家应当包括粮食的供应。在家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吃饭。然而，能给人吃饭的地方，不一定就是家。餐馆是一个吃饭的好地方，但餐馆不是可归之家。今天最实际的需要，就是一个家。所以，若有人问我，我们和史弟兄看见的有出入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在这里。史弟兄说，只要供应属灵的食物就够了；我说，不，还需要有神的家。我到贵橡那里，还没有住几天，我就已经感觉如此了。史弟兄虽然给那里的人吃得很饱，但那些人都是无家可归的。每一个在贵橡的人，几乎都渴望要有一个家，一个安息之所。这就加强了我里面的感觉，使我更加确信，这个乃是神在末后的日子所要作的事。

因此，我灵里有一个负担，愿意圣徒们看见，一个在神面前事奉神的人，不是只在那里注意属灵的问题。若是你我一直注意属灵，恐怕结果我们都不属灵。这不是你我属灵与否的问题，乃是我们都要让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接受负担，看见异象。若是我们不肯接受神的异象，不愿接受神的负担，不想看见神的启示，而斤斤计较属灵的问题，专注于个人的属灵和学习有多少，请记住，末了我们就会是个完完全全落下去的人。神的启示、异象、负担，是太大的了。这一个能托住你，能定准你；有了这一个，即使你落下去，它也会象气球一样，一直托着你，不让你落下去。

使徒保罗说，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这个异象一直跟着他

，也一直托住他。如果我们一直在自己所谓的属灵里打转，我们就会落到悲惨的结局中，我们在神手里也会变得没有用。虽然我们可以专注于属灵，但请记住，这样的属灵乃是我们自己作出来的，不一定是神作出来的。没有一个人能因着注意属灵、学习属灵，而使自己变得属灵；即使你把《属灵人》读了一万遍，你也不一定能属灵。

属灵乃是因着人追求神，享受神，结果神就叫人属灵；只有神能叫人属灵，这只有神能作。所以，你我只要在神手里，在神里面，在神的计划中，在神的举动里；这样，我们不必追求属灵，我们应该信，我们就定规属灵。乃是神，不是你自已，叫你属灵。这些日子，我里面对所谓的“属灵”，有相当多的考量。按主所给我看见的，我对属灵的讲解，和已往有些不同。从前我们一般所谓的属灵，其实一点也不属灵。真正的属灵，乃在于学习接受神的负担。

以戴德生弟兄为例，他接受了一个负担，和他素来所学习的属灵功课完全不合。他若本来就是热心传福音的人，有福音的恩赐，象今天的葛理翰，或从前的宋尚节，那么他接受一个负担到中国来，要福音化中国，并不希奇。然而，你们若读戴德生的传记，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人这样的人。他是一个学习活在神面前，与主有交通的人；然而，他后来接受一个负担，是和他已往所学习的完全不同，他一点也不落在自己所学习的里面，一点也不受限于自己所学的。只知道埋头作工，尽力扶助别人

我作事情一向不期望后果，也不计较后果，只知道努力去作。同时，我也没有多少主张。这是前面同工最认识我的一点。事实上，我不太愿意说到自己，但我愿意和你们有点交通。三十年来，我们中间最前面的同工，他们每逢遇到重大事情，在和我交通前，都是先和别人交通；等到要作的时候，才交通给我，要我去作。虽然他们和我有交通，但等于没交通；他们不先和我交通，都是先和别人交通，等别人把意见摆出来，最后他们都觉得那件事该那样作了，才交

通给我，要我去作。可以说，他们聚会交通很多，但末了只是“交待”我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不大会出主张的人。如果你们要我夸口，我的确可以夸这一点。我是一个只知道作事的人，没有多少意见，也不计较后果。

求主用血遮盖我，在主面前，也在众弟兄姊妹面前，作这样一个见证：我完全没有贪求；从头一天主带我出来作工，我就没有贪求。我只知道埋头作工，工作的成果，归给谁都可以，我从不计较。所以，每一次遇到事情，要我作出一个计划，告诉人该怎样推动，对我都是很难的事。不是我不愿意领头，乃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多少主张，后果也不计较，只知道积极去作。当主带我在北方的时候，我只知道在北方那里努力作，作过就算了，从不计算得失。当主带我到了上海，前后约有三年的光景，我也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埋头工作。作到末了，要上飞机来台湾那一天，我还在作。后果如何我不知道，况且后果也不握在我手里。

我为什么说这个话？是盼望你们不要倚靠我，以为或者我能给你们多少推动、安排、计划、打算；我不大是这样一个人。不过我愿意尽我所能，也实在尽了我所能的。我信可能我还有亏欠，不过另一面我也信，在台湾这里，在已过七八年间，我的确是尽了我所能的，帮助弟兄们在主面前事奉。即使是在已过的年日，我也没有什么主张，没有什么意见；我只知道作我应该作的，并帮助你们作你们应该作的。凡你们能作，而我能帮助的，我总归尽量帮助。我没有一个地方想要支配你们，更谈不到辖制你们。这些东西在我里面，不仅没有地位，连这个思想都没有。我只知道我自己该作的，我总是埋头积极作，无论到哪里我都是这样作。

史百克弟兄曾替我作见证说，“李弟兄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作工；他这个人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作作作。”这或许说得太过，不过我这个人确是这样，只知道作工。关乎我和你们的关系，请原谅我这样说，我只是尽我所能的，只要能扶助、能帮忙、能鼓励、能开导的，我总是尽所能地作，我并不自居什么地位。所以，盼望你们也要学习在主面前，存着敬畏主的心，接受建造上的配搭，学习有一点主动，而不是在那里一直等别人来推动。

另一面，你们必须看见一个蒙福的要诀，就是建造上的配搭。我感谢主的恩典，从头一天我被主兴起来事奉祂，在这一条路上，我和同工们没有出事。我能站在这里向你们夸口，尤其是和前面同工们一起配搭，我只学习一件事，就是别人的是非长短，不是我的事。我不是因着他们的的是非长短，和他们同工；我乃是因着主的权益、主的见证、主的荣耀，和他们同工。只要在这一点上无伤、无害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我和任何同工都能同工，可以说，我没有和任何一位同工出过事。我一直学习在配搭里，不践踏别人所作的；一直学习若是可能，总是成全别人所作的，承续别人所作的，再加上自己所有的。盼望你们也能这样学习；不去反别人，不去践踏别人。别人所作的，自有他的地位、他的价值，你应该把你所能的加上去；并且你也要顺着别人所作的，把你所有的加上去。盼望同工们都能这样学习，在主面前多有一点主动。我实在有一个感觉，或者说是一个负担，盼望这次能有几周的时间，用在帮助这里的召会，或许特别注意成全家负责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比较大的地方召会中，帮助建造上的成全，注意建造的实行。有的长老在已过长老聚会中提议，或者能利用这段时间，作旧约申言者书的生命读经。我自己当然盼望能找一个时间，把已过未研读的部分补充起来；不过我觉得，现在还是应该注意建造的实行。

我在主面前，对于这件事考量得相当多，我自己也盼望在里面能更有一点学习，特别是关乎如何治理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召会。我在出国之先和弟兄们说过，我盼望出去的时候，或者能看见所谓的弟兄会，他们中间治理的光景；因为据说他们所在地的人数也相当多。不过等到我们出去，经过几方面的接触后，按我们所得到的，实在没有真正可帮助的地方。他们一直到今天，作法还是照着前一个时期。闭关的仍旧闭关；公开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想要把他们中间的青年人，送到神学院受造就。这话是史百克弟兄亲自告诉我的。他说，“你看所谓弟兄们，现在到了什么光景。在一次大会里，他们中间主要的领头人作主席，站起来说，‘今天在我们中间，能讲道的人太少了，也许应该把我们的少年人，送到神学院里去受教育。’你看，他们今天是到了这样的地步。”所以从各方面接触所得，我觉得我们所想要学习的，不一定找得到。

不只从一方面，我还从另外几方面得着消息。几位住在美国的弟兄们，亲口告诉我说，他们有人亲自好好去访问过那些弟兄们的聚会，所看到的结果，乃是一片死沉、呆板、冷清，仍然是我们在书本上所读到，从前那一套作法。我想既是如此，那就算了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是太多。所以这次，我自己在主面前有相当的考量，我们既然清楚看见建造的事，也许应该在这里实际地学习、操练，找出实际实行的路。

其次，无论是前二次聚会的交通，或是私下的谈论，让我有一点确信，从这时候起，也许有两面的情形。一面是这里有一部分弟兄姊妹，接受主的负担到海外，往外开展。另一面是这里的见证要加强，不是专门作给人看，而是在这里能有一个地方，见证越过越强，越过越进步，同时能给人帮助。让外面各地的人能到这里，或许住一段时候，得到实际的帮助；或者有时可以在这里，召开一个较大型的聚会，让各处的人可以来；然后，接着又有一段时期，在这里有训练。这一面相信是有帮助的。

现在主所带领我们的事奉，不是写在文字上印出去，让大家读一读就能懂的。一篇信息绝不能应付这个需要。在这样的事奉里，相当有技术上的讲究。你我也许不太觉得有什么技术上的讲究，但我绝对认为有这一面的需要。只写在文字上，人不一定懂得；这必须象请技术人员指导、示范一样，或者象去参观工厂实际技术操作，然后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认识。所以用世界的话说，一面，该从这里有人出去，如同“技术人员”；他们出去后，先到一个地方长住二三年，帮助当地的召会，然后再到另一个地方住二三年，帮助那里的圣徒。这是“技术人员”出去作“指导”。另一面，我们这里如同一个工厂，让人到这里来学习，来实习。原则上，我信应该就是这样，一面有人出去，一面有人到这里来学。

至于我们出去，那个范围有多远，当地的人有多少，我不太有什么意见，这要看弟兄们在主面前的寻求，接受确实的负担。我已经说过，如果你们要我推动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；所以不能你们没有感觉，而要我推动你们去作一个工作。我不是那样一个人。这完全需要你们看见一个异象，接受这个负担。有了看见与负担，就能全力积极地去作。若是你们能这样作，我就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，从旁辅导，从后面推动。你们先动，我才能尽我所能地来作。至于出去的范围，我不太容易为你们定规；这完全在于你们的负担和领受。

这或许是主的怜悯，也是主的作为，已过几年这里的光景，使得海外都期待台湾的帮助。无论日本或南洋，都期待台湾，等候台湾能有人去。所以，这个门是敞开的。如果弟兄们有负担，真有一点学习，接受一个负担，到那几处地方作工，相信必定有主的祝福。那里的门是敞开的，用世界的话说，我们的信用、招牌在外面是顶有名的；只要大家肯作，祝福一定临到。

当然我也承认，大家出去作的时候，都不如在这里方便；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家，象个大家庭，什么都很便当，都可以应付。你若出去，好多事情你需要学：信心的功课要学，冒险的功课要学，应付各方面的需要和难处等都得学。当然，你应该相信主的恩典够用，主的祝福必定满溢。

另一面，对从海外来学习的人，如何给与实际的帮助，也必须详细考量。按我的观察，我们不太能作得大。第一个原因是，对于具体的实行，我一直不太愿意具体地作训练。因为如果要具体地作，就得安排今天作什么，明天学什么。再者，一旦具体了，往往容易流于呆板，落入规条仪文，失去灵活和应变。第二个原因是，现在出入境的手续很麻烦，所以海外的人一时间无法来得那样多。若是我们愿意具体而扩大一点地作，同时出入境的手续也方便，今年秋天就可以作了。那时会有相当多的人，从各地来。相信这是今后主带领我们要走的路；有人出去，也有人到这里来学习。这样，主就能借着我们，实际地开展出去。

## 第十一篇 工作上的学习同工灵活调动， 以应付地方需要及海外开展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经过几次交通，有几件事我们是清楚的。一件是有几位弟兄事奉的地方，工作的地方，需要调动。这是因为有些弟兄是这样盼望，有些地方也的确有这个需要。同时，我们觉得有些人所担负的责任，可能需要重新的安排。这是关乎我们在台湾，或者在台北本地的服事。

另一面我们觉得，往外去，最低限度，先要顾到日本和南洋。现在需要最急切的，是东京和曼谷。曼谷那里盼望最少能去两个人；或者有弟兄能带家眷去也是很好。东京至少要去一个人；南洋其他地方，也实在应该有人去。若是能多有一些弟兄接受负担往外开展，那是好得无比。比方有弟兄清楚主的引导，接受负担往西方去，特别是到美国，那是非常的好。不过目前急迫的需要，是到东京和曼谷去。盼望能有弟兄好好敞开，寻求主的意思，或许主就把负担给他，引导他往这些地方去。

此外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已过这些年间，在台湾的同工们都是长久住在一个地方，一直在那个地方担责任；很少有同工到各地去，一地一地地作工。换句话说，在原则上，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人留在一个地方，担负一个地方工作的责任；几乎没有人象使徒保罗那样，一处又一处地去作工，不长久留在一地。或许现在时候到了，我们应当有点更动。这意思并不是绝对要有调动，只是在原则上，或许应该有局部、少数的一点更动。换句话说，或者有一班同工们，最少有一部分弟兄或姊妹，能受主引导，经常到各地，供应各地召会的需要。

然而，照着各地的交通，有些地方的同工暂时还不能离开那里；另有的地方的同工比较释放，能离开一段时间，到外地供应各处的召会。我信这对各方面都有帮助。若是有这样的弟兄接受负担，能到各地供应召会，他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，尽可能帮助当地的召会；然后，抽出一点时间，到别处召会供应他们。这样一来，各样恩赐的同工，一面能出去对各地有一点供应，一面自己能在职事上多有一点学习。同时，这也会扩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感觉更灵活，更细致而具体。

至于不需要经常出门的同工，可以固定住在一个地方，比方高雄，或台中。经常出门的同工，可以住在嘉义或台南等地方；他们经常出去作工，有需要时才回本地。按情形说，现在应该是时候了，这对各方面都是好的操练和帮助，免得同工们长久在一个地方，只限于供应那个地方，感觉、度量难免呆板。同工能到别处召会供应他们，里面的感觉和度量自然能被扩大。

再者，这会给那些出去的同工所在地召会的圣徒，有更多机会起来，担负召会服事和供应的责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些同工走过各地，也能再回当地帮助；那时，当然是以当地圣徒作主体，由同工作辅导。同工们住在那里的時候，能辅导、帮助他们；到了一个时候，同工们可以离开往外去，让他们自己实际地作。又过一些时候，同工们再回去核对，或者有的方面需要改正，有的方面需要辅导，可能有的需要扶持、推动。这样一来，对于地方上的圣徒实在是很好的成全，给他们机会可以操练。

盼望各地都能好好配搭，比方有的人到各处去，是要多负责福音的工作，到各处传福音；然而不是在召会以外传，乃是一地一地地在召会中传，由当地召会的弟兄姊妹配搭。仍然是召会传福音，你不过是在那里多负点讲信息的责任。实行的具体细则至于具体的实行，最好两个同工一同配搭出去，因为圣经的原则是两个两个配搭。

同工们到各地，也许召开特别聚会，作一点建造的工作；或是在生命上给人一些带领；或是在读经上，帮助人读一点神的话语。最好总是两个人一同出去，一地一地配搭着作。如此，最起码台湾全岛，各地召会都能平均得到各种恩赐的供应。同时有好些地方，或许能挪出一些空位，给本地弟兄们一个机会顶上来，操练负地方上的责任。这样，有的同工就更有机会，可以到较远的地方。

原则上同工们出去，先到外围近一点的地方；这能给所在地召会的圣徒有机会，对召会多负一点责任。等到一个时候，本地召会的圣徒，能真正担起责任了，同工就可以到更远的地方。那时，不仅同工自己能有一点操练，他们所在召会的负责弟兄们，也能有一点操练。这实在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。

或许有人觉得，我们该象已往那样，一直留在一个地方七八年或更长；另有人赞成，长久住在一地服事的实行，应该转换一点方向。我们知道，圣经给我们的榜样，不是呆板的。使徒保罗在有的地方住了三年之久，有的地方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但也有的地方只住了几天，都是照着实际的情形灵活作工。所以，我们不应该一直呆板地作工，象前几年那样，大家一直住在一个地方，最多就是从这里调到那里，众人互相稍微调动一下，却仍是长久住在一个地方。我信长久住在一地服事的时期应当过去了，现在我们应该要往外去。

然而，因着有的地方是新兴起的，还够不上那个情形，所以这样的时期还不能过去。有些地方，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，应当给那些地方上的弟兄们一个机会，起来好好地事奉。同工们则是一种辅导，他们主要是到各地去，供应各地的召会。当同工出去的时候，别处的同工可以到他所在的召会这里，作一点帮助的工作；他也可以到别处，帮助那地的召会。这样，他到你这里来，你到他那里去，彼此互相供应，就会扩大各地召会生命和服事的度量。

同工出去后，并没有把他那个地方完全放下，所以，如同保罗回安提阿一样，同工也要回到原来的所在地。保罗虽然奉差遣出去作工，但有时又回安提阿，

有一点交通和供应，并没有把安提阿完全放下。他是出去一段时间又回来，回来住一段时间又出去。保罗仍然顾到安提阿召会，同时也顾到外邦地他所兴起的召会。对这件事，我盼望弟兄们能有正确的感觉。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有什么呆板的定规，一定要怎样调动法。从现在起，盼望弟兄们能随时随地准备好，接受主的带领，可以出去动一动，给各地有实际的帮助；至于时间长短，由你们自己在主面前寻求。

然而从另一面说，有的同工调动并没有益处，因为他们功课学得太差，或许还得留在本来的地方，好好学功课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分供应，但我们还得承认，自己常常有一分难处。就是这个难处，成了我们不能学好功课的原因。譬如，不只一、两处地方，都发生同工们和地方上的圣徒配搭不来，合不起来的事。无论在哪里，同工们若是配搭不来，和圣徒们合不起来，都是一个证明，证明他们的功课没有学好。这一个功课至少要学到相当的程度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管和什么人，都要能配搭得起来。配搭不起来的原因，不是在于地方上的圣徒们难配，乃是在于同工们的功课学得不够。

在已过的训练里我们曾说，一个事奉主的人，要有一个性格，到一个地步象浆糊一样。浆糊是没有不能配的地方；凹下去的地方能抹浆糊，凸出来的地方也能抹浆糊，三弯九转的地方照样能抹浆糊，即便是拐角处也能抹；可以说，没有一个地方，浆糊是抹不上去的。所以，我们若是到了什么地方，不能和那里的弟兄们和谐配搭，原因就在于我们性格的功课上，学得还不象浆糊那样柔和。

譬如，有的同工到一个地方，一到就把所有事情都拿过来，要人完全听他指挥，由他发号司令。这就是没有学功课。若是我们好好学过功课，当我们到一个地方，就会先服在弟兄们手下，愿意跟着学习作。比方你会问弟兄们：“是不是

要扫地？”他若说是，你就赶紧去拿扫帚。总要以弟兄们为主，自己存心跟他们学。先要会跟人学习，才能带人跟你学习。以扫地为例，你扫的和他扫的不一样，或许比他扫得更好，他一看就知道，马上会心里转念，明白他要跟你学。然而有的同工不是这样，他到一个地方去，以为自己是受安排去的，要到那里负一切的责任，所以就把一切都拿过来，安排圣徒扫地、搬桌子、排椅子等。这是不对的；你是把指头一伸，就把别人翻掉，那是完全不行的。

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学了比人高明的东西，就要召开一个特别聚会。这样作完全不宜。即使你真的有那一分，也不必这样；要召聚特别聚会，还得要别人提议，不该由你决定。比方有人对你说，“弟兄，请你开个特别聚会，供应我们一点。”你还得说，“可能我作得不好，但我愿意试试看，请弟兄们帮我的忙。”这样作才是对的。千万不要一到那里，就说，“我在已过的同工聚会中，受安排出来各地照顾、供应召会的需要。现在我来这里，准备召开特别聚会，要把我这一分供应给你们，好帮助你们。”

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，的确有人作这样糊涂的事。因这缘故，我才说，由于个人性格上的难处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出去。许多没有学好功课的人，反倒最喜欢出去；他们以为在这里配搭得不好，到别处去还有机会。所以，凡是要出去的弟兄们，都要学厉害的功课。凡是一直认为自己能出去的人，最好不要出去；一直认为自己不能出去的人，才可以出去。

所谓一直认为自己能出去的，是指那些在所在地召会不受欢迎，而很想出去的人。当他要出去时，大家都给他开欢送会；这样的人不可以出去。那些一直认为自己不能出去的，是指圣徒一直需要他们，他们走了圣徒会很难过；这样的人反倒应该出去。这对你们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

若是同工们在一个地方，与人不和谐，配搭不来，他们就必须反躬自省：为什么会和众人配搭不来？盼望同工们都学这个功课。永远不要怪地方上的圣徒和我们配不来，倒要研究为什么我们和人配不来。有一句关于小孩子练字的话说，“笔无罪，墨无罪，书之不工也。”小孩子的字写得不好，不是笔的错，也不是墨的错，乃是他自己练习的工夫不够。同样的原则，人一遇到难处，必须先回到自己身上，问问原因何在？我们总要在这一方面，学厉害的功课。

在许多弟兄面前，对于别的事，比方科学，我一点也不能骄傲，因为我不懂；但在这些属灵学习的事上，我可以说，我知道，我懂得。没有一个弟兄是我们不能配搭的；只要我们功课学得够，无论什么样的弟兄，我们都能配搭，并且能配搭得很好。

### **学功课，更学“技术”**

另一面，关于配搭，不仅需要我们学功课，更需要我们学技术。所谓的“技术”不是手腕，不是要你这个人变得滑头，四面八方都圆滑。乃是要你学一个技术，即使你和一位弟兄配搭不来，你也要研究，是不是该换一个方式和他配搭，什么事都和他商量，凡事请教他。然而，这不是要你特意如此作，乃是必须出自你的真心。

相信在我们的同工中间，特别是这将近三十年来的同工们中间，恐怕我是一个最受人讨厌的。我改人的错可能是最多的，说人的错或许也是最多的；但请你们原谅我说，我无论到哪一个地方，都能配搭进去，都能与人配搭起来，没有把人惹烦了不作。能配搭进去的路，就是学习迁就别人，跟别人学习。这里面的讲究很大；这个属灵的功课，这个生命的功课，是需要花工夫学习的。

同样的原则，千万不要说，我们在一个地方作工，或到别的地方作工，因为人不接受我们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作不通。千万不要定罪我们所服事的圣徒，说，“他们时间太忙，心太硬，都没有一点心向着主……。”我们应该清楚，若是世人有心向着主，就不需要我们传福音了；若是弟兄姊妹个个都象使徒保罗，就不需要我们供应了。正是因为他们忙，他们不要主，所以需要我们要作工，需要我们要服事。这一点我们都必须清楚。所以，你们不能到一个地方，觉得形不通就转回头。你们到一个地方作工，若是这个作法不通，还得换另一个方法；若是那个作法也不通，就再用另一个方法；总要作到通。

其实，没有什么地方或什么人，是作不通的。木头有东西能割开，钻石也有东西能割开。这次在英国，有人带我们去全世界钻石刻工最好的地方参观。那里不是钻石的产地，却是刻工最好的地方。你们都知道，钻石比任何切割器都坚硬，要切割玻璃或钢铁，普通切割器作不好，用钻石切割万无一失，可见钻石比钢铁硬得多。然而，竟然也有东西能刻钻石，并且能刻得非常好，把原钻从不成样刻出外观，然后再刻成细致的外型。这完全是技术问题，一点不在于钻石本身。所以，同工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作工，千万不要说那里不形，都不接受你的工作，所以你作不了。你总要学厉害的功课，同时也要学那个技术。同工们在各地，除了学习配搭和技术外，还要学习灵活作工。有时，同工们作工的方式和路线，实在太呆板，没有变通。你若懂一点医学，就会知道，医生给人吃药，同样的药，却有很多种方法送到人体内。有的是用打针，注射到人里面；有的是给人直接吃下去，或者磨成粉吃下去，甚至溶在药水里给人喝下去。同样的药，却是用不同的方法。照样，我们作工也不该那么呆板，总要考量实际情形，然后有所变通。

千万不要说，你所学的是带领人交通，但人就是不交通，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象人不学习交通，你就无计可施，毫无办法。请记住，有的人可以打针；有的人一看见针筒就害怕，你必须换一个方式给他吃药。总要学习变通，而不

是一成不变。以带人读经为例，带他查经的方法不灵，就可以改为讲给他听，挑起他的兴趣；或者问他实际的问题，引发他的感觉。总要多方尝试，不要一成不变。再说性格问题，一个作工之人的性格，必须刚柔并济。有的同工很可惜，生性固执，性格太刚硬，总是一定要这样就这样，要那样就那样；好象一定在那里，就变通不得。他们一点不差是要把主耶稣给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；然而很可惜，他们很直率，很呆板，一点也不能转弯，一点也不温柔。这就象喂孩子吃饭，不管孩子的情形如何，只是一味地硬逼着他吃；结果反而把他的胃口弄坏了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很喜欢帮助少年人，但许多年长的人，也得着我相当多的帮助。我每到一个地方，不会特别标榜：“我是来帮助少年人的，老年人的工作我不会作。”即使全世界没有少年人，我们还得作工，还得服事主。所以无论是谁，我们都得帮忙，都得供应；我们总归要作一点，这比一点都不作好得太多。

所以，不要要求人来就我们，不要要求环境配合我们，反而要压我们这个人配合环境，逼自己适合当地的情形。即使那里什么合式的材料都没有，并且还躺着一个“半死”的人，你也要给他一点帮助，设法让他能站起来。这样服事的灵，是我们作主工的人都该有的。有的人作工很有果效，原因就在这里；只要有机会，他都不放过。当然机会多的时候，就得有选择，看作那个宝贵，作那个比较迫切。

若是少年人一批一批地等着照顾，就要抓住机会好好供应他们；这就是一种性格，总是不呆板。有些人呆板到一个地步，认为何必作少年人，还是作老年人吧。虽然有那么多少年人，他也不一定作，偏偏要作老年人。这就是一种呆板的性格。

作主工的人，性格不能呆板，乃要灵活、活泼。就象作生意的人一样，越是生意作得好的人，越不会生气；因为他不能顾着生气，乃要顾着赚钱，总是动脑筋思考怎么作才能赚，所以不会一味地埋怨、生气。只要什么地方有钱赚，他就在什么地方作一点。他只管作生意、作买卖，别的都不管；他只管能够把东西卖给人。我们作工也得象这样，总要能把东西给人，实际地帮助人。一个要和弟兄们配搭得来的人，凡事不能怪别人，乃要要求自己，在一切事上反求诸己。我们要怪自己不会作，不知道怎么和人配搭。

每一次我听到有弟兄说，他所在地方的工作怎样难作，他实在不能作，因为那里的人怎样难办，我里面就非常责备他，一点也无法替他说话。我在里面叹息说，“弟兄，你的功课还得要学。”已过，我们都听过圣灵管治的信息；我们应该相信，那就是圣灵的管治，我们总要接受、学习。请想想，为什么你会碰到这样不容易配搭的弟兄？为什么你会碰到这样没有反应的弟兄？你在那里作工，那里的人为什么没有反应？你应该相信，这是圣灵的管治，为要你学功课，除掉你自己，好能跟人配搭得起来。

我们人都是有意见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意见的。然而请记住，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对什么人，只要我们有意见，那就证明我们的功课学得不够。如果我们功课学得好，不仅住在工人之家，我们对弟兄姊妹没有意见，即使是在会所里事奉，我们也不会有意见；我们不会与别人不合，与别人不一。

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或是要到什么地方，如果你和弟兄们闹意见，就证明你所学的功课有问题；这是绝对的，不是相对的。对此我是百分之百的清楚，因为这条路我走过，这个功课我学过，并且是学得很厉害。我碰过很有意见的弟兄，也碰过很有脾气的弟兄，还碰到很难对付的弟兄；我感谢主，把这些弟兄一个个和我摆在一起。今天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能对你们说，我没有意见，没有埋怨，我只是学功课。

我们所提起的这三点，学习配搭、学习灵活、学习没有意见，若是弟兄们肯接受，并学厉害的功课，相信大家的主手中的用处，会比今天大得多；而那个属灵的分量，更是重得多。首先，你在任何地方，若是和人配搭不起来，就说出你功课学得不够。其次，无论你到任何地方作工，若是觉得作不出去，没有作工的机会，就证明你不够灵活。第三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和什么人配搭作工，都得没有意见。

这好象是三个小问题，但却是三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因为你若在任何地方，和弟兄们配搭不起来，定规和同工们也配搭不起来；你在地方上和圣徒配搭不来，你和同工们配搭时，一样也配搭不来。同样的，你若在一个地方作工没有果效，请记住，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作工能有果效的；这是很厉害的试验。第三，你若在一个地方容易和弟兄们起意见，你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容易起意见的人。

我们不事奉主则已，若要事奉祂，这三个实际的功课，都得厉害地学习。必须学到一个地步，只要他是一个弟兄，我总得和他配得来，我总能给他帮助；不管他怎么吵、怎么闹，我总能和他联在一起；他可以吵、可以闹，我总是不埋怨。这样，你就会看见，你无论作什么工作，无论在哪里作，都有主的祝福；同时你也会看见，你所作的才会有一点真实属灵的光景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这不就是破碎的功课么？你可以说这就是破碎。然而，我不强调这个辞；我愿意说这是学功课。这些功课都需要我们厉害地学。好些弟兄姊妹在这些年间，实在是学了很好的功课，有真实的长进；然而我觉得，我们还需要再多学一点厉害的功课。

此外，还有两件小事，我们必须注意。一件是关乎我们作工的果效，一件是关乎我们的讲台。有的弟兄，很能作工，但没有果效。对此盼望我们都在主面前仰望，好能找出实际的原因，而有所改进。同样的原则，有的弟兄讲的道很好，但是没有果效，也得在主面前寻求，找出原因。好树一定结好果子；若不结果子，不能说树就不好，但总是有问题。盼望大家能学习注意、寻求解决，让主的工作在我们手中，能有通达的路。

## 第十二篇 我们在主手中的用处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盼望所有作文字的人，都要有一个对的感觉。虽然你们在那间小小的编辑室里作事，作的工作好象很小；但你们出去看看，就知道那个工作比站讲台的工作，不知道大了多少倍。比方已过那些论到关于如何享受神的小册子，据说一共销售了十四万册。由此可知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；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手中的工作，不要以为那间编辑室只有几张椅子，两张桌子，坐在那里好象很小。其实你们只要出去看看，就知道那个工作并不小。

在华盛顿的一位华裔姊妹来我们中间聚会，听过几次道后，就问说，“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方面的信息？”她是个得救多年的基督徒，她说自己虽然不是很长进，但在美国还去过许多的礼拜堂。然而，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，那非常摸着她里面的感觉，所以她才问我，什么地方还能听到这方面的信息。我只能告诉她，我们台北的书房出了许多书；关于如何享受神这方面的书，也已经出了很多。之后，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书房，请书房尽可能寄一些话语职事，以及如何享受神等方面的书给她。当然，不久她就收到了；并且不愿意白白接受这些书，就寄了一点美金算是给书房的书款。

她寄给我的信里有一段话说，“在今世召会中所谓灵性的书籍里，很少有象你的话语，能够发出这样强烈的光照。我切切地求主能借着你的话语，并将你的话语翻成不同的语言，以便光照、充实世界各地饥渴慕义的心灵。自从你离开华埠以后，我的丈夫得救了，现在和几位弟兄每周聚集祷告一次。感谢主的同在，还有我们之间的合一，以及甘甜的交通。各地的弟兄姊妹都为你祷告。”

我讲这件事，是盼望你们在祷告里有一点负担，为这分文字工作，多有一些祷告。同时我很盼望，你们几位作文字工作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件事能得到鼓励，知道外面广大而急切的需要，以及他们对这分文字的正面反应。

因这缘故，我们觉得最好能把我们出刊的重要信息，翻译成英文。比方，现在日本一般人也能看得懂英文。有位日本弟兄的英文讲得很好，是日本大学毕业的。我和他交通时，完全是用英文，并且完全谈得通。有时，我在讲台上用中文释放信息，有弟兄在下面翻译，也是翻成英文，因为我们的弟兄中，还没有人有那么好的日文，能把我的信息翻出来。现在只要受过大学教育，一般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懂得英文。

至于其他国家，也是同样的原则，凡受过较高教育的，普通英文都能通。事实上，我们不需要用很深的英文，只要用浅显的英文，就能翻译我们的信息。虽然英文浅显，却满有属灵的内涵；这好象用小学的语言，来说一项重要的原理一样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所出版的英文书刊，就能普及得比较远。我信这事是出于主的。如果我们的文字不出去，加上人也少往外开展，这样，能供应人的就有限。以我个人这次出去为例，和人接触的机会还是不多，并且不过释放了几十篇信息；同时，来参加聚会的人也是有限，恐怕各地加起来，还不超过二千多人。然而，如果文字能出去，范围就很广泛；各地的人就能借着文字，清楚主在东方释放了些什么信息。

现在各地因着史百克弟兄出来尽职，常常提及我们，以致西方的美国、欧洲各地都知道我们。然而，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在这里到底“卖”什么“药”，讲些什么，注意些什么，他们并不清楚；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文字进到他们那里。现在外面有的只有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工作的再思》；这是二十年前，倪弟兄住在伦敦时所释放，有些姊妹帮忙翻译的。另一本是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，这本书一出去，反应真是太好了，叫许多人大得帮助。

至于其他关于我们的文字，只有一位西国同工姊妹的几篇，刊在史弟兄的《见证报》里。他们去年夏天开大会时，各地有人看见那分报里一篇篇的文字，就彼此谈论起来。有位弟兄正好在那里，就告诉他们，这里面那一点点的文字，绝不能代替那个传信息之人的职事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外面对于我们只有一点风闻。他们对于我们在东方，在这里的这一分工作，到底作些什么、讲些什么、注意些什么，他们根本不知道。相信一旦我们的文字出去了，就能让他们清楚，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是什么；我也深信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。

基本上，西方没有我们这些文字里的信息。在西方基督教的书本里，完全没有这些东西；可以说，他们是贫穷到不能再贫穷的地步。即使在美国，我们都知道，美国人无论作什么都是大的，汽车是大的，房子是大的，连印属灵书籍也是大量的。然而，近代他们却没有好的文字可以印形，所以他们偏重于翻印头二三世纪那些绝版的古籍。这对他们是很大的生意，因为各神学院、各基督教藏书室，以及许多有追求、有财力的人，都爱收藏这种书籍。所以现今，他们是大量地翻印这些绝版的古籍；比方关于召会的历史，和那些教父们的著作，都是大本地、一套一套地翻印。

这在在证明，近代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；所出版的，几乎都是不成章法，都象包着糖衣、欺哄人的。这就是西方基督教的情形，他们书本里的内容是贫穷到了极点。除了史弟兄那分《见证报》，还能叫人得到一部分属灵粮食之外，几乎你所看得到的刊物，里面都没有真实的东西，只有一些广告、宣传，或是照片。这些东西一多，人就厌烦；有的人接到后，甚至连看都不看，就摆在一边。

所以主若怜悯，许可有些弟兄们起来，把我们的文字一篇一篇翻成英文，好好印成书刊分发出去，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反应，获致美好的果效。同时我们应该

相信，主不是单单将这些东西赐给我们，乃是赐给祂整个身体。不仅我们在东方有这些享受，应该让西方的召会也能得到供应。

所以，弟兄姊妹现在作的中文信息，乃是一个基础，等到有人能翻译时，就可以把这些译成英文出版，那将是莫大的益处。实际上，翻译比直接作文字，还要容易些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将信息作成文字比较辛苦，因为是在立基础，把属灵的供应扎实地整理出来。然而，这个工作实在值得作。盼望我们众人为着主的见证，能实际地出这一点力气。

为着主的工作，我们要交通一点，关乎我们在主手里用处的问题。我们都得承认，一个起来事奉主的人，最重要的还是用处。不错，我们都希望有属灵的分量；但我们要知道，连那个所谓属灵的分量，主要的也是为着用处。因此，我们事奉主，为主作工，最重要的就在乎我们的用处。感谢主，从已过到现在，主在我们身上，的确有些用处。主也的确借着我们，在这个岛上作了一部分工作。然而另一面，我们还必须承认，我们所给主的限制，比能给主使用的用处，是多得太多。换句话说，按着主该用我们的地方，还是不太能用。这个问题，乃在于我们的这个用处还有难处。我们给主的用处，有了一点难处，以致在我们身上，主的工作受到相当的限制。

所以，盼望我们每一位能实际地到主面前，看看自己或者是在这件事上限制了主，或许是在另一件事上限制了主，也可能是在其他方面限制了主。总归没有人身上是没有限制的，有人也许受一件的限制，有人也许受五件的限制，有人也许受更多的限制；我们乃是一面让主使用，一面又限制了主。结果，好象我们该在主手里多有点用处；但事实上，可使用之处却仅仅只有一点。这证明，我们的情形是有问题；这些问题若不解决，我们总归是限制了主。一个作主工的人，首先，他的心必须扩大。作工的人，他的心一定要扩大。这不是说，我们要作一个大人物，叫我们骄傲起来；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知道，世界的事常常是矛盾的，在人群中也常常是矛盾的；越小的人越容易骄傲，越大的人反

而越不骄傲。这是很奇妙的。你也许以为，人大了自然就骄傲了；其实不然，一个真正的大人物，是不骄傲的。乃是“小而细”的人，最会骄傲；越小就越骄傲，越大反而容易谦卑。

所谓把心扩大，不是骄傲的意思，乃是说，心要象神那样的包容、宽广。我们看见，在圣经里有一个实例，说到心被扩大，那就是所罗门。列王纪上说到神赐给所罗门两件东西：一件是宽广的心，一件就是智慧。今天的人只注意神给所罗门智慧，没有注意神给所罗门宽广的心。圣经说，那个宽广的心，好象海沙那样不可测量。海沙比海更大，是能把海都包起来的。神赐给所罗门的心，乃是比海更大，就象海沙那么大，把海都包括起来了。

当然，真正的智慧，都是具有宽广的心。人的心一狭窄，就成了最愚昧的人；人的心一宽广，就是最聪明、最有智慧的。这两件事，是不能分开的。什么人最有智慧？乃是心最扩大、宽广的人。所以，神赐给所罗门那么大的智慧，是因为神先赐给所罗门一个宽广的心。

一个人有宽广的心，意思是，他包括得很多。若有人要作大人物，或要作伟大的工作，这完全不是宽广的心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该有这个观念，想要作一个大人物，或作什么大工作。然而另一面，我们每一个事奉的人，都要学习让神扩大我们的心，一直体谅神的心肠。好象神的心关心多少，我们也关心多少；神的心顾到多少，我们也顾到多少；又好象神的心有多少念头，我们也愿意学习有那么多的念头。这一点非常关系到我们的性能，影响我们在神手里的用处。

有的人常好高骛远，那不是真的心宽广，而是如同作梦的人一样，完全在云雾里缭绕。这样的人是盼望有一天，能一口气带多少人得救，又打算怎么样一作就能成全许多的人。这些全是异想天开，不是宽广的心。然而另一面，你一定要学习安静在主面前，让主扩大你的心，好能体谅祂的心肠，顾到祂所顾到的。这能叫你在属灵的认识和学习上，不专在某一面，而能顾到多面。你的心一扩

大，就不会专在某一面。专于一面是好听的话，不好听的说法是偏在一面，好象没有翻过的饼。你的心偏了，总是偏向这一面，越过就越偏枯了。所有偏枯的人，都是因为心不够大。

我们的心一旦扩大了，不仅在属灵的认识和学习上，不至于偏；在职事上，也是这样。我们承认，每一个人最好有一个专一的职事；但千万不要太注意专一的职事，你一注意专一的职事，定规会落下去。所以，宁可要“遍”，也不要“偏”；宁肯样样通遍，也不可偏于一面。特别是年轻的圣徒，在你们开头事奉主的时候，越能学习到“遍”越好。世界的学问也是这样，读医科的人，开头什么都要读，耳鼻喉科、眼科、内科、妇产科、小儿科等，一切都要读。等到他的医学读得相当有根柢了，才转到专科上。若是一开头就读专科，那是害人匪浅，容易发生大问题；总必须先读一般科。

初期出来事奉主的人，必须样样事都要学。不要说，“我喜欢到外面传福音。”请记住，这是你的喜欢，不是神的扩大。你必须被神扩大到一个地步，不只学习传福音，还得学习跪下来祷告，跪在主面前读祂的话语，学习怎样摸里面的感觉，怎样和别人交通，并学习怎样作执事，甚至不小看自己年轻，而要学习作长老。不仅如此，弟兄们也要学习作姊妹们的事，姊妹们也要学习作弟兄们的事。总之，你要学习事奉主，就必须从“一般科”开始学。你不能学了三年、五年、七年、八年后，还说，“我只能作某件事，只懂得读圣经，只懂得关起门祷告。”这听起来好象不错，却肯定害你，叫你在主手里不会有多少用处。

对于事奉主的人，最好的一个准备，就是在他事奉主的头十年，样样都要努力学习。我很有把握说这话。如果以后有人要和我们一同学习事奉主，我们所给他们的帮助，是样样都来，件件都学。可能前两个月先学这件，后两个月再学那件；总是样样都要学。你必须这样学习相当一段时间后，对于到底你该专门在哪一样，自然就很清楚了。人一旦专了，那个用处就没有多少；用处大的人，

可以说都是不专的人。然而他也实在是专，他专长于某一项，但又不受限于那一项，其他项他都能作，都能尽功用，这就使他的职事不受限制。

你若从主接受确定的托付，必然不受限制。以戴德生为例，我可以说是很熟悉他的事，几十年来我一直注意关于他的事。然而，有一点我从来没有印象，就是这次我从国外回来，在主面前默想时，主才点给我看，戴德生这个人不是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。你若研究他的传记，会发现他不是个很能传福音的人，但他却接受广传福音的负担。戴德生不是个有传福音能力的人；他所讲的道，都是活在主面前与主交通的事。他讲约翰十五章，依我看，二千年来没有什么人能讲得比他清楚；因为他实在摸着那个东西。

然而，他从主所接受的托付，不是传扬这一个，而是另外一件不同的事；这是相当奇妙的。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的重要。我们的难处在于：我们若不是仅仅接受一个托付，却没有属灵的学习，就是我们有了属灵的学习，却掉在那个学习里，对于其他的一概不管也不要。一天到晚只顾着说，“哦，我是学约翰十五章的，我是住在主里面的。”我们若不是这样掉在自己的学习里，就是想天马行空地工作，自己却没有多少的学习。正因这些缘故，我们才会在主手中没有用处。

我们都得承认，戴德生这个人在主手里，是这一百年来少数为主所大用的人。你去研究他为主所用的原因，就在于他是个学习活在主面前的人，却不受自己所学的限制。他乃是在这之外，另接受一个负担，接受主的托付。你必须承认，戴德生是个大的人。你我都得承认，他的心是大的；他的心实在是被神扩大了。他不是要作大的人，你从他的传记能读出来，他那个人是何等的谦卑。若是

人感觉自己卑微无用，我信戴德生是其中一个。然而你读他的传记，却能看见他的心是被神扩大的。

有一天，他站在海边，向海洋望去的时候，他在主面前接受一个负担。他说，“哦主，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有四万万的人没有听到福音。虽然基督教去了，不过是在沿海一带，内地根本没有人去，一天不知有多少万的灵魂死去。”所以他对主说，“我愿意接受这个负担，我要接受这个负担。”之后，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，接受负担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内地。开头没有什么组织，不过就是他一个人；以后才演变成相当庞大的组织。我绝对承认，那实在是出乎主的一件事。然而只要是人，都有人的弱点；以后，由于别的同工进来，就有了别的成分搀进来，这是难免的，这也正是他们的弱点。

然而，单纯从戴德生这个人来看，以他接受负担这件事来说，这百分之百是一件属灵的事，实实在在是摸着神心意的事。这不只使中国许多人听见福音，也因此促使欧美各国，不知有多少人起来，出外广传福音，特别是到中国；还有许多的钱财，从人的钱囊里倒出来，为着主和祂的福音使用。这不知道给神的召会，带下多少的祝福。所以，这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事。弟兄们能看见，戴德生是个很小的人，不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；但他的心是广大的，是在神面前被扩大的。他不限于自己所学的，不限于自己所能的；他的心乃是被主扩大的。

今天在这里，你若想要作骄傲的人，就是最愚昧的；那是“异想天开”。然而，我们的心的确需要被神扩大；我们要求神扩大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扩大之后，就有一种光景，不会只顾自己所作那一部分的工作，不会单顾自己所在地的召

会，说自己是高雄的，或是在基隆的，只顾到高雄，或是基隆那个地方。一旦我们的心扩大了，我们在高雄会更顾到高雄，在基隆会更顾到基隆，甚至比从前顾得更好；但我们的心同时会顾到各地召会。这些都在于我们的心要宽广。

你的心一扩大了，对于属灵的认识和学习，便不至于偏枯，在属灵的职事上也会广泛；同时，对于各地召会都是顾到的。我们要在主手中更有用处，我们的心总是要大。一个心小的人，神没有法子用他；给他配上几个同工，他会说那够多了，好象觉得太麻烦。请记住，如果你是这样，你在主手中就没有用处。你的心要扩大，即使给了你三五百同工，八百、一千配搭，你还能觉得没有什么，都可以应付。同工们不管有没有用，都可以在这里和你一同配搭作工。当然，同工们并非都是好的，可能也有不好的。然而你的心总归要大；好的能留在这里，不好的也能留在这里。越是大的心，越能留下与人配搭。所以，要能与人同工，完全在于心宽广。

所有在各地和弟兄们配不来的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你的心小，太过狭窄。为什么你和人配不来？不是别人有问题，乃是因为你的心狭窄。千万不要怪弟兄们，说他们的心狭窄。严格来说，他们的心狭窄不狭窄不是问题，若是你的心大一点，即使他们的心狭窄，你也能包容。你一旦能包容，自然就和谐了。你把他们一包括起来，就有和谐的光景，就没有争执。你所以与人合不来，配搭不起来，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在于你是个小的人，你的心没有被神扩大，你太有限了。正因你这个有限，才把有的人限制在外面；一把人限制在外面，你们之间就出了病症。你若能把他们包括在里面，就不会有病症。然而，这不是要你要圆滑的手腕，象人在社会里所作的那样；乃是要你诚诚实实在神面前，受神的训练和教导，心被扩大，而能真正包容人。我们的心若能这样被神扩大，不知

道在神面前那个用处会有多大。这实在有莫大的关系。心小的人，在神手里没有多少用处；所以心能不能扩大，和你在神手中的用处太有关系了。

所有心不大的人，都不容易有信心。一个心小的人，难得有真实的信心；每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心都是大的。从神那面来看，我们所有的信心都象芥菜种那么小。然而请记住，每一件信心的事，都是无限无量的。芥菜种虽小，但结果是无限量的。小小的信心，会发生无限大的事情来。你信心的大小，完全根据于你心的大小。如果你这个人的心是大的，你自然就容易有信心。

所谓信心的大小，不过是就着人的话说。一个心小的人，认真说，是不会有信心的；心大的人才会有信心。你的心大，就不会太在那里计较、打算，说，“我这样作，生活怎么办？我那样作，花的费用怎么办？”心大的人，不会顾虑这些小问题。读属灵人传记的帮助，主要就在这里。看看戴德生，再看看已往被神大用的人，他们背后并没有一家银行，也没有成立一个委员会，来支持他们的工作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习心大。心一被扩大，就容易有大的信心；随着你的心越来越宽广，信心也会开广，甚至到无限量的地步，叫你相信神能作特别的事。然而，这一点也勉强不来，鼓励也没有用；这完全在于你的心被神扩大，能有信心的度量去相信神。

比方世界上人口越来越多，增加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但今天的人并没有比从前的人贫穷。按理说，越多人生活，经济的压力越大；但很希奇，今天人越多，却越富有。比方台湾这里，现在有一千万人口，每年增加三十万人，等于一个高雄市。所以政府官员很头痛，因为再过十年，等于增加十个高雄市；并且人是活的，越生越多，恐怕再过十年，每年就要增加四十万人。如果这样下去，大家怎么生活呢？然而，我们不必担心，因为很可能到时候，台湾反而变得更丰富。经济学实在是相当奇妙。实际上，相加相乘的数字，完全操在神手里。

穷是出于神，神要人穷他就穷；富也是出于神，神要人富他就富。这完全操在神手里，人一点也没有办法管制。

你千万不要在那里计算：我所认识的弟兄怎样贫穷，我所要去作工的地方怎样困苦。请记住，事情让你这么一想，就真是没有路了。然而，虽然四面受敌，四围都没有出路，往上却仍有一条出路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的帮助是从神来的，是我们没法预料得到的。你应该有活的信心，活的信心就是大的信心。一粒芥菜种，按其度量虽小，但却是活的，所产生的结果更是大到无可限量的。

这个活的信心的产生，乃在乎你的心要被扩大。若是你一直仅仅着眼在一点上，你在主面前不会有多少出息。你无论花多大的工夫在那里学习，都不会有用处。你首要的学习，乃是让神扩大你的心。你的心扩大了，很容易就有活的信心，也就是大的信心。你应当相信的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而不是我们的计算，我们的想像。神所量给的，完全不是我们能想得得到的，也没有一点是我们能计算得了的。你若是学习让神扩大你的心，愿意接受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你就要看见神很容易给你信心，并且你所得到的信心是会长大的，是活的。结果你所看见的，就不是目前眼见的那个环境；你会蒙神怜悯，眼睛得开，看见整个宇宙里的事，全部都是操在主的手里，为要成就祂的作为。祂有特别的怜悯，祂有特别的祝福，能够满足你信心的需要。

我们要作主的工，要在主手中有用处，就应该有这样活的信心。因此，我们都要学习，从主接受一个大而广的负担，学习接受托付。你所以不能接受负担，乃是由于心小，没有信心，只凭眼见，所以感觉为难，就打退堂鼓。结果，每一次有一点负担，有一点感觉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小，没有信心，把各方面看一看，就觉得算了。于是从主来的那一个异象，那一个负担，就象云雾一样，一下就消失了。这不是神没有把异象给你，乃是因为你的心小，缺乏信心，就无

法把那个负担托住。你左看右看，东想西想，那个异象，那个负担就象彩虹那样，瞬间消失无踪了。神的异象和负担是大的，你的心却小，无法接受，结果你就变得没有进取。这样一来，你在主手里也就没有什么用处。

从神那一面说，信心是祂赐给的；从人这一面的学习说，你要让神扩大你的心。你的心一扩大，很容易就有活的信心。活的信心是无限量的，能叫你接受神的托付，接受神的负担。这就关乎到你在主面前的功用，并且关系你在神面前的用处。葛理翰这个人现在不到四十岁，兴起来还不足十年。他所以能那么作的原因，就在于他的心大。他不是个骄傲的人，不是个趾高气昂的人；他一点也不张狂，是个少年老成，很稳重的人。然而他的心大，自然就比较容易有活的信心，能接受福音的负担。你若去察看他的接受是对的。

所以，美国一般正统人士对他的反对不一定有道理，不一定都对。所谓的道理有时是死的，没有从神那一面来的眼光。神常用祂的申言者，有时仿佛没有见地，尽作些没有道理的事。就如何西阿，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，何西阿反对也没有用，只能照着作。按理说，娶淫妇是不合道德的，会受到正统人士的批评。同样的，一些正统人士反对葛理翰布道时，连不信派的人也参加。然而葛理翰说，这一点他不能管，只要能把人带来听福音就可以了，管他是什么人。他甚至认为即使是魔鬼来了，也要传福音给他听。这乃是他的心被神扩大；他不是跟什么人都合作，他乃是站在神那里，把神的话传给听的人，所以什么人来都可以。他有一个活的信心，从神接受一个负担，并且在工作的果效上，在其他方面的供应上，圣灵也实在是印证。这不是说，我们要效法他。我们只能在原则上得别人的帮助；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自己所作的。

另一面，我们有许多弟兄，在好些功课上还是不肯学。你们原谅我说，你们的决心实在不够，恒心也不够。譬如说作工的技术，我们听过一点，也看到别人作一点，自己也亲身作一点，但是我们不精。不精的缘故，就在于我们学习的心不够深。比方，说你不能传福音，那是冤枉你，因为你多少也会传一点。然而，你传起福音来是平淡的，没有特别的感动力。所以“会”与“会”不同。一件事，你会，我会，大家都会，但是你的会和我的会不同；不然的话，就没有精明的，也没有不及格的。我们大家都会，但有的人不及格，有的人水准不够，有的人学习的心不够。

譬如在传福音的事上，在讲信息的事上，在带领人的事上，在与人交通的事上，同工当中有的人明显技术学得不够，各方面都是平平的。今天站讲台是平平的，明天传福音是平平的，后天带领人还是平平的。你们不能再这样平平地下去。请记住，这些属灵的实行，都有技术上的讲究。最厉害的人，就是肯花苦工、费心血去学习的人。千万不要以为，作聪明人最上算，而想要投机取巧。技术方面，一点也不能取巧，只能下决下、有恒心、花苦工努力去学习。

我去贵橡时，看见他们中间有一种光景：一直带领人属灵，但所有的聚会，都不给人有机会尽功用，也没有一点实际的操练，更没有机会学习事奉。大家来在一起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听道；大半的时间是史弟兄讲，众人只有听的份。当然，他实在有那一分，讲得很叫人得着帮助；但事奉上没有给人一点机会学习。

我和他们住了一个多月，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其他长老。我只认得当中几位长老；按我观察，这些长老也是无事可作，因为我在那里只遇过一次长老聚会。在那一个月当中，史弟兄什么聚会都要我讲道；每逢聚会，差不多都是让我讲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影响，因为他在我们这里时，我们也都是请他讲。每次在我讲道之前半小时或二十分钟，这些长老们都来在一起，跪下祷告；有时会留一点时间，由史弟兄安排事情。这是我所见到的情形。

不仅如此，我还看出在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，的确在属灵上有一点学习，但都没有事奉的机会。按我看，有的人是蒙了主的呼召，应当到外面去作工，但没有受到安排，也没有人印证。他们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，“很好，最好再求问主，看主怎么带领。”最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我看见这种光景，有一天就释放一篇信息，说到要建造地方召会，非得大家显出功用不可。我也指出，有恩赐的人不是代替，而必须是成全，成全众圣徒，让大家能显出功用。有恩赐的人不能什么都握在手中，必须给大家有机会操练。我讲了很多次，要给大家机会来学习、操练。我举例说，身体上每个肢体，都需要操练；母亲养小孩，到了十个月左右，就让他到地上爬，爬来爬去，慢慢他就会站起来，然后扶着到处乱走，走来走去，就学会走路了。在我离开的前一周，最后一场聚会，全体都来和我交通。这次恐怕在贵橡是破天荒的事，全体都出席的几百人大聚会，却开放让大家发问，由史弟兄主持。他说，请弟兄姊妹抓牢最后这次机会发问。

有的弟兄就站起来问：“我们从前所受的带领，都是功用是从生命长出来的，没有说到要操练。这两个是不是矛盾？”在我释放了建造的信息后，他们中间就起了很大的反应。与我同去的一位弟兄，见到那个情形，就说，“李弟兄，你这次闯祸了。”我说，“闯就闯吧，越闯越好。”所以当这位弟兄一问，大家就瞪着眼睛，仿佛是要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众人的问题。我说了一个比方，大意是说，生命是需要的，一点也没有问题；然而，我们从没有看见狗、猫说人话。即使你把一只狗或一只猫牵来训练，要它操练说人话，并且安排它上课学发音，给它机会说；但训练到末了，猫还是喵喵叫，狗还是汪汪吠。狗发的声

音还是狗，猫发的声音还是猫，它们就是不会说人话。这是顺着它们生命长大的结果。

再比方我这个人，已经五十多岁，头发都白了，是相当老练的一个人，但我讲的英文，还不如当地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那么熟练，能把英文讲得流利顺口。原因何在？这是因为生命么？这并不在于生命，完全在于操练。象我这样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从小就生长在英国人的家庭，到了今天，我的英文说得一定非常的好。然而，为什么我的英文说得这么糟呢？因为没有给我操练的机会，没有给我学习的机会。

他们听了，就在下面议论纷纷，觉得好象和他们素来所接受的带领不同。我的比方一说完，就觉得不必再讲道了。我这么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，意思是，单单一直说生命，却忽略了操练、学习这一面，而想要为主作工，就很有限。所以，学习是相当重要的，不要自以为：“我是个很笨的人，福音总是传不好，道理也讲不好，就算了吧。”有时，我会很厉害地对一位弟兄说，“你总是不开口，实在个性太强了；我不知道有一天，主会不会打你一下，叫你个性改一改，那就好了。”除了生来是哑吧外，每个人都应该会说话；至于说得好不好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下工夫操练、学习。

到了我要离开时，史弟兄还请我讲一篇道。这一次，我专讲三卷提字书。我说，使徒写书信有两条线，第一条是从罗马书，一直说到帖撒罗尼迦书，给我们看见，基督是生命，召会是出于基督，是在基督里的产品；这是一面。然而，若只有这样，我们就只知道召会是什么，是出于基督的，是在基督里的；但我们无法知道对于召会该怎么办。我们知道召会有长老，却不知道什么是长老；我们知道召会有执事，但不知道何为执事。

所以，使徒还有第二条线，就是三卷提字书——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、提多书，专特地告诉我们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形。这是三卷提字书的总题。在提前三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“倘若我耽延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形；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。”所以在这三卷书里，使徒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人可以作长老，长老是怎么设立的；什么样的人可以作执事，执事又是怎么挑选的；并且知道该如何对待各种不同年龄的圣徒。这三卷书是告诉我们，如何学习、操练、训练、教导。我们读一读就能看见，有许多这类的字眼，诸如“要……学习”、“跟我学”、“知道你是跟谁学的”、“你从我听的”……)。不仅如此，保罗还对提摩太说，要选出一班人，把你所学的教给他们，叫他们也去教导别人。在这三卷书里，保罗没有说到多少关于生命、属灵的事，却说到许多的学习、教导、操练、安排。他还明明地使用“操练……敬虔”这字眼。这是使徒交通的另一条线。

你我今天不能只重一面。不错，我们必须满有基督，接受基督是一切，看见召会就是基督；但是一直讲这一面，对另一面却不懂得，就会有难处。这些满有基督的人该怎么办？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形？关于这些我们都不懂得，所以必须就教于三卷提字书。从其中看见操练的一面；这一面是满了安排，即使是小事，都非常实际地告诉人怎么作。保罗说，“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要带来，还有那些书卷，尤其是那些皮卷。……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。”) 这些都是安排；这不仅是从生命长出来的。如果提摩太一直在那里讲生命、谈属灵，末了却不知道要带羊皮卷来，圣经里就没这一段了。这证明，要治理召会，仅仅有生命还不够，还必须有安排。

在那场讲三卷提字书的聚会里，我对他们说，使徒关于安排这件事，说得非常厉害。他似乎是说，“你要把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找出来，把我所教给你的，教导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。”这就是安排，这就是训练。所以，不要太相信所谓生命的恩赐。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问题，但我们的学习不够，没有下苦工学习。所以，你们不要总是想：“我不象某位弟兄，不象某位姊妹。我天分比人差，属灵恩赐也差，算了吧。”若是你们一直不肯学，到末了自然是越来越差。我们都是蒙召，把自己奉献了的人；即使仅仅为着这事，我们也该拚命地学。我们若是学得不够，作工的技术不够，便叫主的工作受亏损。

已过，有的同工的确不认真；今后，我们众人应该认真地学习。我这次出去，感触很多。现在许多小学生，不念书到十一点绝不睡觉；早晨比父母起得还早，七点就准备好，带着饭盒上学，晚上六点才回来。现在作一个小学生，都那么不容易；因为若不这样学习，小学毕业后，没办法考上中学。我常想：若是同工们都象小学生那么用功，今天在主手中的用处一定大得多。

反过来说，那些小学生并不是自愿那样用功，乃是没有办法不用功。我们常是悠哉悠哉，总以自己不形作借口来推卸责任。但就是因为不形才需要学，如果形还学什么？正因为不懂才需要学，懂了就不用学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我们中间有的人本该很有用，只因为学习的心很差，恒心不够，下的苦工也不够，所以没什么用处。要学习就得有恒心，非学会不可；也得有受苦的心志，无论怎么难都不退缩。所以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乃是学不学的问题。比方，千万不要说你不会说话，你只要肯学，就一定会说。

还有一点，必须和你们交通。在我们中间，有的人和别人一直配搭不来，一直和别人合不起来。这些都是很大的难处，也是很重要的问题。有的人性情好，稍有一点涵养，外面和人不争不闹，但里面有什么故事，自己知道。请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来作主的工，却和别人不合，圣灵还能和你同工么？你和别人一不合，圣灵就没有法子作工了。

要知道，不合比不作还严重；如果不合，倒不如不作。我们若要作工，并且要工作有祝福，就非和别人合起来不可；如果不能合，就不要作。有的弟兄自己知道，他和人在一起同工总是不合，和人在一起负责也合不起来；这样一来，他无论怎么作，都不会有祝福。同时，他在主手里，也不会有什么用处；即使他本来有相当的用处，也会被他和别人不能配搭，而一笔勾消。因这缘故，对于这样的人，盼望你们能厉害地对付自己，总要把自己对付到能与别人合得来。

再者，有的弟兄显出来的情形，是不能服在人手下。没有一个在他上面的弟兄，是他满意的。这也是个大难处。我们不能盼望到什么地方，都居别人之上。我们必须学习，宁可在人之下，并且还能与人和谐。可惜，有的弟兄就是有这样的难处，总想在人之上；好象在他一生中，没有一个在他之上的人，是他满意的。

以上这些要点，都是关乎我们在主手中用处的问题。我从旁观察，按我所看到的，如果我是刚出来服事主的，可能也不懂这些事。全世界的事，可以说，别的我都不形，但关于这些事奉主的事，我多少总是学了一点。你们没有办法向我隐藏，没有办法不被我发现；我的眼睛一看就很清楚。

因着我们在主面前，第一，是爱主的，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个个都是爱主的；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。第二，我们也都受过一些带领，知道什么是肉体，什么是十字架，所以在我们中间没有争闹的事。然而，仅仅没有这些还不够，我们里头还不够配合，不够和谐；我们与人还合不起来，配不起来。所以，我们的工作没有主的祝福。归根结底，就是我们功课学得不够。

故此，我们觉得，在作工的技术上，我们需要厉害地学；在生命的功课上，也得厉害地学。这些都是关乎我们在主手里用处有多少，所以需要确实地、认真地学。自然，前面所提的也很要紧，就是心要被扩大，要有活的信心，接受主的托付。这样，从一面说，我们的用处就可以变作无限。另一面，我们作工的技术，无论是站讲台，或是传福音，或是讲解圣经，或是与人交通，或是作探望的工作，技术上还得下苦工学。

今后，你们不能再得过且过，以为这一形可以随便、轻松地作下去。这一形如果继续这样作，就会变成最难作的，因为得不到任何果效，并且没有祝福。要有果效、有祝福，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学。另一面，在我们的性格上，在我们的个性上，在我们与人的配搭上，我们都得学破碎的功课，并且是认真地学这一个功课。这不是耍手腕，也不是圆滑；那是社会的作法，不是我们该有的。我们乃是要在主面前，学破碎的功课，使我们能够柔和、谦卑。这样，我们在主手里的用处，便会越过越大。

## 第十三篇 召会传福音的实行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我们要交通一点关乎传福音的事。召会定规在新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比较大的福音举动，许多会所，还有几个分家，同时都有福音聚会。所以，我愿意趁着这个时候，把召会传福音的实行，和我们所学习的作法，交通给弟兄姊妹。

从一九四〇年开始，距今近二十年，我们清楚地蒙主启示，若是要福音有力量，就必须是全召会传福音。而在农历新年的时候，全召会出动传福音，头一次正式举形便是在一九四〇年。那一年我们初次作，相当看见神的同在；可以说，那一次传福音实实在在是全召会传福音。在传福音之先，全召会甚至禁食祷告。

在那一个祷告里，我们实在摸着了天。直到今天，我能见证说，我作了三十多年的基督徒，参加过许多基督徒的祷告聚会，还没有一个祷告聚会，比那一次的祷告聚会更叫我印象深刻。那实在是个震动天地的祷告聚会，或许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姊妹，当时也在那个聚会中。那一天众人全天禁食祷告，晚上就来在一起；那个祷告真是一个摸着宝座、震动阴府的祷告。当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时，不是身体觉得有什么震动，乃是灵里觉得震动；那些祷告摸着神的宝座，也震动阴府的权势。所以，到了年初一那天大家传福音时，每个参加的人都感觉，那里不仅有神的能力，也有神的权柄，觉得神真是显明在那里。

仅仅三四天后，我们就从人的口里得知，每一位在那个聚会中的人，都仆倒在神面前。人一到那个聚会中，就觉得有一股力量，叫人不得不仆倒。那个倒不是指身子倒在那里，乃是你这个人的意志完全仆倒顺服，你没有办法不接受他们所传的那位活的救主。他们给人看见，在这宇宙中有一股恶势力，就是撒但、魔鬼，他霸占人，捆绑人，没有一个人不在他的权下。然而，人如果要脱离他的手，只有一位能办得到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活的救主。

在那次之前，我们聚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，却从来没有一次受浸超过一百人，最多不过五十人。然而从那一天起，每个月有一次受浸，一次最少就是一百二十多位；几个月之久，月月都是这样。并且我能见证说，那次福音聚会里所得着的人，都是很厉害的得救。那一次得救的人，今天有好些都分散在各地事奉神。这就是召会传福音。

所以从那时起，我们就非常注重召会传福音，尤其注重新年传福音，因为新年通常是世人在撒但辖制之下，大肆狂欢的时候，也是撒但特别欺骗人的时候。召会在这个时候应该站起来，为着人的灵魂，为着神的国度，为着神的福音，为着神的名争战。所以，从那时候起，我们几乎是很严格地定规，全召会在新年时要传福音。我们就根本不随从风俗，过所谓的新年；我们是在过属灵的年，但没有过年的风俗。

在一九五八年末了，我们也定规过了十二月三十一日，第二天就是一九五九年，我们仍要过年，但我们要把所有过年的风俗，完全脱尽。主给我们亮光，看见我们既要和黑暗的权势争战，就不能跟随它的风俗。我们若是随着风俗，和世人一样过年，我们就已经落在它的手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和它争战，更不能从它手下夺取它所霸占的灵魂。为着要和黑暗的权势争战，我们就丝毫不能沾染世俗，不能沾染过年的风俗。我们完完全全只站在神创造的年月里，一点不沾染撒但借着人发明的那些风俗，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这面来与撒但争战。趁着世人狂欢，玩耍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，要传福音。我们不仅不随从世俗吃、喝、玩、乐，我们更要在这几天，特别地禁食；即使要吃饭也要非常简单。我们要把所有的时间、精神、力量，都摆在祷告、请客、带人得救、看望人、服事召会传福音的事上。众人都在那里全体出动。

十多年来，每一次召会有这样的实行时，都看见神特别的祝福，特别的同在。这不是倚靠一个大布道家能成就的；全召会乃是一个祭司体系，象一个属灵的军队，人人都在这件事上有分，所以是召会的福音。这样的福音不是专专倚靠一个站讲台的人，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乃是全召会的事。这是根据圣经腓立比一章所说，在腓立比的信徒，在推广福音上一同有交通，也都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齐努力。所以，腓立比的召会是个兴盛的召会，也是个喜乐的召会。盼望每一位

在事奉里有分的弟兄姊妹，都接受一个负担，不是来听福音，而是来传福音。我们来到福音聚会中，不是要来看怎样传福音，乃是把属灵的肩膀摆在福音的负担下，和弟兄姊妹一同扛抬福音的柜。我们都在这里担负一个担子；这是全召会的事。

我们要按着次序，说一点传福音的事。首先，我们在主面前要有祷告。传福音乃是属灵的争战，不是仅仅道理能把人转过来。人不肯信主，完全是受撒但的欺骗。请想想看，不论从哪一面说，信主都是上算的事；连不信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，当他们平心静气思量时，都知道一个人信耶稣，这是件好事情。信耶稣总是上算的事，但人竟然反对福音，竟然拒绝接受主，竟然不愿意相信。这个不信不是人的理智不清楚，而是撒但在人里面玩弄的一个手法；撒但欺骗人、蒙蔽人、霸占人、辖制人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有够多的祷告；这个祷告不仅是求主给讲台有能力，更是摸着主的宝座，用祷告震动阴府的门，震动撒但的权势。

我们每一次屈膝在宝座前祷告时，都应该在那里说，“主，这一次召会传福音，求你事先震动撒但的国，震动人的心。”我们该有这样释放人灵魂的祷告，而不是在主面前苦苦哀求。这不仅是求的问题，我们更要看见基督是得胜的，我们是属主的，召会也是得胜的。主耶稣说，“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都赐给我了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。”主要我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叫他们作主的门徒。所以，今天不是哀哭的时候，乃是我们运用权柄的时候；我们可以运用权柄，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。这权柄原是赐给主的，但主托付了我们，我们就用这权柄对付黑暗的权势；我们该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祷告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

其次，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洁净自己。我们要看见，不是你能洁净自己；这就说到要在主面前，接受主的光照，到主面前有对付，寻求主的洁净。当我们这样作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的良心若不清洁，我们的灵里若不够新鲜，这个福音是无法传的。我们若要传福音，就必须重新到主面前，一面奉献，一面对付，好让主光照我们，对付我们所有的罪，倒空全人，把我们里外的世界都清除干净。请记住，若是我们里头稍微有点和世界相通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和撒但相通。

若是我们和仇敌相通、私通，怎能和仇敌争战？所以，我们必须和仇敌断绝，对付我们的罪，对付世界，倒空我们自己；这样，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，撒但才会惧怕。若不然，我们虽在那里祷告，撒但却在神面前控告我

们。我们都知道约书亚的故事，当约书亚到神面前时，撒但也来了。撒但好象指给神看，“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。”我们是没有办法对付撒但的。所以神说，“撒但哪，耶和华责备你！……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？”神立即要人替约书亚换一身华美的衣袍。这样，约书亚才能站在神面前，对付神的仇敌，并且才能带领众人，建造神的殿。我们要兴旺主的福音，不能仅记挂别人的灵魂，而忽略了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。这不仅是在人前要有好形为的问题，这也是在撒但跟前，对付撒但在人里头霸占的问题。我们传福音，就是要把人里头的撒但赶出去。传福音就是赶鬼；我们若要赶鬼，自己是不能和鬼相通、私通的。我们既要赶鬼，我们里头就不能留一条路给鬼进来；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，我们不仅要祷告，祷告时更要洁净自己，让主光照我们，对付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罪。

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，彼得当着众人，“又不承认，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你们想想看，彼得说这话时，有多少人在那里听见这话。然而过了五十天，他能站起来，并且是在同样的地方，就是在耶路撒冷，对以色列人传讲，指出他们弃绝了耶稣。在希腊文里，弃绝和不承认是同样的字，这也是彼得那天晚上所用的字眼。然而过了五十天，他定罪别人，他指出人否认了主，也弃绝了主。若是彼得没有得着赦免，若是彼得良心有亏，恐怕彼得是不敢说这话的。彼得会说，“五十天前，我也否认主，也弃绝祂，今天我怎敢站在众人跟前定别人这个罪？”这实在是因为彼得得着了洁净。

你我原来都是犯罪的，若是今天你还带着你的罪，还没有对付你的罪，不要说在讲台上不可以，即使是在讲台下和人谈福音，你的良心都会控告你，你还和世界相通，你怎能传这个福音。结果，你话说得不响亮，良心里也瘪了气，好象一只破鼓一样，打不响。我们知道破鼓是不响的，破的良心也是不响的。所以，我们的话要响亮，良心要无亏，就必须在主面前受对付，用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。

我们的良心刚强，灵里也实在被充满，就定规是新鲜的。那时，我们即使是说些老生常谈的福音，比方说耶稣是救主，要悔改信耶稣等，但我们的味道是新鲜的，腔调是新鲜的，感觉也是新鲜的。人听见时，总会觉得有圣灵的能力。所以，我们若要好好传福音，就必须在主面前受对付。

按规矩，一个得救的人，在得救后不久，应该列一个名单，把自己的家人、亲友和所认识的人列在上面。看看还有多少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，有多少人是尚未得救的，然后在主面前，依序为他们提名祷告；这是众人都该作的。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该如此，最低限度应该把主的福音，传遍自己的邻舍，传遍自己的亲友，这是不能推托的。召会广传福音的确是好事，是给弟兄姊妹一个绝佳的机会，能带亲友得救。所以，众人都得回到主面前，把自己的亲友列一个名单，照着这个名单为他们祷告。

同时，要为着主的缘故，按时去邀约他们，这就是请客。可以用召会的请帖，也可以用福音单张，或是有别的印刷品也可以带给他们。在福音聚会前，有些弟兄姊妹需要花一点时间，花一点力气，甚至花一点钱财，请这些福音对

象吃饭。比方要来的主日就要传福音了，虽然我们请了朋友，但他们是不容易来的。这时，我们就需要在聚会当天，请他们到家里吃饭，或是一同出去吃饭，然后用车子把他们载去听福音，这就让他们完全没机会推托。

如果你只是邀请人听福音，人也答应你，结果当天他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有的人则推托说，他本来是要赴会的，但正巧同学来了，拖得他没有办法抽身等。这些推辞的话，只有魔鬼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，我们去请他们时，要作得比魔鬼还厉害。我们要告诉他们，我们请他们听福音，当天要先请他们吃饭，借此把他们粘住。所以，我们都要请福音朋友吃饭，为他们费财费力。我们若都如此形，定规会有功效，圣灵会与我们同在；我们都要为福音花一点力量。

在福音聚会里，我们需要有招待的人。因为人一进会所大门，首先看见的，就是招待。今天在人群社会中，无论作什么，总要有作什么的面孔。比方结婚，要有结婚的面孔，就是喜洋洋的；但有的人在结婚场合中，那个面孔看起来，好象苦楚满怀，这实在是羞辱结婚的人。有时，我们看见在福音聚会中，作招待的弟兄姊妹面无表情，这就没有福音的面孔，不能叫人看见福音。有人问说，什么是福音面孔呢？那就是你祷告得够多，你福音的面孔就出来了。

你在作招待之先，要在主面前有祷告，有对付，让里面福音的灵把你充满；如此，不必人教你，你在那里作招待时，笑容得体，鞠躬得体，引人入座也得体，无论你怎么作，人都感觉到福音的味道。那是学不来，也是教不来的；这非要给福音的灵充满不可。福音的灵一充满，你的面孔就是福音的面孔，

你的鞠躬就是福音的鞠躬，你的引座也是个福音的引座。人要觉得这个真好；虽然他不会说“福音”两个字，但他觉得这真是别有风味。

这不象结婚场合，也不象什么宴会。人虽说不出所以然来，但总觉别有风味。那个别有风味，就是圣灵，也就是福音。每一位作招待的弟兄姊妹，都应该有这个光景。然而，我们常常看见那些作福音招待的人，面容冷峻，好象会所是个衙门。这是不合宜的。作招待的，必须在主面前有够多的祷告，祷告到他这个人融化的，给福音融化了，只要看见一个人进到会所里，就觉得非常宝贵。

比方衡阳街那些店铺里的售货员，他们一看见顾客进来，就非常热切地招呼客人，给人感觉那就是个售货员的面孔，人会喜欢买他们的货。原本人可能只想买一件，结果买了五件。这就是个好售货员。在福音聚会里作招待的人，也该如此，总要叫人感觉到聚会来，非信耶稣不可。人看到这个招待的面孔，不必听福音，也不必唱诗歌，就在里头被摸了一下，动了一下；这样，他的心就软了。

若是招待的面孔冷峻，人一看见心就被扎了两下，不仅不想听福音，即便是诗歌也不想唱，里头就已经厌烦；这就是招待伤了他的心，使他不能接受福音。这不是笑话，而是我们已往所看过、所遇过的。所以，我们都需要有一点学习，要在主面前有这个灵，并且有好的祷告，才能作个称职的招待。

在福音聚会里，有一件事就是陪坐，坐在福音朋友旁边。我们都是得救的人，也都是事奉的人，当我们来到福音聚会，不该都坐在一起，乃该与福音朋友

同坐。最好是一个福音朋友，一个已经信主的，交错地坐。无论如何，总需要有弟兄姊妹，在福音朋友中间陪他们坐。所以，当我们入座时，要记得看看周围的人。若是旁边坐了一位新面孔的，或是位福音朋友，就要学习和他交谈。或许这人已经听了多次福音，或许是第一次来，有的或者已经得救多年，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。总之，这种传福音的聚会，和常聚会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，是不合宜的；总不要彼此粘在一起，因为福音朋友是需要照顾的。这个我们都要学，并且要灵活。

到了福音聚会开始，总是要先唱些福音诗歌，你们要帮助福音朋友跟着唱；你们若是很自然地唱，他们就会随着你们唱。千万不要太过热心，或操之过急，否则会变作粗鲁。更不要有事不关己的味道，好象唱诗不是你的事，自顾自地坐在那里，既不管别人，自己也不唱。结果坐你旁边的人，自然也不唱。领诗的弟兄没有办法，只好大声疾呼地说，“唱啊，请大家一起开口，大声唱啊。”所以，你们陪坐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灵活，要在灵里。唱诗时就要一起唱，并且声音不要太低，也不要太高，总要注意旁边的人怎么唱。若是他声音唱得高，你就要与他配合；若是他唱得低，你就唱得低，这样就会很好听。

然而有时，旁边的一位唱得太低了，你们就要合式地带一带他。若是他唱得不清楚，你们就要唱得清楚一点。这些我们都要学；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很轻、很小的事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听见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那使我在学习传福音的

事上，得到很大的帮助。故事说到美国大布道家慕迪先生，有一次在一个地方，和一位太太谈到信主得救的事。谈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候，外面忽然下起雨来。我若记得不错，应该就在这时候，有位姊妹带着雨伞走进那间谈话的房间，并且顺手把雨伞放在旁边。可能是放得太用力了，这把伞发出了声音。慕迪先生和那位太太正谈到关键的时候，若是传得好，人就得救了。然而那时，突如其来的雨伞的响声，打岔了人的注意力，影响了这位太太，她就转过身去看是怎么回事。慕迪先生说，“自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无法带这位太太得救。”

这如同中国人炸油条一样，炸油条的秘诀，就是要把油条炸得非常脆，还能炸到又胖又大，使里头不仅有空气，并且是越薄越好。这其中是有一个关键，到了那关键时刻，是不能打岔的，要一鼓作气才能炸得出来。若是受到打岔，油条就炸不好了。所以，传福音不是要人大喊大叫，传福音乃是摸人的灵的事。这灵是非常细嫩的，是碰不得的，一碰就伤了。我们请人听福音时，不仅要人当作一个病人看，还要把他们当作一个很嫩的人，是碰不得，也伤不得的。所以，你们在福音聚会里，无论是招待，或是陪坐，一切的举动都要非常谨慎，非常柔细，不要伤到福音朋友的感觉。

此外，在福音聚会中唱诗、祷告时，我曾看见有人太热心，急于要福音朋友与我们一样，就要求人闭起眼睛，或低下头和我们一同祷告。其实，这些事都不可太勉强。只要你自己低下头祷告，别人低头不低头，闭眼不闭眼，你不要太在意，也不要太勉强他们，倒要容让。要相信，你的敬虔是会影响人的，所以别人作不作，就由着他们里头的感觉，不要伤到他们。我曾见过有人，一直拍福音朋友的肩膀，对他说，“要低头，要低头。”

事实上，即使他的头低下，眼睛也闭上，但他的灵被你伤了，又如何呢？这会令他觉得非常讨厌，不愿意再来听福音，因为他受到了勉强，感觉受伤了。这是实在的故事，也是陪坐的该注意，该有所讲究的事；所以，我们都必须学习细一点。

再者，聚会中的听道也是大有讲究的。我们能影响旁边的人受感动，也能打岔旁边的人，使他们受搅扰。有时不必多，只是那么咳嗽一下，就会使人受到影响。比方福音讲台正讲到关键的时候，听的人也聚精会神在那里听，忽然有人咳嗽一声，把这福音朋友的感觉打断了，再继续听下去，就没有心了。有些弟兄姊妹的确会作这样的事，当讲道正在关键的时候，他忽然打起呵欠，或打个喷嚏，打断了人的感觉。或是正在关键的时候，人听得很入神，圣灵就在那里感动他，结果旁边的人腿一伸，把凳子摇了一下，就打岔了人的相信。这些彼此都有关系，所以，陪坐的人要非常机警，听讲台上讲道时，要替旁边的人受感动，替他们祷告。

人是有动物群聚的习性，这习性是很有讲究的。好比两只猫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但它们碰在一起，若是这只往西走，另一只也会往西走，彼此间自然会受影响。又如今天若是你们在这里笑得很开心，也会引发我笑的情绪；若是你们哭，我也会想哭。在福音聚会中，若是你好好听道，坐在你旁边的人都会受你影响；你受感动，他们也会受感动，这是很希奇的。在一次聚会中，我坐在后面，正要记讲台上所释放的话。然而，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弟兄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全身象被过电一样，不住地发抖。结果，坐在他旁边的人自然受影

响，无法专心。我这坐在他后面的人，也受了打岔。我就想，即使有人在聚会中很受感动，被这位弟兄这样抖个不停，感觉也没有了。这是我们常常要学的。站过讲台的人都知道，讲台下的光景是很影响讲台的。

当讲台上讲得正起劲时，若台下有人东张西望，这个道就讲不下去，甚至连回头再讲都不可能了。这是很希奇的事，所以我们都要学习。在福音聚会里听讲的时候，我们要很轻巧地注意人的感觉，看人是怎样受感动，是在哪一点受感动；或是讲到什么地方人有疑问，人拒绝。这些我们都要从旁观察，都要能知道。如此，就能帮助我们与人谈话，也就能知道人的情形，知道他对什么点是接受的，对什么点是有疑问的。比方他对神没有问题了，对罪也没有问题了，他里面已经被神折服了，这时，我们就不必再费工夫去谈这个，而知道该从哪里继续谈下去。这就是在聚会里陪人的用处；我们都需要学这个实在的功课。

到福音聚会末了，讲台上可能要这些朋友们有些表示，是要他们站起来，还是要他们举手，或是要他们低头祷告，这些与陪坐的人都有很大的关系。有些弟兄姊妹认为无论福音朋友有没有表示，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他们的事。若是圣灵作工，福音朋友就会有所表示，若是圣灵不作工，就不会有表示；好象这些都不是他们的事。这个态度是不对的。另有一些人又是太过热心，福音朋友不愿意站起来表示，他们就在后面用手推人站起来；可能这位朋友本来有八成想要站起来，剩下两成若有人合式的帮助，就把他带起来了，然而这么一推，就引起了他的反感，叫他根本不想站起来了。所以，这些都要作得很得体才行。福音朋友愿不愿意站起来，愿不愿意有所表示，与

旁边的人有很大的关系。有时我们只要很自然地顺着人的感觉，人是会愿意听我们的。

一九四一年底，我在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会中坐着一位太太。这位太太的先生得救了，还在那地方兴起了一个聚会，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，差不多都因着他的影响得救了。然而他的太太就喜欢看电影、打牌、交际、宴客，在世界上玩乐。虽然她的先生得救，脱离了老旧的生活，她却非常不高兴，所以一直没有相信主。有一次，这位弟兄请我们到他家爱筵，他太太却给我们摆上冷饭冷菜。我们几位同工对那位弟兄说，“弟兄，感谢赞美主。”然后，我们一同吃完了那顿饭。这位弟兄和她太太原是住在海关的宿舍，这些和他们同住的同事们，就去邀请这位太太，硬是把她请到那次召会的福音聚会中。她一来到会中，全会众的眼睛几乎都注意到她，也就为她祷告。我们看见那天圣灵实在作工，她不仅听完了福音信息，在聚会结束前，请福音朋友表示愿否相信时，这位太太的面孔一阵红，一阵紫的，在那里一直地变。我知道其中的故事，就不结束聚会收尾的唱诗，唱了一遍，又再唱一遍，给大家一个机会。我们就看见圣灵真是作工，这位太太就有点坐不住，实在要站起来了。那天也真是奇妙，这位太太带了小女儿来，圣灵就用她作陪坐的。这个小女孩虽不懂什么，却对妈妈说，“妈妈，我替你站起来好了。”她一边说一边就把妈妈带起来，这位太太最终就跟着站起来了。这就是陪坐的力量，很自然地把人带起来了。

那一天，这位太太一站起来，整个福音聚会的空气就打开了。这位太太得救后不久，又请我们爱筵。这次不是先生提议，乃是太太提议，所以全都是热菜、热饭，实在是全家蒙恩。这给我们看见，那位小女孩陪坐的影响和功劳是何等的大。所以，在福音聚会里陪坐时，要学习会看人的反应，并要作得很得体。有时要稍微体贴一点，有时要稍微看看旁边朋友的反应；总之，这些都要作得很自然。到了适当的时候，就需要你点点头帮助人站起来，这时也要作得很文雅。

等到福音朋友都作过表示，诗歌也结束后，就到末了一段，最重要的福音谈话。简要地说，福音谈话里有几个技术的点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首先，谈话的题目应该是那天福音聚会的讲台。其次，谈话的时候要顺着谈话的人。比方这位福音朋友是要谈神的，你们就不要提起罪。我们曾经看见，福音朋友一直在问到底神是怎么回事，在旁的弟兄姊妹却一直要讲伯利恒在什么地方。

这是不宜的，因为福音谈话不是照着我们的喜欢，乃是照着谈话的对象在那个时候谈了什么，我们就要顺着他。譬如，他说没有神，我们不要太和他辩论，乃要稍微转他的弯。有的问题我们可以顺着他，但有的不能顺着他，比方他若亵渎神，我们就不能顺着他，否则福音就不要传了。

这几点请弟兄姊妹要注意。特别要避免与人争辩，辩论是没有用处的，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所以，对那些会引起辩论的问题，我们不要答复，也无需答复，因为无法解决。我们只需要在积极一面，与人多说一点；这是我们应

该注意的。福音谈话确实是有其步骤，这个步骤不外乎几点：第一，要带人认识神，承认有神。第二，要带人承认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。有的人不信有神，但有的人信有神，却不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。第三，要带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不仅是笼统地说他有罪，更要带他感觉自己有罪，自己是个罪人。第四，要带人承认十字架的救赎，给他看见主如何钉在十字架上，如何流血洗净人的罪。第五，要带人相信，也就是要带他承认自己的罪，并接受主耶稣作他的救主。到了这时，已经是到了信的步骤；若是可能，就要带他有一点祷告，但是不要勉强人。这个祷告是要承认罪，要接受主的。若是人不会祷告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你对他说，“我祷告一句，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”你祷告，让他跟着你，但这也不要勉强。此外，更不要勉强人一定要跪下祷告，这是需要顺乎自然的。有的人愿意跪就随着他跪，有的人不愿意，就坐在那里也是可以的。这完全要自自然然的，完全要看人里头信的感觉到了什么地步。

末了，要带人知道得救的把握；这得救的把握就是得救的证实，得救的凭据，也就是神的话。我们总要带人抓住一句神的话，或是让一句神的话抓住他；这样，他就能凭神的话，得知他的罪得着了赦免，或是凭神的话知道他是得救的人，是得着重生的。

所以，福音谈话的六个要点，就是相信有神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、看见人有罪、承认十字架的救赎、并带人相信、接受主。这包括了悔改、认罪、祷告，末了就是得救的证实。然而，不是我们陪每个人，或碰到每个人，都一定用这六点，那会太呆板。我们无论作什么，总要活。

当你碰到一个人，要先摸他里头的感觉。好比有位福音朋友在这里，你一摸他，就知道他这个人有神没有问题，对耶稣是真神也没有问题。不过，他对自己的罪还不太有感觉。在这个点上，你就要摸他罪的感觉。然而，要摸人罪的感觉，技术上是很有讲究的。你不能质问人说，“难道你没有罪么？”人即使有天大的罪，也会硬着头皮说，“我没有罪，我是凭着良心的。”结果，这种谈话自然谈不下去。

我们需要温和地，以智慧的方法对人说到罪。我们可以用人对父母的态度，说到关于罪的事，让人安静下来，摸自己的良心。好比无论我们怎样完全，都可想想，我们是如何对待父母的。我们对父母总有亏欠，即使是最孝顺的儿女，对父母还是有亏欠。这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摸人的良心，让人没有话说。在这样的谈话中，你没有触犯到人的感觉，也没有触犯人的怒气，然而你的话确实能摸着人的感觉。有时，你也可以谈到人的思想，说，“好比有时我们会有贪心，有不洁净的思想；一个人无论如何正派，都不能说他的思想都是干净的。”然而，这不是要你用辩论的口吻和他辩论；乃是要你摸他的感觉，说一点现实的事，来摸他的感觉。有时圣灵作工，就给你们摸到了；他不仅觉得自己有罪，也肯承认自己的罪。

如此，头三点都有了；这个人承认有神，承认耶稣基督是神，也承认自己有罪。然而，他对于主耶稣的救赎，认识得不够。这时，你们就要说到十字架，

带他认识十字架。或者前四点他都有了，十字架也没有问题，并且告诉你，福音他早就听懂了，但是他这个人，听是听过，好象也赞成，却还没有具体地信。说到相信，他还是差了一步。他没有伏在神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用祷告接受他自己所赞成的。这时你就需要叮嘱他两句，好象一个人吃饭，很赞扬这个饭，很欣赏那个汤，但仍需要把饭吃下去，把汤喝下去才行。我们要怎样吃法，怎样喝法呢？这就需要祷告。我们就可以带这位朋友一同祷告，对他说这个就是相信，就是接受。

现在，这个人有了前面四点，也有了信，但你问他得救的把握，他说不出来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得救没有。他实在认过罪，接受耶稣作救主，但对于罪得着赦免没有，他不知道，对自己得救了没有，他也不清楚。这时，你就要带他读几节圣经，证明给他看，人一相信，罪就得着赦免；人一相信就得救，信入了就有永远的生命，一有永远的生命就永不灭亡。比方约翰十章二十八节说，“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他们必永不灭亡。”这类圣经节，平常我们要多预备一点，到了有需要时，就可以打开圣经，读一点给他们听。往往只要这样几节圣经，就很够用。

再比方，有人一直觉得自己的罪没有得着赦免，这时，你们可以选读约壹一章九节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你就可以问这位朋友：“你有没有认你的罪？”他说，“认过了。”再问：“那这里神怎么说？”他说，“这里说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定赦免，必定洗净我们。”再问他：

“你认了没有？”若是他说认了，继续追问：“那神赦免了没有？洗净了没

有？”你用这个话引导他接受神的话。神的话是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只要你一认自己的罪，祂就赦免，就洗净；这是很清楚的。神的话既是如此清楚，我们都应该相信这话。如同人接受一张支票，支票上明示，见票即付某某人多少钱，你就应该相信这事。你不能把这张支票拿在手里，却说自己没有钱；若是你说自己没有钱，就是不信支票上的话。

我们都要相信神在圣经里的说话，要带人接受一句话。若是你能这样作，你就会得开启并且积极地带人。关于这样的谈话，不仅是在福音聚会结束时，即使在福音聚会之外，平常我们去看望的时候，都是同样的原则，都要注意这些点。我们要学习顺着人，避免和人辩驳，也不要提起很多问题，更不要太重在回答人的问题，总要摸着人在福音的程度上是如何；是在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、第四层、第五层、还是第六层？要学习摸人的感觉，一步一步，一层一层地带领他。

福音聚会结束后，有的朋友需要记名；能记名是很好的。等到福音聚会过后，就要有探望；这也是弟兄姊妹该作的。在探望上，最好的作法是，我们自己所带的福音对象，我们要再请另外一位弟兄或姊妹陪着，一同去看望他；那是最有益处的。在探望时，让陪同一起去的弟兄姊妹说话，而我们作一个从旁协助的人，从中作一个引介；这样是最有效的。不仅如此，探望时，还要有探望记录。这记录要载明这位福音朋友对福音的反应，是否已经相信，已经得救，可以受浸了。若是如此，就要把他的名字报到召会的执事室，准备带领他受浸；或是听召会的报告，看有什么时候可以为他预备受浸。到了受

浸的时候，还要帮助他，对他讲受浸的真理，带他有一点受浸谈话，帮助他受浸。如此，他就是一个完全得救的人，归入三一神，并归到召会中。这样，我们的福音才算告一个段落，他们就成为召会中的弟兄姊妹；然后将他们交给圣徒，使他们得着更多的造就与成全。

## 结 语

这是我们在传福音上，服事的大致顺序。有许多弟兄姊妹对这些事都有经验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仍盼望你们应该再多有研究、多有操练。我们不是仅仅一点热心，请人招待、陪坐或是福音谈话，然后再去探望。这些事都是很细嫩的，都有其讲究。所以，我们应该从祷告开始，对付我们自己，而后无论请客、招待、陪坐、谈话，或将来的探望、带人受浸，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为着主的福音都该有一点学习。在这里自然需要我们花力量，有时也需要我们花一点金钱。新约里的使徒保罗，为着人的灵魂花费，不仅是费财费力，更是完全花上他自己。我们这样作，也是建造召会一大部分的工作。这就是旧约所说，上山去取木料，来建造神的殿，叫神能够喜乐，也叫神能得着荣耀。故此，我们传福音乃是为召会的建造取木料；我们取得越多，材料就越多，当然神就越喜乐，也越得着荣耀。盼望我们实在能从祷告开始，一路作下去，并一路有学习、研究和操练。